



Digitized by Google



聖朝文選全集標目

第一卷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秦誓論

易問中

原弊

第二卷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與張秀才書

送方希則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本論中

朋黨論

春秋論中

石鷁論

易問上

易問下



上 范司諫書

答李諷書

送梅聖俞歸洛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梅氏詩集序

詩譜後序

集古錄目序

筠州學記

仁宗御飛白記

第三卷

司馬君實文

周論

魏論

燕論

齊論

西楚論

後漢論

魏論

西晉論

章望之字序

傳易圖序

韻總序

孫子後序

非非堂記

韓論

楚論

趙論

秦論

前漢論

蜀論

吳論

前趙論

後趙論

後燕論

後秦論

宋論

梁論

北齊論

陳論

唐論

後唐論

漢論

第四卷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信說

縱橫說

范睢說

前燕論

前秦論

東晉論

南齊論

後魏論

後周論

隋論

梁論

晉論

周論

智伯說

燕丹說

孟嘗君說

丁公說

張良說

韓信說

漢文說

程李說

漢武說

霍光說

漢宣說

王霸說

漢成說

隱逸說

用法說

保身說

第五卷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五規

保業  
室微

惜時  
務實

遠謀

上 皇帝直言書

上體要疏

越州張察推字序

聞嘉縣重修縣學記

圉人傳

第六卷

范希文文

帝皇好尚論

推委臣下論

選任賢能論

上 皇帝時務書

上相府萬言書

上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南京書院題名記

嚴子陵祠堂記

第七卷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答黃宗旦書

答張扶書

再答張扶書

代伯益上夏啟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侍漏院記

四皓廟碑

第八卷

孫明復文

堯權議

舜制議

文王論

辨四皓

董仲舒論

辨楊子

書漢元帝贊後

書賈誼傳後

罪平津

第九卷

孫明復文

無爲指上

寄范天章書

上孔給事書

兖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第十卷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性命論

名實論中

大人論

王霸論

取材論

三不欺論

揚孟論

無爲指下

寄范天章書

答張洞書

信道堂記

性論

名實論上

名實論下

致一論

祿隱論

委任論

三聖人論

荀卿論上

荀卿論下

第十一卷

王介甫文

上皇帝萬言書

上曾參政書

上邵學士書

答韓求仁書

答陳祝書

答王深甫書

答吳子經書

送荀正之序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第十二卷

余元度文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正瑞論

姚璿論

二統論

禘郊論

第十三卷



曾子固文

唐論

國體辨

問堯

論習

邪正辨

說勢

說用

說言

說非異

治之難

讀實誼傳

書魏鄭公傳

第十四卷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上歐蔡書

代人上蔣密學書

代人上石中允書

代人上永叔書

聽琴序

厄臺記

徐孺子祠堂記

第十五卷

石守道文

中國論

漢論上

漢論中

季札論

周公論

辨謗

辨私

朋友解

錄蠹書魚辭

第十六卷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與范思遠書

上韓密學書

上李雜端書

上蔡副樞書

第十七卷

石守道文

漢論下

伊呂論

是非辨

辨惑

辨易

書淮西碑文後

擊蛇笏銘

第十七卷

石守道文

上范經略書

與裴貢外書

與王建中秀才書

上孔中丞書

上趙先生書

唐鑑序

送龔鼎臣序

送張季常序

宋城縣夫子廟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第十八卷

李邦直文

論略

易論中

春秋論上

禮論上

禮論下

詩論下

史論下

四子論下

第十九卷

石曼卿詩集序

送祖擇之序

祥符詔書記

泰山書院記

易論上

易論下

春秋論下

禮論中

詩論上

史論上

四子論上

李邦直文

唐虞論

秦論

東漢論

梁論

唐論

第二十卷

李邦直文

固本策

廣助策

審分策

解弊策

第二十一卷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議官策下

三代論

西漢論

魏論

隋論

五代論

厚俗策

養材策

慎柄策

辨邪策

議官策中

重計策

實備策

明責策

勸吏策

第二十二卷

李邦直文

策旨

法原策

勢原策

議刑策上

議刑策下

議兵策上

議兵策中

議兵策下

議戎策上

議戎策下

第二十三卷

唐子西文

憫俗論

名治論

辨同論

察言論

存舊論

禍福論

正友論

上席侍郎書

愚齋記

易菴記

卓錫泉記

顏魯公祠堂記

李氏山園記

第二十四卷

張文潛文

論法上

論法中

論法下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法制論

治原論

至誠論

第二十五卷

張文潛文

敦俗論

用大論

知人論

憫刑論上

憫刑論下

馭相論

將論

第二十六卷

張文潛文

秦論

景帝論

晉論

唐論中

明皇論

德宗論

莊宗論

第二十七卷

張文潛文

子產論

樂毅論

應侯論

陳軫論

陳平論

子房論

衛青論

文帝論

魏晉論

唐論上

唐論下

代宗論

五代論

魯仲連論

商君論

吳起論

田橫論

蕭何論

魏豹彭越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論下

趙充國論

陳湯論

邴吉論

王鄭論

張華論

王導論

屈突通論

裴守真論

韓愈論

李郭論

李德裕論

第二十八卷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上孫端明書

投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書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上曾子固書

上唐運判書

上黃判監書

答杜絳書

再答杜絳書

答汪信民書



第二十九卷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送吳怡序

章秘丞集序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齋說上

齋說下

藥戒

諱言

敢言

讀韓信傳

讀唐書

書唐吐蕃傳後

書韓退之傳後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書宋齊丘化書後

第三十卷

張文潛文

進齋記

冀州州學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陵川縣山水記

漢光武廟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第三十一卷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與潘子真書

與潘邠老書

再與潘邠老書

答王子飛書

答洪駒父書

再答洪駒父書

胡宗元詩集序

宋字字序

文安國字序

趙安時字序

楊槩字序

黃育字序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資深堂記

閩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筠州瑞芝亭記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跋奚移文

解疑

第三十二卷

陳堯中文

五辰論

與鄒至文書

李彥方字序

學易說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四明尊堯集序

送楊循義序

文辯

聖宋文選前集標目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而不敢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宰酒醢以養其

體筮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  
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  
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  
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  
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其  
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於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  
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至也蓋堯舜三代之  
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  
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  
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  
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  
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  
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  
時乘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  
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  
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

義之及已夫茲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  
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見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惑者方艱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  
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  
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  
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氏道之明而百家自息  
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  
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  
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  
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執中心有  
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  
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者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

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  
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  
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  
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孰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  
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桀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  
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鄩之故其害  
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  
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  
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  
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  
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用鄩又傳記被  
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  
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  
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  
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

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  
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  
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  
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  
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孟  
子歎爲備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獨不猶甚於  
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  
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  
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  
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  
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  
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  
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旃言未  
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



莫能也故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同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莽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諛諛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二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

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方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蠲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服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

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又不爲乎

###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尹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恃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三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

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后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又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至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入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諉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

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  
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  
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  
晉靈公之事孔子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  
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爾學者不  
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  
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子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子之所信也經所不書  
子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  
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  
二說也子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  
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  
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  
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  
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

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子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子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

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謬相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使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使非攝難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相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顯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  
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  
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  
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  
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  
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  
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  
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  
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石鵠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投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學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鵠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鵠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鵠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鵠猶盡其辭而倪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言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鵠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鵠乎成王之風有技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鵠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鵠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鵠而次其

言且孔子定哀之時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鷦飛之際是宋人夫於魯  
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鷦乎  
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鷦先言六者石鷦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  
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鷦來巢不書幾鷦  
鷦豈獨謹記於石鷦而忽於麟鷦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茆矣殊不知聖  
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  
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  
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  
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  
哉其不亦又甚乎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  
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  
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  
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  
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  
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  
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  
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  
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  
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  
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  
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  
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  
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  
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  
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  
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察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秦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秦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易問上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  
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  
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  
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  
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  
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論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  
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  
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  
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  
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  
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  
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  
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

由是曲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  
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  
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  
喜爲竒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  
長身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  
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  
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  
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  
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  
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  
用者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竒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  
變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  
皆盡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

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竒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疇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孟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爲急不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用三代之法皆如



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  
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  
餘故三年而餘一年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  
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斂糠粃而食糶糶  
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食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  
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  
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莠亦時時而有與今  
無以異今固盡有鄉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  
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  
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己又  
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  
請詳言之今夫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  
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  
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  
請詳言之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

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陳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  
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  
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與兩用兵而  
輒歛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  
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南畝農隙  
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  
壯健者招之夫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  
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  
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民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人之甚耶然  
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受俸而享  
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此其耗之  
一端也百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  
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  
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  
此數十家素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

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  
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  
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嘗盡取百  
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十數家也就令  
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嘗自若也故曰  
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  
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  
小役至不勝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  
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  
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  
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家富與貴者化產糶  
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  
一人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  
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  
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

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賦有征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科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夔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敗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朝文選全集卷第二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  
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 當今急務爲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  
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  
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  
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  
者天下無難致之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亂  
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益日老賊益日  
彊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  
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  
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勞  
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 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

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紛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  
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 當今所最闕者不  
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未  
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  
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  
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 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  
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司  
任用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  
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  
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  
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  
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  
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

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則禦邊常患無射欲瞻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疆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柄不出於己方今外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何憚而又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今出令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處置之事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又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不遵稟官吏軍民咸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



人君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權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黜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有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

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  
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故事小大  
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  
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  
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  
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  
曹操以二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  
人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  
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  
其他以三五千入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  
兵者以少而爲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爲少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  
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  
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  
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常  
敗願陛下赫然奮威勸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  
四五十萬人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

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效但務添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或出于士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瘖鐘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拔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爲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爲報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常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四

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古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一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入擊敗一虜則北戎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二國有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北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被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

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弱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懲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賊盜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

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 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  
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  
便可爲進賢之法乎 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亂案之法哉唯犯職之  
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彊黜之吏政  
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  
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賦吏與不才之人  
爲害等耳今賦吏因自敗者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  
不問寬縱容蓋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  
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臣故曰王者皆有然 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  
故也明賞罰責功過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三弊五事臣旣以詳言之矣  
唯 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 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逆於下人  
心怨於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始非遲疑寬緩之時唯 陛下留計在  
直甘俟誅夷臣昧死

上苑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  
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闕於執事

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

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矜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感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湯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疆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跡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



幸甚幸甚

與張秀才書

脩頓首曰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脫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技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棊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護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事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厲說微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

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之

道也然脩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荅李誦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宥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子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子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劓殛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

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遠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子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子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韁瑣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責言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師心自往堆香黍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

矣會 天子方嚮儒學招來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  
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必後進晚出而拊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  
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  
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  
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  
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  
聞者道也希則達人隔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  
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  
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不然何遭迥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  
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  
而不暇此固希則楮囊中所畜爾豈假子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  
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導舊  
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乎  
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

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沒者存文章  
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  
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措紳仕官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  
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  
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遊移佐河陽  
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毋得  
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慨然覺  
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  
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  
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  
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  
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未與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歸奉

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子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綢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至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波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窮

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  
子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  
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紕冕弁以爲首容佩  
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  
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  
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  
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  
發于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  
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  
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  
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在其賢者識其大

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  
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  
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謹

梅氏詩集序

子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  
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見  
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  
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  
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人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  
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  
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  
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

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  
愁感歎之言出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  
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  
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  
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  
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撮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十五  
卷編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老益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  
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  
讀經解至其引易曰老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  
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實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  
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  
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云之豈今  
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  
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

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  
應自稱子曰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  
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  
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  
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  
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  
易皆出於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  
者其正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  
其僞謬之失其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交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  
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  
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弁文王周公之作爲繫  
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  
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  
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  
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亢良之辭曰良其限列其寅睽之辭曰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  
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耶之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  
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  
所數其不如二者也易之傳注此地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  
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  
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八有象象繫辭文言說  
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  
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  
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唯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  
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其傳  
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  
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三矣

詩譜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  
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  
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殘守缺之

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不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此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子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摠目秘書所藏亦無之屢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燕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  
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子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  
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  
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  
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子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  
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  
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  
自周公已下即用舊註云

###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  
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  
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  
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  
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

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平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於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集古錄目序

物嘗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

玉出崑崙涑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渦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相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榛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

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  
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樂四庫  
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窳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  
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暉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  
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喜  
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表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  
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  
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  
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  
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  
書止於疆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善用  
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  
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

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筠州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美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遊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于今邇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出雖不能皆知其意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

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即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中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哉今漢令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深則士於學行道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太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故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吾之所嚮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美始告于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蓋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厨庫廩各以立焉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千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於予

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于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目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詔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詔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未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鑒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

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復曰曩者天子宴從  
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涑  
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  
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  
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  
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  
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  
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  
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  
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  
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

司馬君實文

周論

周自平王東遷日已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三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疆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其主中文武之宗桃濼繇焉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已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決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百年乎

韓論

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大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魏論

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

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止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 楚論

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寤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容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耻以事仇讎殪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免逃鼠伏自屏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 燕論

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從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疆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 趙論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疆域  
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沙丘宮佚欲之爲敗也  
如此夫趙於三晉爲最彊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  
棄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爲長歎矣

### 齊論

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彊及湣王驕汰  
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  
要之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齊爲燕楚三晉之根抵三晉燕楚爲齊之藩蔽  
秦雖彊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裏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后  
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爲虜理勢  
然也

### 秦論

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善夫賈生之言曰  
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  
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哉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西楚論

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忍爲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疑功夫者被絀推此道以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前漢論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疆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蒙  
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悞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沖嗣位  
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黷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後漢論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  
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  
器紀綱不脩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傑  
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隴然變而爲漢宜陽之  
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朝皆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  
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傅戒焉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  
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  
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典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  
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寔弛  
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而不亡  
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鬻  
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

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其虎驅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王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勅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棄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特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爲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群雄麀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奮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天嗣竊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權破虜以孤遠之兵使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汎掃靈寢有足

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而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遂奄有荆揚騁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復觀景帝皆明慧敢沒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殘虐浮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 西晉

宣帝始以重望高才榮名魏世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夫遭爽晏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續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敷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如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闈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氏羗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壑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遂興起之衆輻湊而歸之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揔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



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肆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遣斬  
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投首按甲西河則張茂  
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  
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墉之捷以  
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 後趙論

石勒以胡羯賤隸崛起卓犖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  
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  
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  
羗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  
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凌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爲非  
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  
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 前燕論

慕容氏世爲君長深據海隅及虜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  
歸之虜拊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

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  
於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剪夫餘吞食幽并而與疆趙爲敵矣及石  
內亂僞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  
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龔禽冉閔左紫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曠之立  
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爲政姪宗  
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若閹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 後燕論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秦主以國士遇之淮南  
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  
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  
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暮年之間  
蹙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爲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  
孤窮自投於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  
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  
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  
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克者然禮賢納

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聲伎之故輕犯疆敵又不能善  
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 前秦論

石氏之疆也氐羗之屬無不內從而爲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爲患理固然  
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  
却桓溫遂爲疆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  
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舉河西兼巴  
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  
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爲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  
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  
者皆咎堅寵信羗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未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  
之堅恃其疆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羗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艾豈非  
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改易

殺亦其命也。其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殺也。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謀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泣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彌漫河洛，熏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踈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愆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既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眾，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

漢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  
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  
者也然區宇未一蹠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殲  
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  
不足私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  
之有

南齊論

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  
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  
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  
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機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  
於洛納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

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  
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注淮以  
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  
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彗  
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  
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  
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  
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兗包荆豫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  
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風俗脩帝  
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孽倖  
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蓬起日滋

月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  
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使手  
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高文泰之  
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墮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  
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  
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  
悖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酒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  
以政威加鄰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弟實有齊之令  
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翦忠  
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  
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彊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

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疆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歸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蠶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用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嶮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竒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當疆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趨之納身督井不亦宜乎

隋論

文帝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徽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返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



鞬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才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連兵四夷政煩賦重盜賊逢蠱起而猶游幸不息以樂酒淫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枝毒流搢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牆不可圻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

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正觀之風矣及天寶已降自以爲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踈讒諛並進以娛游爲良謀以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癘疽結於心腹而不寤豺狼游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櫟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疆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慎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

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凶還奉宗祏自是之後消剛爲柔刻方爲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歷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

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已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  
養之猶懼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  
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  
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蚕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  
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  
材不過人棄恭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武皇以沙陁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  
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  
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  
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折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  
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  
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  
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

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悅婦言是用纒乃三年墮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宸未安家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論

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疆鄰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汚官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魄非不幸也

漢論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周論

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  
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  
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無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彊因敗爲功乘勝逐  
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  
南攻無堅城戰無彊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脩政事收  
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  
將啓 皇宋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四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憐憫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



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  
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  
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  
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  
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  
而後究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雖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  
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  
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  
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  
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  
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  
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  
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

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磨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說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路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

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使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信說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糖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子孟嘗君說

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數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網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范雎說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亢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過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侈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滕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縻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沫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螫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縱橫說

從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勦力以保國家也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

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說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觴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此禽魏取代

什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陔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躡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漢文說

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與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

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滅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  
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  
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  
得之矣然則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李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  
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  
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  
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  
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  
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漢武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  
姓疲弊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  
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  
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霍光說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者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又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曷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迺復任之以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移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孝宣說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子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

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王霸說

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迺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漢成說

晏嬰有言天命不惻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况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

知命矣

隱逸說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今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

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竒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鄉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用法說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五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君子從學貴乎博求道貴乎要道之要在治其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故中庸有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中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故中和一物也養之以中發之以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也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道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

者樂仁者壽蓋言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  
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言者中和之法仁者中  
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間居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以至於氣至  
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  
以中和為本以鐘鼓為末也商頌曰不競不抃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又曰回也簞食一瓢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  
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隱幽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  
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  
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道引服餽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  
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克其內能如是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芥蒂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能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務應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爲善小人乘之以爲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骨髓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喻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



磋琢磨庶幾近於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耶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所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卽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闇此誠如所喻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泛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君子則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太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謹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各有所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有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

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謂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太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以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燕坐屏物棄事以平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欬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云出於無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光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動變萬化為非天地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耶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

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切聞美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又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

五規 并進狀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切以 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浼 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議伏以 祖宗開業之艱難 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

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  
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  
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驕  
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機之餘  
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 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  
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  
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  
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叅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  
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  
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  
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

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也一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切觀自周室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  
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  
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  
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爲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  
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  
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  
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  
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已降方鎮跋扈  
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  
五常殄滅懷壘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  
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 太祖皇帝受  
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  
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  
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

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  
時時有小禍亂不可悉數 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  
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 祖宗艱難之業奄  
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兢  
兢業業思 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  
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  
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  
久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  
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  
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敬者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  
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  
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又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  
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且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  
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  
顧而成耳適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思邁而  
月思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  
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  
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  
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繩繩備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間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  
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教也夫桑土者鷦鷯所以固其室也  
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可傷哉臣切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  
思志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  
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  
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  
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  
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間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  
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  
嘗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  
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復狂以喜此言  
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  
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且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  
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任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感



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若跋盪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病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已萌物未知之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之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命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 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 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 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相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遠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就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之至重

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侏萬世也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論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官佛廟廣修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扣古器其為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遯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不考校文辭指使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

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又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  
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  
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存而未在譬猶膠板爲舟  
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  
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  
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  
廟張布綱紀使天下有歡心移易風俗使無離愁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  
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  
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  
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  
耳目哉

上 皇帝直言書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  
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 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  
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陛下誠知不如  
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爲太戊之桑穀

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  
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 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 陛下別  
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  
恩備位侍從嚮在 朝廷屢以狂瞽塵洩聖聰闕以衰疾自求閑官不聞  
朝廷之議者四年于茲矣今者幸遇 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  
失斯特千載一遇古人雖在賦畝猶不忘君況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  
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已來勵精于治恥爲繼體守成之常主高  
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  
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爲推心致腹人莫能間  
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  
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  
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旣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會

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  
與之異者則摺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  
士操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  
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已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  
有懷忌直守廉恥則擯斥廢棄或罹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天子  
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  
政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  
者然後使爲之如此則執政之愆謬羣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  
抑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  
先稟其旨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  
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  
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謂法之  
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爲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爲新巧互陳利  
病各事改張使畫一時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言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  
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  
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

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互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語有違  
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賊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  
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  
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  
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指于衆舍已從人舜誠羣臣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爲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偶  
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爲萬世之明  
戒也子產相鄭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或爲請毀之子產曰何爲而毀  
之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而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嚴爲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  
決使導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者乎齊景公謂梁丘  
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虐民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識之今在朝之臣對曰  
啓沃其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  
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臧  
之猶以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莫甚  
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其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  
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之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亦莫敢  
矯其非君臣旣曰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  
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悶鬱結視屋切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焦  
悴號泣而無所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  
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  
之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 今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  
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責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  
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  
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



狡之人妄興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  
道也捨其大而言其小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  
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  
及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  
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志移則彼之所言亦異耳臣  
今不敢復費簡札特敘六者利害以瀆 聖聽但願 陛下勿問阿諛之  
黨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爲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  
苗免役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  
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  
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  
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監縷不蔽形糟  
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以爲生亦未嘗識錢也故  
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  
唐末興兵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言責  
民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  
及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

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遂貴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屋以賣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恃何以爲生也故自行新法已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飢饉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今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邠巴蜀自去歲至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三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大抵乏食採木皮食草根以延旦暮苦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役不敢少緩鞭笞縲絏惟恐不追父子皇皇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流月蔓湫滿山澤盜籍城邑剽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苦於賦斂復飢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 宗廟社稷之深憂而 廟堂之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之所痛心疾首晝則忘

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嘿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 用行師終有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光不  
利者也昔秦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夫就予忌惟今之謀  
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人之道  
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耻強霸西戎漢武帝  
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群起又喪二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適者以  
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爲文學者皆以膚自縛其馬不祥  
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及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反寤公  
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務農而天下復安 國家自行新法已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 陛  
下之早悟以極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  
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煥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  
觀 陛下詔書寅畏天戒深自譴咎叮嚀懇惻以求至言是 陛下已知  
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  
烹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將何益哉 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

斷放逐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以爲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己出詔  
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輪納更不  
收利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  
賣所欠官物錢亦除利權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  
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  
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  
人附會執政者皆公新法以得富貴陛下以爲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  
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竊觀陛下今以旱熯之  
故避殿徹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  
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  
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  
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無復有旱熯之災也又諸州  
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  
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  
至於抑遏百姓只放四分已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之地若朝廷  
小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則爲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已來臣衰疾浸增萬一不續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 冕旒無任戰汗之至

上體要疏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狀申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爲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勅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取咎循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 仁帝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 三朝恩隆德究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披肝瀝膽以致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 陛下別白 當今之切務庶幾小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

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綱之有紀故詩云麇麇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侯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能釋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

以經席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闕省闕天下奏事羣臣  
草跡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  
文王之日具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  
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  
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  
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  
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誘上不肯盡  
公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 陛下用爲致治之本此  
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 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  
臣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  
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  
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職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  
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院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  
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  
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  
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

掩真安民勿擾使之日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之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 朝廷每有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止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



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  
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  
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謀議積久之采察與目  
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  
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  
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  
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辨沮壞惟恐其  
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  
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  
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受我我今  
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  
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  
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  
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  
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  
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己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師遣

使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時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爲矣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剛斷威福者也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

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今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  
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向時手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  
官邊蕃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  
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  
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外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  
太平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  
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後凡舉  
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  
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  
平慮擇賢者而任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  
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為  
而議彼之欲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使之入君  
者所以行賞罰決是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

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下；又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明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今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議下厭然無有不伏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伏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

難決者必先以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思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礙中材之吏皆能立斷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 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兩命兩府定奪者再 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 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紛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恃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昧死再拜上疏

越州張察推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厲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己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某辱與張君為同郡人習其為人固又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亦附名而為義焉某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克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聞嘉縣重修縣學記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如今治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茹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

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  
賢智而君長之分其田土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  
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道之猶狂愚傲  
很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  
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覆  
蒼虜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織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  
闕大顯融以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今 國家所  
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  
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爲道存也然  
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爲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  
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嘉自前世固指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  
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於是廟室頓墮垣墉圯缺草樹荒穢碑石斷仆  
况於鄉飲酒之容弦歌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歎曰  
嗚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愆  
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

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爲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之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爲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今之罪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土葺屋之隳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樛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誦堯舜之書詠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噫馬君之於學也旣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辭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諭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縣邑及於鄉縣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爲益大也夫道之汚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而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耶縣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旣



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耶人之言曰古者淳質故可教  
今民僞薄故不可教其瞽惑之言不足稽也於廟之成馬君謂其旁縣之  
人也宜為之記某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  
書

圉人傳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  
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  
緩急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眾觸疾之謁  
於汧侯曰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  
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  
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  
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圉者渴之飢之飲  
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  
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  
法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  
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

已所治國亦猶是也夫才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  
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以才智之士而  
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  
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澤一  
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  
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慄何憂哉所侯  
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所國大治

聖宋文選前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范希文文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



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  
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夷狄  
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櫛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  
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  
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  
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  
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趙子韓宣子  
文魏獻子  
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  
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  
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  
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為  
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  
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  
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  
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  
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

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眾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眾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

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  
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  
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致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擢  
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六漢得  
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  
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費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  
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謹撥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  
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  
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  
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  
以俊乂爲得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

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矣

上 皇帝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  
罪上書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  
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  
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  
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 聖朝當行  
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  
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  
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  
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  
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  
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  
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  
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聖慈與大  
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 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



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  
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  
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  
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  
聖人救之文也及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  
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  
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  
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  
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  
焉我 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 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

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  
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  
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  
防然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  
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

顛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  
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  
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  
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 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  
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  
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  
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  
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鬪戰之間拔卒  
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  
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  
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  
端也我 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仿  
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  
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  
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 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

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  
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  
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 聖意詳之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  
一諫貪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  
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  
雷同臣恐天下竊議 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  
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  
世大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  
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  
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  
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  
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  
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  
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

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爲奔競至有訟爭而况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  
不問大旨師道旣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勸戒士無廉讓職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億 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  
上風壞於下恐非 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  
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  
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  
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  
惟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 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  
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  
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取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  
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  
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  
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  
捨一己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  
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  
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

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  
佞人未去此 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  
喜也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  
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  
患伏惟 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  
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  
易而議也昨覩 鑾駕順動稍煩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違奏  
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 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  
費尚或諫止 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  
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 聖慈再三詳覽每  
有順動必循典禮以復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說久而成王道  
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  
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  
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  
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 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  
議哉伏望 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

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  
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  
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  
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  
懼衆心之離也今 聖政方新勳使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萬機之繁  
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  
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夫可盡以爲實亦當深  
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  
是而非言僞而辨雖 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 宸衷無益王道似此  
密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  
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許  
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  
易者其在此乎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  
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  
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  
究 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 聖慈詳擇一二于犯 天威臣

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仲淹昧死謹言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仲淹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仲淹敢企仰萬一因撥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后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

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  
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  
育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  
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  
然哉 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  
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 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  
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  
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  
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  
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猶今相府致君  
之功也而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  
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  
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  
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



禍以大亂天下

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

哉仲淹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臯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於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僕莫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負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人

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其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入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願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負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 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剋罷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

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撥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 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通判通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上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

其諸道知州通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  
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  
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通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通判今後  
通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  
其知縣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  
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  
靈而行之為 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  
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  
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  
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  
主以勸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  
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  
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  
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  
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  
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

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眞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共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博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

億以仲淹觀之自京西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類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殊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暨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文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又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

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  
天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  
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獸德作亂者不能革天  
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獸其德吊民者有  
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  
則莫之行焉 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  
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  
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  
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  
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  
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  
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 聖朝之弗救乎當  
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  
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  
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  
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

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彊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遠  
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  
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拜  
梓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  
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  
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 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  
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  
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 國家  
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十世十  
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  
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 朝廷念 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  
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  
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  
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  
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革



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  
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  
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  
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  
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  
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  
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固而  
不下狄疑且畏固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  
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  
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  
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  
此必 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  
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實食  
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  
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  
於覆簣敗於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

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茂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有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擾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

相府爲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至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 朝廷之盛德乎仲淹又謂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 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吊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 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失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 朝廷之過啓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愷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恩遠慮

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  
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速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  
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  
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  
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  
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  
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 兩宮之  
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  
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  
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  
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達  
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  
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  
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  
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  
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

延黷亂以其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以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驕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飢饉生靈窮匱奸雄奮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殺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感征

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探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奸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日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若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人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手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 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

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  
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長  
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  
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  
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  
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  
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  
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恊 先帝之  
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  
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  
克行乎亦在 兩宮之意爾謂夫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  
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  
府之職也豈必 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仲淹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爲  
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屠  
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  
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 國

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  
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  
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  
以 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乎  
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仲淹死罪惶恐再拜

上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仲淹近  
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 朝廷禮儀畢果有之乎仲淹嘗辱不次之舉  
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遠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  
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  
累乎仲淹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彊辭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  
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  
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  
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懼默默不辨則恐搢紳  
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仲淹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實  
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仲淹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



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仲淹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  
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深切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  
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  
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止諫鼓詒  
勗堯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  
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  
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  
以勤也仲淹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  
顛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  
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  
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仲淹登  
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  
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  
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夔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  
也前史嘉之况 國家以公之清舉置仲淹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

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  
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仲淹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  
之躁 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  
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仲淹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仲淹好奇爲過則  
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繅綫而霸齊藺相如奪  
璧於疆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  
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仲淹患  
好之未至爾若以仲淹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  
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  
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  
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  
不足以成名又曰取沒世而名不稱又曰禁名以爲寶是則教化之道無  
幾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仲淹患邀之未至爾仲淹又聞天生  
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  
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仲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  
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

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仲淹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曩仲淹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螻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仲淹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未紫未辨膏肓奈何仲淹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旣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網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仲淹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 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有真

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  
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  
也仲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曾中而莫敢聲發者恥與浮淺僥覲之  
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仲淹昨輒言 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  
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 皇帝率親王皇族於  
內中上 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 兩宮聖壽實無減  
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 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  
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  
母子之義在今 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  
必有舅族彊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 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  
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必樂三  
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  
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  
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晉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  
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  
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

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  
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  
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  
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  
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  
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  
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  
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  
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  
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凶然何逃當此之時  
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  
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仲淹今進  
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  
以仲淹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  
矣惟公察仲淹之辭求仲淹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  
生之知使仲淹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仲淹

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仲淹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仲淹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仲淹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仲淹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仲淹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仲淹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樓遵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

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  
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  
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又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  
仲淹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亂  
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  
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  
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  
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  
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  
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設其所常習不以教  
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  
之術問十得十亦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  
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  
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

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  
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  
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  
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  
以大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  
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閒異人傑士必穰穰  
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  
甫輩頌語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  
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仰淹再拜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  
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  
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驥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  
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  
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  
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與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言肅



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 眞宗皇帝爲之嘉歎面可其奏今  
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額由  
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  
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  
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  
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  
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  
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  
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  
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  
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 國  
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  
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于道則  
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威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闕閔令嗣拳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如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

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  
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  
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  
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  
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也 也以君子乘之  
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

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弗見其寶昧  
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矣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馬之方御躍  
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仲淹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  
畝畝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  
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廼被巖廊之知 何遇之甚哉緊爾門之濟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  
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  
金石致 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

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樂褒者哉當夙夜  
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某謹啓

謂書契已來以文垂教者首曰丘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于丘也何者夫子連聘七十國而無尺土之位則否于始也明矣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迹作樂以和人心校刑政以救人失崇祭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爲君者爲臣者爲父者爲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則泰于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書亦在世之空文爾孰學而行之乎唯皮子請以孟軻爲學科屬唐祚終棄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沒楊雄氏作時哀乎失道賢葬用權子雲以窮愁著書始務脫禍故作太玄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機深言世人鮮知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芭而已方之于軻季孟間也楊雄氏喪文中子生知隋運將終聖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弟子有若鉅鹿魏徵河南房元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文中子遠逝矣門弟子歸于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于文皇故能立正觀之業垂三

百年傳十八葉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優于軻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學者有若趙郡李翱江真黃頤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辭旨幽遠規正人倫六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卒能聚徒衆于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履丘軻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矧天與其時身得賢位則造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其未衆止聞胡田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誘人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棄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來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游夏之風蓋以某為首則賢于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東魯也某嘗策杖躡親揭厲行潦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顧一按威重屬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火是逼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彊為文皆有悲愁寒凍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咎乎用乎捨乎但以硯席舊交變化殆盡故里眦睚以為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詔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  
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其爲首則賢于某者不遠  
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旨甘之具爲桂玉之費又留闕下則身  
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荅黃宗旦書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  
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  
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泊某黜守餘上生  
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  
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  
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  
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邑生而自爲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  
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  
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  
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爲高古其間責是錯不言王道謂  
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青錯太重張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



又曰人之有過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楊雄而已是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霸者蓋言漢文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正卿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焉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洙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侏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傅惑辛垣平之妖而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士聞處耶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襄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瑳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爲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  
子之父子之于僕亦弟也子又薦文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  
子之于我哉然僕頃嘗爲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  
數年矣雖彊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菜而  
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爲謫吏頓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  
未即引去黽勉于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爲子力讀十  
數章茫然難得其句味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  
明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  
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  
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爲之  
也旣不得已而爲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  
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立旨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  
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  
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  
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謹如慢小謹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彰在春秋則全以

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耶夫豈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  
若弟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勿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  
之弊也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  
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  
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  
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  
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  
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一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  
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答張執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爲  
證生繼爲書答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  
好于古者也僕爲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  
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  
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

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耶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辭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又末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儻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不獨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為

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乎之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  
林賦論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  
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  
之向有江胡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荅之曰修之不已則為  
間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  
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伐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有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  
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於吾君矣今君身臨  
大寶手握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為禪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  
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  
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  
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  
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橫涖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  
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執乏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

然後六府孔修四隄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貞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  
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  
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  
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或  
流於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之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  
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  
亦爲臣羞吾君以臣言爲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  
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  
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  
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謬况乎風移世變民澆化  
漓北面而爲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  
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  
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醴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  
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三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

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  
聖賢未嘗不有意于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爲天下之福  
退則爲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狼擇肉網密疑脂君德甚於  
虎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  
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  
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彊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暴堯  
之緒定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義臣下股慄  
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開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  
一事見違唯于此時言不獲用至掉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  
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豈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至又聞古之天  
下者禪讓于賢今之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  
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爲人元良立事貞固少侮涖潤洩雷震  
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于此時  
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庭辱  
對旒冕定天下之惑使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于昔賢耶以凡  
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轡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若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適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爽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措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怒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恠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壘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將極格老冠安萬乘而不自其  
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  
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  
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  
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  
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  
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  
相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  
或因援立而無君眾殺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子莽卓盜國于曹馬移  
徙龜鼎易于弈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  
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  
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  
與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  
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  
也辛卯歲子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勸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庚繼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恭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栽栽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八

孫明復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耶若知其善而不能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可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未既不自弗堪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嶽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嶽十二

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

###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潰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蕤蕤群群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爲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德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閒作事垂法爲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臯陶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於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潰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渝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矣

###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閒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

無道君也安得爲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爲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鉞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平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敘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姜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音計者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音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蓋此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敘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遠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繆之甚也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虐焰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爲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感外有廢嫡之議群臣凶凶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爲漢而出哉爲萬世而出也漢祖起于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嗟乎遠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



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  
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群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  
以授于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于時大教頽缺學者䟽闊莫明大端  
仲舒曄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  
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梗  
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  
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  
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楊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  
懼然漢有天下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于聞見揚而  
行之張以爲教易爾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于聞見  
探而索之駕以爲說不其艱哉况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  
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  
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云以  
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  
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弗及疾

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使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感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進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

### 辨楊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垂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之象也。立君象也。揔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遠天。嚙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于中孚。震濟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栢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爲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爲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補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也吾觀賈生宜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爲之前席若以爲辯斯則辯矣然於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云久而復用故

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響之若是哉厥後遠使新垣平得以肆其闕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遠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神李少君以祠寵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秦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藥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躓而設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啓怪亂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況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聽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群聖之道燼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爲天下先。惟  
孝武天啓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  
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爲之不變而嚮方焉。噫，群  
賢之道迨秦而燼微，孝武則終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  
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群  
議以啓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  
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自圖安樂  
爲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人稱嘗與  
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祿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  
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  
十一月代薛澤爲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  
之妖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聞吐一言  
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爲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子不  
克俾厥后爲堯舜，予心愧耻，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爲指上

無爲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爲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于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已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聞堯遠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堯而終傳之于禹此舜之無所爲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爲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于六經爲萬世法何不曰無爲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爲爲曠然而不爲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觀四嶽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守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又曰南巡守至于南嶽西巡守至于西嶽北巡守至于北嶽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蕪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爲其繁也如是之其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觀舜之有爲其繁也如是之其安可反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爲者非曠然而不爲也

無爲指下

無爲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爲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爲者衆矣又世之險佞媮巧之臣或啓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感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爲矣至綱頹紀壞上僭下偏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機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

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于人上乎斯何沅  
感不開如是甚也昔秦始漢武始則惑於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於長生  
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於報應因果之說終則溺於解脫菩提  
之事卒皆淪胥以止勢不克救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惟漢賴高祖除  
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當求無爲之端且  
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  
以肆其怪亂之說廁于其間爲千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爲指庸爲  
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上聰明睿哲紹隆  
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  
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亟自蘇  
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于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於富  
貴而孜孜於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王道之  
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  
於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

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是將  
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  
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  
武之道下躋吾民爲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  
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  
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蒞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  
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之  
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  
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  
尊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聖賢之  
闡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特立不徇世俗之士則孰克捨於彼而取於  
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  
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  
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爲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于今之世矣復閑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孜孜布于執事之左右者非爲諸己也蓋爲諸人也非爲諸人也蓋爲諸道也執事以爲如何若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忘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厖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遠矣

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平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蒞之大哉 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澗汚瀆之中望屬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忘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爲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鍾嶸臧于太學頒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爲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

違戾于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韓左  
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  
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  
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  
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  
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  
于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  
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  
于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  
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  
無所發明但委曲踴於舊之註說而已復不伎游于執事之牆藩者有年  
矣執事病註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樂  
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芟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  
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豈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亟宜  
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  
之古今覈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

者重爲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說行之已久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別爲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版置諸太學況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迹沈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爲世之所知未嘗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爲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爲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唯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闕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毀一賢出羽

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于李唐空闕誕  
謾竒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  
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  
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五賢之烈其可  
忽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  
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  
洞李縉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  
公聖人之後也爲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  
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種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  
來者紛紛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  
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于牆  
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泊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  
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  
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覬科

第爲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慳明  
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  
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  
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摠而謂之  
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  
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  
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太經或則  
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  
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  
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  
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聲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  
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  
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  
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佛老虛無報應



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污簡策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交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敵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洛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

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  
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人門者無先於孟  
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  
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  
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  
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  
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歸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  
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譏嗟乎雲能述孟子之  
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  
美哉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人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捨之  
則藏孰爲進哉孰爲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孰爲毀哉孰爲譽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  
不知進之所以爲進也退之所以爲退也喜之所以爲喜也譽之所以爲  
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  
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  
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哉  
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  
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  
唯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旣成以是  
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

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  
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  
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  
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  
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  
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  
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  
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  
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  
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  
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  
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  
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  
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  
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  
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

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鍾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黃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丈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容貌精

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為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彊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交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

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  
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  
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  
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  
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始聖人之道而不捨焉  
幾人矣內有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  
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  
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  
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  
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  
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  
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  
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  
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  
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



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  
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  
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之  
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  
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  
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  
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  
之說著於中庸而明於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  
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歟噫以一聖二賢  
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  
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唯上智與  
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  
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

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  
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感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  
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堯舜先得  
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  
彊而行之孟子所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  
者也曰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  
至小者不可彊而爲大極昏者不可彊而爲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  
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於下同也性猶木也櫟楠之與樗  
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  
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  
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性命之理其違且異也故曰保合大  
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有  
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碩德  
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遂非死命

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是以堯舜四門無凶人而逐屋可封  
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於天下也降及文王興而棧樸之詩作則士不僥  
倖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憾死而壽短之命  
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  
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播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舉窮不德者舉達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  
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夫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乎哉此  
知命非聖人不行也去周之遠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於命而有命授分  
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民下知分漢唐  
之治亦以君子知命民不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豈  
槩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 upper 奉官士  
奉制沒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漢唐則不然其  
間陰陽之術熾而運數之感興讖緯之說侵而報應之訛起其所謂命者  
非曰性命也則命授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冥有所符默  
有所主也故朝耕漢壠暮踰三國之魏晨籍唐版 夕歸五代之梁此不

曰不臣不民而曰命授分定者豈不瞽惑哉然亦誰階之乎其階賞罰不當而德嘗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於命悲矣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是名生於天下之好惡而成於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棄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時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於好惡而好惡之情未嘗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急乎爲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實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安故以名爲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彊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見也用彊則過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忘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爲彊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歟信已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歟如能潔其已則全其內行

其志而不求於外天下歸之不爲悅天下去之不爲憾顧天下或違或從  
蓋無有已又奚毀之可加而得喪之存壞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  
其實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紛綸擾攘布處天下疆者自  
其已疆而樂其善弱者困於已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  
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於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爲治則以得人爲先  
用人則以名實爲本然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  
不能知則可欺以名蓋聽有所不至則巧言勝俗有所不能則僞行尊道  
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尚有可辨僞行雖固不中  
義則尚或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僞則雖糜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  
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僞則先王於道未嘗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  
不議也是亦無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  
不知自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  
審而志欲求問於人如販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獲其役物而失性要時而  
喪已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已古者明於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身而

觀其實其能可以居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本末相應而天下之治畢舉斯蓋名不浮實則實不可以妄加多而不可以妄損故名徹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於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苟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士之實名愈高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隆則其養僞文飾愈甚進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患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爲其大則將孰一二爲之小則天下功薄而不脩業廢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疑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於用士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已能而務爲其所不至遂亦喪其所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專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實必至之勢也今工伎力役猶有所不奪也以伎從利雖不售則不怨易業而相爲事惜其業之不專而亡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矢陶人不以治輪輿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大事人者

雖不用終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於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於御車者不願操舟習於用陸者不習於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實不亂不如工伎力役然王之好名舉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遊於世而爭相先後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實求勝而不求義傲侮當世而無所憚尊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及善士而天下無勸矯偽澆浮之風起而不可禦其爲惑天下也有甚於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深患莫大於不智而輕與次之不智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論廢矣輕與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於偶遇其俗浮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惑兼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於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實之可誣然而智有所彊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踈其可棄者益密是故僞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爲患也如此事有不容於天下

則大無過於盜國小無賤於盜貨然盜國之雄盜貨之彊數旅之師可擒而獲匹夫有勇則擒而戮至於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不敢與爲君帥不敢與友貴無驕而禮無敢亢悻悻然嘗恐天下以失而議已也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善爲竒言異行以爲高世獨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向責其效則官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以窺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措其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亦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僞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僞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跡則天下稱之而不衰彌久而彌盛便奸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權衆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衆破其僞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僞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故自古亂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實之譽其可使獨推於世而居物之先哉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

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

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

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 王霸論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之莫爲天

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集  
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  
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  
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  
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祿隱論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  
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  
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  
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  
吾竊有疑焉願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  
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  
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  
也不同意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  
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又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王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取材論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

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  
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  
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辨  
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踐奏爲得矣所  
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  
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  
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讞然後  
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  
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  
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  
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  
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  
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  
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  
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  
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亞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

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賢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賤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脩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委任論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



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  
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  
已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有  
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  
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  
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賢官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浸微而  
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  
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  
任多脅於外戚賢官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  
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賢官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  
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  
質之後相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  
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  
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

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 三不欺論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

堯以丹朱稱於前曰罷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平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  
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  
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地

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勤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任則任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

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躬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楊孟論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

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爲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

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爲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爲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爲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爲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爲故以告子之言爲禍仁義矣荀卿以爲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顧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闕之矣

荀卿論下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故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



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  
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  
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當也  
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  
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  
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  
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  
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  
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  
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  
謂知人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王介甫文

上 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今又蒙 恩召還 闕廷有所任屬而嘗以  
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  
事伏惟 陛下詳恩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  
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  
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  
事而不二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  
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  
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  
譏譏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  
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 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  
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  
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 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  
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

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都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意澤

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闕  
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欲能當 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  
之遠孰能稱 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  
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 方今之急在  
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  
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  
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  
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  
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獨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  
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  
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  
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  
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事攸宜又曰周王子邁六師  
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  
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

德輔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蟻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不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

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錄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涖殺之法王制王變衣服者其君涖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伏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涖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

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又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而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又其任而付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於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辟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譏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

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時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  
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  
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不疑而於天下  
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  
教導之官長育人材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 朝  
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  
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  
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  
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 國家小則不足以定  
天下以爲天下 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  
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  
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  
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  
序使各事其業而不見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又非特使之不  
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  
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 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



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 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 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用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 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有先王之事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之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疆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元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

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之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茲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慙慙然常包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也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雖朝廷待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不窘於

此矣而其養生喪死昏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窮而爲小人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官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而不至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生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是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爲耻也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

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也未聞 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  
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  
重禁其禍之所自生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  
矣 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  
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 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  
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貪蓋甚少而賦祿  
又如此之薄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  
嘗學然切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  
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  
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  
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  
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  
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  
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  
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

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毋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然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歟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太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

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 朝廷此 朝廷所以多不

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所以

其類以聚於 朝廷 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

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

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 朝廷固已嘗

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

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

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 國家 用者顧未

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其

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 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

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

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 朝廷固已擯之必廢黜之外而限

其進取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

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

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

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以爲吏而亦不害其爲

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無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以擠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射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貴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今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皆未嘗學禮故也使之以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

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不勝任而輒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



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  
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  
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  
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  
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  
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  
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 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 陛下長慮後顧爲

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  
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戒有  
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中國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  
年伏惟 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 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  
元於無窮也誠願 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  
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深  
知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

用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  
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為誠然  
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  
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千百里而後  
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是非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  
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  
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  
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  
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  
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  
革其勢非為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  
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  
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  
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夫下之士有能  
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  
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

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必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 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願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加以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棄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其征誅之難

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 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 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謹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 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 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

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  
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所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  
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  
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  
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  
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  
其中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安石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  
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安石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  
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  
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安石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  
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  
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安石得布其  
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安石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

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  
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 吾君下將無以  
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  
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 今  
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  
爲者蓋不可勝數則安石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  
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  
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安石又竊以爲  
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  
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  
事親之義也且安石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 吾君  
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  
在 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安石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  
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  
齟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  
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

戴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潮記啓封緘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裝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先華馨采鮮縵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安石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然

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是則韓李  
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  
焉郡庠拘率復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義聊因手書以道欽謝  
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  
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  
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  
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  
道盛微至於趙武夫免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又至於襄世之  
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  
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  
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  
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  
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鸛鳴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編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蕭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王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

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  
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  
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  
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  
祀於郊也所謂邛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謂兆帝  
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  
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  
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  
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  
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  
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  
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不以明爲昏考  
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  
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

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  
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  
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  
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  
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  
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堯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  
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  
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  
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  
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  
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  
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  
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  
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  
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  
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楊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  
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  
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  
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  
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  
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  
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  
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  
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  
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  
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  
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

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驪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安石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安石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悔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安石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答陳梈書

安石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安石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安石儒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

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安石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聞而閱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一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安石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王深甫書

安石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善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

悅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石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准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被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安石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

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安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答吳子經書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安石亦以姻事見迫又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邪鑿以矯身背柄以矯矣此天下之所同而身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身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安石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

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裾襜如坐而亮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奉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權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嘗力屈於聽微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

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  
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齎祠講說  
侯望宿息以至庖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  
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  
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鍾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  
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  
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  
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  
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鄉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  
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  
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  
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  
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  
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  
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與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

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摺諱  
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  
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  
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  
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  
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  
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  
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備而遠之  
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止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  
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龔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  
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  
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  
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

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繫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  
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  
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  
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  
古之人不云乎德輔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  
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二

余襄公端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焉遷列  
之爲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德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因不  
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遠古聖人  
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  
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比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  
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  
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嚳帝堯帝舜  
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堯帝稱陶唐氏帝  
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爲國號也帝嚳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  
以名言之則顓頊嚳堯舜皆名也顓正也嚳極也堯大也堯高也舜華  
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爲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復諫者有之剖忠害  
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爲觀行之則



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諫在下曰  
虞舜當羣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釐之功未著安有劉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及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  
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爲號者多  
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  
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  
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爲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  
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與於周爲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富壽  
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叙以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  
羣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  
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感神仙之談則少翁  
樂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  
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  
即世之日羣臣加謚曾不爲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虧周公之法

敷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獄不  
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  
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  
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紉嬰刃藉  
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自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  
虛宥內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  
惡謫固亦幸矣尊之爲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出百  
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徒庭甌越請吏修典禮嚮儒學  
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  
已黷矣遠夷雖服民一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秦雖封制亦侈矣文  
景之俗由是而儉可勝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詔進堯擁之術有富民之  
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曲霸者之  
不及代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  
于安相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

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四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爲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博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賢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以復疆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修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孽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先軫范雎蔡澤離跡釋蹻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世思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  
愚嘗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  
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驚有起翦怙齋握其兵  
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如其疆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  
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  
爲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爲不遇也海內旣一屬心  
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廬井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  
薄糶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  
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友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技本塞源燔棄詩  
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  
勒銘徧海內戮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淫國紀隳矣綱紀旣墮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  
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徽廢弦誦  
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  
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  
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治道可至

太平若剝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扳胡亥小人在位兵僞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屋蒼蒼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

非不幸也

###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彌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以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彊率爾之辯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異浞之材則漢之社

稷幾爲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機涼不已乎厥後魏其佞以貴  
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爲丞相孝武最稱英  
明而田蚡爲相權移主上上曰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近中官之  
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  
椒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惟廢之親也許  
史丁傳之家印纍纍綬若若分才士握符節秉鈞軸承朱輪華轂而朝者  
不可勝數不曰瀾漫於景武宣元之際乎漢之牖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  
士間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妹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  
權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姦險以取名器復緣哀  
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  
挾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斂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墜  
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賞謀臣疇戰功  
得萬世之利以爲胙土錫壤不侈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尊嗣因謂高  
祖創漢基剗秦制封宗子封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

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趙醢繇世史學罔不推論咸以高帝之賞也地廣力彊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謂高祖之策爲非而光武之謀爲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勳誅大慙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蠶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爲敵當此之時叛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陔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况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鄰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郤輩彊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翦除凶醜以順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興之業先帝馭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公革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勳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蓋古史闕略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蜃生鳴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修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涑水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論



怪謀其啓國也以斬蚩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略棄矣其定制也  
以龍冕成紀爲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惠其失實則云某  
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  
時報祥瑞以爲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故易其俗  
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數矣又何用索異傳怪  
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嗣待無懼乎

### 姚璿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  
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子養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  
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  
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  
論之唐之修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  
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璿建議秉鈞之臣訐謏便殿嘉猷善經遺  
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  
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璿議旣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躡  
速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位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

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昔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殘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旣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諛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扁鑄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鈞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穀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璿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

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迨與夏同一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准攝提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逮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必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寢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

之月蓋以君之出今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  
斯備矣後王雖與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  
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  
耳安可及於上一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書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  
歷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  
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天正也又烏聞建子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  
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異於堯又烏觀建子之言乎及其  
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  
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薄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  
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  
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愆故後之興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  
謂又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此三政者又可行於帝  
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  
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穎達之徒復引為證疑誤後學甚  
矣夫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授古有據垂世  
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經祭之  
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  
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  
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  
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挑故五年盛祭則及  
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爲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  
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  
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  
生之帝祭於園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爲星象  
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斯皆舛謬深用  
軫惜何則郊與園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  
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爲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  
之前其祀必尊當爲園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  
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眾鄭之此說殊爲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

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定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註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案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甄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云祭而小於拾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曾子固文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奉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



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歟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歟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爲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爲刻訐也何謂歟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爲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歟當其坐於府立於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構而侈之也爲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謹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上必思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而皆諱焉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扳厭且病之事而聞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昧不可惡也歟惡則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者之事其請而誅者姦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末矣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歟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焉則細且

淺者熄烏覩細者淺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然則凡彼之所以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亦可歟

問堯

或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曰舜之所以聖由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嶽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聽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

其長難與其為治矣不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綴接焉是則可磨之也主然而其助之主然而違者替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共為治其為大體不亦艱且勤歟然於習之也有漸矣古之所以為治者豈異焉此眾官不有任也豈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綴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替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為道日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為治乎其為大體不亦怠且忽歟噫宰相雖尊也然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慎歟使職此者不盡也而寺人女婦得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言歟

###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攷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為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

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邇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實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攷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邇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待其終而質其

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捨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  
得盡其道邪者得聞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  
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焉有  
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  
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  
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攷其實矣豈不可歟知  
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  
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下數力小易使也執便易治也此所以  
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  
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  
也地過王制也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而郡縣之其執誠  
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賦徙置守宰若弈碁然爾孰使  
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越之相觀一有變則翻而  
從寇爾而能有以翼戴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

亡其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而更其事以爲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眈其大倫之法之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治皆善也地適王制執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魏趙列爲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執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執豈不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寢落鎮權功成求遂矣然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伸州縣之幹翼豈計之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覲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執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嚼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群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

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  
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  
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  
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諱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  
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  
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  
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  
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  
與義也興于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彊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  
識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器據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  
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  
萬民者爲之也

說言

上之收群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貴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以聽也賤且疎  
者其言是則必可舍乎否也蘄爲有補於治而已夫然則豈惟上之失得  
可質焉天下之邪正舉白矣昔舜之達四聰明四目也故元凱在下不能



抑也四凶在上不能蓋也其治由此而已昧者反此喜是其所用不廣聽於其所忽雜然當否莫有主也豈惟上之失得不聞焉天下之陰狡者舉進矣秦之敝以斯高漢以莽禹晉以荀賈唐以牛李裴盧其大效然已可不懲歟或曰不已察耶曰繩其大慝紆其小過誅其實施其文何察焉噫吾有爲而言之也使貴且信者皆得其人茲說其不可以已耶

說非異

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迺克群遊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改此者也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基僭跡文詭辯奮醜行至晉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國有卑世主輕海內之實盛從詭譎鬼瑣恣睢之邪情馳騫被祥傾盪怪神之邪說離君臣叛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務髡而繼不僮不嗣辟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刻學刮語寢禮崩樂塗民視聽遂將除唐虞汨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爲言動居處皆變諸夷狄緬惟在昔尊禮義而尚失疇圯廢而克終故聖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蹈幽厲況欲盡汛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千載功業專遂已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

碩生趨其僻邪乖刻勤懇於策書然世主莫之寤其波流汗漫無其抹止  
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爲誇張幻惑下翫降休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  
而接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廬益侈其衆益蕃其辯益枝葉耗  
費無窮而怪亂無極耗矣哀哉孰抑而正之與或曰斯嫉其迹庶矣盍究  
其源其源情性夤然與孔子異意凡爲之者不愛官爭能賢夫唯印組爲  
務逐逐然相軋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內足以不感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  
平歟背而之他將失其平尚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  
不能或爭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興義則上讓  
而下競疇軋之乎謀末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無足而假  
無欲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爲賢哉則又以謂爲愚者設  
之故鬼神之神司察冥報陰譴火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于其心觀其  
感懼而創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譴之可畏孰與畏刑而慕賞哉蹇蹇  
者陳禮義損心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黜成敗焯乎迫于  
其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被祥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踰道  
者媿勸而抵觸者衰止歟否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  
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寓緣南畝操機杼之民寡而斷髮胡服之隸

有相摩躐相交也綴學立制補禮改樂之道未極而齷齪之書眩中國者  
驪駕蹠駟不足載遂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定而洪鍾疊鼓  
之聲鏗鏘於閭閻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襁負  
之食褐衣之藁舉捐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觚囊而爲講  
中瘠也爲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於中  
計斥禱祠之末制厭勝之菟學自上先焉場廟勿新也誦試勿數也冠而  
隸籍五百疑其一人爲老子學提仁義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  
其源不可不深爲制倣此頗損其數亦創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  
純仁以得民群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順察焉察宇之間  
形氣之內聖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內霑毫芒寢之以純嘏矣惡  
用胡夷之法荒唐之學哉

治之難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無有也然而治之難也何  
故治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參非庸者也雖有正人弗病也  
唐之時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三監在周之廷唐堯周公大聖人也其辨  
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雖幸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間也絀矣於正人焉

無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向周堪張猛爲之腹心東漢之末李膺  
陳蕃杜喬相漢李膺范滂之徒布據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  
時則已矣使克其所施功德萬計哉孝元桓靈常主也其相參者史高  
圭韋成胡廣趙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囂其間其於辨衆賢之不明而用  
之也不果雖進而立於公卿之內儼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  
呼治之難也以此觀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陞黜觀其用否如何耳  
則治亂審矣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  
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  
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微際涯雖千萬年之  
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  
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  
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  
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  
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

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  
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  
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  
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吊  
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爲是憂  
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  
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終灌之武夫相  
遭于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  
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據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  
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  
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  
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己之知者其  
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  
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

大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  
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夫  
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位  
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  
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  
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  
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  
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  
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  
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  
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  
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弃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  
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  
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  
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  
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

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口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爲諫官也然鞏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顯顯思見其爲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旣以此望之而又爲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夕默然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遠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惑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鷹觀



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實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肯者也今世有爲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寒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趨簿書哇壘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爲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爲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爲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爲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滅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旣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爲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

窮生於困窮欲勿爲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爲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爲身謀而已則鞏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出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鞏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爲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事未多不談治道鞏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波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

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  
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  
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長愼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  
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觀  
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  
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使  
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  
上論治亂得失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緹錄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  
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  
愜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邪令事雖不合  
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  
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過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  
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  
之治居正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  
吐片言半辭以託名于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不令後世聞今之盛  
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

精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  
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  
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  
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  
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頞之民之不  
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  
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  
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  
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  
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  
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  
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  
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  
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二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  
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如聰明求治  
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

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  
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  
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  
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  
欲答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  
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于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  
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  
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常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  
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  
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代上蔣密學書

夫蜀之奢聞天下蜀之守前後相望皆遂其俗而已豈以儉為不美耶蓋  
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便也遂其俗者蜀人悅而美名之所歸  
也彼席貴重之勢行所便而得美名蓋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捨而為  
儉哉然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變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恐  
且指日以謗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為美名也君

子之所名窮萬世而不滅者也然世不推其所以然而相與立論曰蜀勿  
恐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大不然夫不知民之難與慮始也  
當事之更也必怨豈惟蜀子產之治鄭也三年鄭人有欲殺子產者夫非  
怨哉然鄭卒以大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終也化且服云此其效尤章  
章者也豈患其易動哉蜀也皆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安有不同乎至於  
俗也有不變而治者有變而治者所宜所尚不變而治者也非禮義之歸  
變而治者也若蜀之奢豈禮義之歸乎矣而不變也必也久且固焉則遂  
之而已世之事入於亂者衆矣去治古遠矣舉將遂之耶必不然也然世  
所以莫或爲與或爲之而無其效者是亦有二說非如向之所云者一也  
今之爲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  
是其所以莫或爲與或爲之而無其效也可爲太息也已及昨者執事之  
入蜀也獨欲出數百年之表修之於躬而化其俗其聞之喜且慕不知其  
至也既而卒以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之  
妄者至今以爲過其聞之嗟且恨亦不知其至也雖然執事之推是心也  
好古而非俗之願也可知無好古而非俗之願者行於此亦必均於彼推  
於一亦必應於萬今執事之來餘杭也其由是心歟其也仰聲義之華而

其心有所迫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千里爲近以險塗畏暑爲廣夏  
清涼而自致於執事之門以歸計焉豈惟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類爲可  
望也抑亦以某人嘗望輝光被收納有一日之素而籍口以來伏惟少垂  
聽某之家本窮空迨某人而始得祿不十年而某人沒沒之日頽於友以  
葬既葬而其孥流離於鄉數期之間疾癘死喪十口之所存者惟老母與  
某也二而已無田而耕也無貨與技以爲商與工也無力以傭也無屋廬  
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於人者迨十年矣噫是試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  
窮者也每觀古人啜菽飲水亦養之誠而已尚不得有此而盡而行役而  
臥鬢然而思盡然而不知涕之交頤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知是人也  
其哀之乎抑不哀也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  
有廬屋以居寸數畝之田以業老農女之妻以爨而身耕於外以覲得菽  
水之資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爲事至細其爲求至易與也不  
過執事一器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忍有惜歟十年而無可告者以  
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願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告而又不見  
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於此哉伏惟少留意而  
念焉

代人上石中允書

人之去教化不爲盜也其幾矣數十百年公卿大夫無字人即材與藝或薄於自修即今之所謂自修或薄於材細謹細忠今之所謂自修也大節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於是故自朝廷至于四方無治官上雖有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濱於死無所告天下之未治無他焉由是而已耳群下相漸靡靡成俗所爲戾道過計者乃取士於是焉其無得也明矣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其幾矣曠可怪也可懼也今者更貢舉法善矣人相從觀詔書戾者矍然有意於懼急者愴然自彊矣數百年來未有此舉也然吏趣修其文耳未有能力行者也士趨彊其外耳未有能心通者也不心通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有聖人作不已是法矣然而云爾何也聖人之爲教以己爲之先以法制之助不以己爲之先雖有善制聖人不能行也今能爲之先不在於吾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爲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矣太學化樞也得執事爲之先蔡學士過此言太學之行漸行矣誠甚盛美不識通之於心者爲誰而能廣之於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學生也今者欲往而依執事會學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舉其貧父毋待其然後



養不登得往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舉則望旦夕而事親者毋所歸焉遂未能依執事而學也其之所就亦鄙矣所不足于心亦大矣其嘗肯屑然哉顧誠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敘太學得執事之盛以爲天下望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爲之時不世得衆賢旣已遭遇其時方夙夜唯道深微之際明王體斷國論建萬世之長策佐明主於唐虞之盛非闢葺曲士所能仰望其輝光也然使百姓人銜戶格四夷軌道上下禮義粲然此時於用材亦無遺棄者矣夫制闔運關尺樞之力耳夷荒植善五寸之鐵耳二者皆微有以用之則人之興居天之長養待之然後安而有成譬之偏材薄伎亦宜有所用之也某樛虛顛蒙不曉於義國家幸以世德之故引之任籍伏自思念可以自效惟首公營職故朝而出暮而歸讓易即煩有知必爲圖所以展報而已而州之守倅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薦書豈某之敢望衆君子成就之使然耳執事旦夕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於偏材薄伎耶幸有意則某願先出於門下然非敢望也儻以伯氏昔年京洛之舊以庇其衰緒而振其子弟則某不宜自後焉

聽琴序

凡有貴於物者豈特物不能勝之歟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占一藝苟不期於徇物則亦及貴矣然以自售然後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着薄則往往怫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堅然不知人亦愈着薄之也琴之爲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几席之間而所感者常在乎滄浪之瀆崔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彼而應於此者猶且如此況不自外入者乎故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於鼓之以盡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於樂者豈係於器哉惟其未離於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於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其人則器之所不及矣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豈能易吾於須臾哉若夫吾之心在於鴈門吾之目在於鴻鶴則雖九奏於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於師矣反宮於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於肝而仁亦不廢也反徵於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也非春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於律則

不中蕤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斂哉  
非冬也求之於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內無緩無急無  
脩無短巧歷不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無聞也其神  
之遊東不極於碣石南不極於北戶西不極於流沙沈羽北不極於令正  
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  
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  
其聽尚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  
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於祭祀則鬼神亦益乎其所以  
尚何須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  
徵雖知四時之行在我未免乎有手動絃也某人嘗與鞏適撫之金谿因  
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某人苟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  
琴可得矣雖然他日祭酒之堂罇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嘆  
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昔人矣尚何恨於著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  
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萋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諂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秦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迪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秦則秦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

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  
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  
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  
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  
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  
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  
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  
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  
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  
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  
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  
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  
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  
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

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而知則  
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石守道文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爲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纁麻喪位所自制也采菰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爲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屠屠名曰觥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



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  
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  
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  
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則升  
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則游長  
生矣否則天死且爲人有爲耒耜以使人農也爲詩書以使人士也爲器  
材以使人工也爲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父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  
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侍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纒麻喪  
泣之制使人爲哀裡祀祭享之位使人爲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  
之苦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與  
之伉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  
束也無帶以繩也無纒麻喪泣以爲哀也無裡祀祭享以爲孝也中國所  
爲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  
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佛老者幾或曰如此  
將爲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服各  
居廬其居廬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

國也四夷四夷也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于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御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三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湯之政則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

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  
易三王之法也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  
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平哉三王  
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  
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  
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  
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  
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  
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財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  
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  
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  
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  
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夫當  
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賈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

夫疾效使高祖上規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  
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爲之規當守之勿失日  
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  
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  
其高祖之旣平禍亂蕭何之旣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罷竭伊尹致君  
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教  
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未備者備之禮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  
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旣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  
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  
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  
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  
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  
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  
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

也民默周矣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平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 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

位疑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  
召子以治曆明時正位疑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  
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  
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  
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  
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  
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  
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割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  
光魏相公孫章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  
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謹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  
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  
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拯民  
拯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  
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

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  
頃堯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  
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  
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諫  
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  
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  
爲孝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  
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旣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  
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  
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  
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殺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  
世弒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  
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末也全一國  
以爲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  
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  
以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切切同也余以謂伊呂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於礪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于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尹之道萬分之一一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



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  
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  
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  
復何爲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成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  
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  
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  
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  
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  
飯也周公者皆然舜禹益與伊尹傳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  
德不及邪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爲珪戲以賜  
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  
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爲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  
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  
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是非辨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非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讎則嫉矣去黨與謗棄讎暨嫉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讎暨嫉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謗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無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禿豪枯竹間況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事自不修劉不禮之邊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兖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懼哉余懼是族

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姦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邪亂吾君之聽術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姦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姦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則屈原見誅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為忠則蘄尚見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辨

辨諂

介讀青州劉繁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激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嚴厲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為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鯨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

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繁而後釋吏部之道由繁而後明繁亦可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繁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繁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繁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繁特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繁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繁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得劉繁伸之劉繁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夫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

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

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又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術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苦甚奉符尉李溫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溫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貪得焉其利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敘歡欣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

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  
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爲罪今奉符縣尉李溫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  
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  
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權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參肆伯家潛被水尤  
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姝  
纍纍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  
廬邸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爲水  
害溫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溫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  
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錮錙罪不爲  
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夷狄禽獸之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  
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乘弛擔削匄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  
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溫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  
明復先王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  
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夷狄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  
道責之溫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麵未足以  
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溫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

濟夫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溫去繩之以微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溫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溫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溫亦不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溫奉公守法溫特廉溫愛民溫有文行溫有節義溫孝於事親溫忠於事上溫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筭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



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慙也光顏也重齋也然無爲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名何則不曰發蹤曰生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慙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于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筭已運於堂上矣及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劔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筭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與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曰子曰  
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邪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  
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  
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  
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  
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  
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  
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  
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刻刻典經  
浮華相淫巧偽相銜剗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脩  
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  
書魚子敢辭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生育之而  
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  
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

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  
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  
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耀白日故  
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  
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  
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  
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  
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  
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  
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  
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  
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  
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得公之而用公方爲

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哉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介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柔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

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者於外猶不知協於中然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久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

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噴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  
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啟  
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  
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  
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  
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  
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  
然則天下無事 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  
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癩周  
瘡漢病唐能治之也 聖朝八十年始有賊昊之患 國家與賊爲家人  
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  
之繇曰利見大人正言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  
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  
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與

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  
室故九五大蹇明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  
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閻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  
乃罷閻下而專任夏竦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于  
上遂罷二公而復閻下經略初賊吳猖獗閻下尚謫守於吳人皆曰不用  
閻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閻下罪之官  
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閻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  
閻下今復起閻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閻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閻下之  
智矣噫閻下智施之四海有餘況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於四門矣  
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閻下矣  
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  
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將可  
畏者閻下矣遂以書聞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閻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  
閻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擒元濟閻下書聞不入乃復大任其  
亦卒破元吳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閻下不愛



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是後歸爲心此得王臣  
蹇蹇之節有彼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  
尤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 國家無事  
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 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  
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冒鋒  
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  
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  
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繡兗州姜潛任城  
張澗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  
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放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  
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綬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  
取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亦不能用茲三  
人構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澗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蔕道  
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  
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溫前宿州臨渙縣令  
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溫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始

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  
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温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  
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緝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潞州二人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集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  
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  
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  
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  
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使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賢良之詔求跡馳之士奔蹏之馬取是道也温與起宜先收而不宜  
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  
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功  
所任者唯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制三人亦  
未可不取温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  
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鼉鼉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  
不斬其鼉鼉戮其蛟螭江終不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  
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榛塞者其害何啻鼉鼉蛟  
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先闢去  
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  
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爲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  
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  
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  
介爲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  
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夫榛塞者未知終以  
爲如何

與裴貞外書

裴君貞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贖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  
當也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  
其音也飛兔騷鬣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騁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  
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

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  
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士  
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  
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  
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環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  
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  
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  
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  
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  
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  
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  
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  
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里  
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韓密學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爲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蓋據兩  
京非常也湯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維西之  
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取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  
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  
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與師已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  
爲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  
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爲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  
五人爲之助爲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爲之佐然後功立  
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  
任閣下尚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  
違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策謀略可應  
大任 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 朝廷露  
師轉粟之勞煩 吾君宵衣旰食之憲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  
閣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王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來石介謹致書王君茂材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

戴隨山刊本擲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磨  
瘠未合周公踐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  
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登  
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贊易象脩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此  
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辟諛行放淫  
辭以闢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駢賊莽盜國衣  
冠墜地五道盡矣楊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地而無遺矣生人  
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于隋文帝不遇退居  
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靈  
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  
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愨守益堅斯四賢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  
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  
未明以謂職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 方今正道缺壞聖經隳離淫文繁  
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間

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王不教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於不爲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中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墮足下其授我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爲半途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爲良臣不爲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契各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爲之君稷契各陶爲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乎諫有愎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桀紂爲之君雖龍逢比干爲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剗剔  
婦言有從之乎諫者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爲之君其道  
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爲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爲  
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爲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  
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爲臣之定分惟  
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爲臣之分事君之  
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廢敢忠書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義軒之姿道  
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神聲一朝崛起於軒墀  
之上獨任萬機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  
八御藥官頽風掃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  
舊相公居廊廟以揔大政任元老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  
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  
博士范仲淹爲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略深謀大智其三  
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魁閣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  
道國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願爲良臣獨無魏



文公之盛心乎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編  
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  
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氣稷掩六合天爲之昏日月升煙霧卷  
四遐天爲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爲之昏  
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爲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  
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  
朝廷正 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  
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  
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  
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爲首 天子聰明睿智  
察摺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 天子發於精衷  
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 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 天子能得人亦曰  
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 天子意天下  
謫僇 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  
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  
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  
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  
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  
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閤下乃得之今夫子之  
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閤下也閤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  
朝見用於天子閤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  
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美夫子之志曰吾志  
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  
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  
位則攝也尚不及閤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閤  
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  
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後閤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

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  
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  
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  
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  
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  
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  
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  
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  
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  
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不贊謀猷持綱紀  
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  
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  
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  
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

然不大舒釋者以閔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閔下自  
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  
官爲某官時忠鯁謹直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  
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  
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顯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  
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 朝廷有闕政 國家有遺  
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謹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  
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  
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  
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  
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  
則百小子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  
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之其爲小人之所排  
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 天子顏色  
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  
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 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

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緩吾民矣群小人排毀不已寔可怪也閭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宜介再拜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洲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來四載隨山刊木浹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阼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敘禮壞樂崩三綱將絕舜倫攸斃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楊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靈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法言脩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又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禮捨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井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律章

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守之制度則脩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述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教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乎。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

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  
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  
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  
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  
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纈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  
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  
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  
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  
敘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曰  
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 明君與吾賢弼哉 主上天資  
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  
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下知其變如 藝祖之武如 神宗之英  
如 眞宗之仁信乎 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  
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綱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財成天地之道  
如蔓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 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  
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時

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閤下首不欲引  
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  
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  
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踈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  
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栖鄉閭間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  
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充  
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弊雕剝元化之文  
物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閤下一日能救之則閤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  
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閤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  
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  
進退常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  
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  
不屈權貴不冉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齋中竊得  
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  
德之貴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  
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



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皆邪遺近趨遠則  
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惡除  
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  
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時  
忍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爲國  
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  
單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  
薦至單薄至眇小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  
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  
大賢以聞于瀆鈞嚴云云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  
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  
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  
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敘百官和陰陽平四時  
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甚者不過旬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

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綠飾喪其  
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  
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  
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  
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  
盡不賢於唐之人蓋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 朝廷敦好時俗習  
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袖於其間崛起將無革之  
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  
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共合逮章武 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  
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  
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潤轉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  
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闕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  
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滛濫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  
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  
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輩數十子而已吏部

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  
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  
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  
灑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  
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  
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黠畫語言絳織  
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  
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緝載毫釐筆窮山  
刊木模刻其文字布于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  
顯盛之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楊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  
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  
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  
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  
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  
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緼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臯夔之才伊呂  
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

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反四十始登一第任纒得  
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訐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  
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  
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楊  
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  
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墮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爲乎仲尼  
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  
先生爲吏部介願率王建中之徒爲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  
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濟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  
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  
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  
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  
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  
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  
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

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七

石守道文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  
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  
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  
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  
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  
述之凶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棣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  
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任權明  
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  
終用皇甫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

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  
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似滅之然則魏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  
官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官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  
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  
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官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縣絲延乍傾乍  
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  
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  
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  
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  
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  
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  
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顧悖  
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  
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

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時震竒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去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與曼卿資字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冊一日觴子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譁也真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



人之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爲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爲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于泰山徂來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爲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緼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

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  
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  
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爲不字弗能有終至今痕癥擇之與予說縕  
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  
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  
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  
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  
祿爲地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行  
之者非畏罪而彊之者也子所以云姑而報之資爾

送張季常序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  
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是也子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  
攻子者日以千數視子之內虎動吻而狼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  
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子不相遠耳目接于子固熟則其宜知  
子之所爲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

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  
杼又報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者然猶未知必  
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子攻害  
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  
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  
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  
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與予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  
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  
綽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平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  
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其  
迆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  
五月二日石介序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  
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  
宕乃下詔曰 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

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已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爲學之道。夫博聞彊識。豈可讀非聖之書。脩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爲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不誤乎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揚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祕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賞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主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崖椽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臯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黃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揚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

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揚之鉅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于上乞乃知制誥以拉揚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于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且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揚遂肆然無後回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

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  
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  
大哉吾聖人之道淵亙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  
戰國莫妖於楊墨其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誦詐宋齊凶慝虐神猾  
夏曰聰曰勸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  
裂衣冠隳拚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抵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  
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抵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  
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  
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  
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  
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只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  
廳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太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驕慢  
於是拚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

穹穹關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袞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又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楹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相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璿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徒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亦之相

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收姜潛張  
洎李温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  
秦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  
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  
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  
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  
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偏故作舜  
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  
四睦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  
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  
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  
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  
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大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  
八十三室別爲鈞看六十二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



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修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曰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公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于青丘本也。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允朋友講習之義，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彊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誦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怠，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柏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置用董其役，作屋若鈎，看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于府，不擾于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

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公之善也其前斯文既不得諱因記其  
歲月云

聖宋選全集卷第十七

公而養士之直也... 聖宋選全集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李邦直文

論略

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爲  
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已不以經爲進而聽  
上之自擇故其人識趣向矜重名節今學者徒焉玩章句而已何其偷淺  
而不能如古也今之取人格之以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於程度  
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於倉猝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  
經術以卜射祿利得則撥棄不復置力于其間如饒丈夫今日穫而明日  
捨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于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己之大操而天  
下之治因是而日衰嘗以謂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  
之與利之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槩而論哉荀卿曰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  
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夫人君之爲治人臣之有所爲曷嘗不  
本於學夫苟不學萬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乎其前吾無所守  
於中必有所眩於外故君臣之間借不可以無學也學則名教之樂入之  
矣名教之樂先入而不善之樂繼來先入者主之則繼來者必不勝雖萬

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而有以一之此聖賢所以用力省而爲治多也昔漢武帝明春秋宣帝受詩明帝通歐陽尚書唐文皇序晉史明皇釋孝經憲宗喜觀實錄今人主選經術德誼之老番侍講讀又有學行大臣以備顧問固已隆學而重道矣歎歎焉曾未厭於道又使科舉賢士各獻其所論著非獨秤較其能亦所以廣聰明博仁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恭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恭王也臣嘗治經史粗識仁義之大歸略涉古今治亂之體竊慕孟軻之所謂非道而不敢陳者故撫師說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備人主之采覽臣謂象數妖祥之說勝則亂人事故有易論三篇王法舉則天下自治故有春秋論二述禮之所起有禮論三見聖人勸警後世之君反覆而下寧有詩論上下破僞論尊正術有史論上下通誠明之學有四子論二入至神之化不言之治有唐虞論推建侯置守之安危有三代論傷仙老之屢敗天下有秦論王者不可以無剛德有西漢論誅忠而嬖佞者失天下之心有東漢論治天下非忠厚則不可以有魏論釋子貨禍福茲吏貨賞罰爲世之大殘有梁論爲天下以吏材則不足爲天下以王道則有餘有隋論生民

之憂常自中起有唐論父安者危有五代論統其大旨爲略惟明聖  
之而已矣

易論上

嘗病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於象數而高  
者不過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萸祖孝孫之徒爲六日七分之說日  
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曆法以爲皆從易而  
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太一家曰我之術出  
於易也律家亦云然曆家之所云又然已而參同方伎卜相筮占之流莫  
不持筭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爲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爲高祈世人之弗疑  
其妄而尊己之學也晚有韓康伯頗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  
入於名理趣向大與佛老相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與名理  
固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謂之伎  
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已謂易爲卜筮之一法及秦燒書欲以愚黔  
首始皇與李斯曾不知卦爻有仁義之說學之者可以不愚易以此脫於  
亂世獨得不火後世傳授不絕然亦幾矣後之學者又墜易之旨不能究  
極人事而推天援神放其言於惝恍冥迷之外務以惑世何易之少通而

多塞如此哉夫是非定於目前而難以眩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詰者天道也彼以謂已能談天衆人必以我爲洞陰陽而側變化吾智甚大而吾學甚遠爲力甚近而得名甚高且有難詰之幸此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較故也嗟乎高者入於象數卑者入於理名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與後世爲古法而已耶固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體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體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體當一時之事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爲宜否偶其時會其事曲折萬變聖人皆有術以處之故出沒於天地之間而利不能誘禍不能絀惡不能垢譽不能驕小以之治身大以之治天下無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爲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學者奚獨以象數爲哉

易論中

或曰易之所以爲易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於象數者也今學易而不爲象數又何以知吉凶禍福之所自邪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信乎其在人者不治乎其在天者天之所爲有所不能爲人之所爲天有所不能爲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雷

之時不時此天之所爲也禮樂之興壞人倫之廢起賢愚之貴賤通塞時  
世之改易物之聚散兵之成敗此人之所爲也天能自爲其所爲而不能  
爲人之爲人能自爲其所爲而不能爲天之爲故天雖神不能勝人人雖  
靈不能勝天此天人之職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雜乎巫史卜  
視星工曆學僻妖幻邪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神物在上瞰天下之衆  
而司之者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或者率仁以勝天曰吾可以卻日月星  
辰之災而召風雨霜露之和使咎我如響此之謂干天人之職比干雖忠  
信力爭於紂則死微子捨之而去則存季荅雖暴無明天子賢諸侯則盜  
而壽人歟天歟天下之事不滿於求而異乎所素期者亦世人未之究耳  
而皆謂之天至於淺丈夫一金之得失曲士一祿秩之進退莫不指天以  
爲託天何預於此哉故達者豁幽而視明求形而不察影木石之怪并毛  
之妖青眚赤祥人痾犬禍沓然而有不足畏也修吾人事而已矣商雲景  
星祥風甘露繼日而至丹芝瑞華神爵騶虞不曠月而出不足矜也民之  
治亂如何而已矣或曰然則易之所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  
人事有將然之理深爲而難見紛錯而不可一者常人所未知而聖人已  
逆知之故寄之易曰此時而此爲則吉則有慶則無不利則利有攸往此



時而此爲則凶則有厲則有悔則無攸利亦事之必至者耳顧其多岐而  
常人疑之以爲其狀若變化矣何預於此哉學易者未能極人事而叛乎  
天地陰陽非易之本旨也

易論下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之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  
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耶夫三才之交錯萬事之  
紛糅未嘗有獨行而無徒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  
陰陽也小大相承彊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  
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盈虧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而同出如晝夜之  
相代寒暑之相從黑白之不能不相資也有剛必有柔有消必有長故言  
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彊必有弱故言夫必言婦言父必  
言子言君必言臣有善必有惡有治必有亂故言君子必言小人有禍必  
有福有盈必有虧故言進必言退此事之常而作者所不可遺也故配偶  
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雜舉之則混亂而不可考夫易卦之序豈  
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天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謙  
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垂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比小畜以

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  
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文故謙對豫隨少爲而蠱多事故隨對  
蠱臨下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有之  
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下經之卦  
以咸之動對常之靜以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  
以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以蹇難對解通以損對益以夬之五陽  
決一陰對姤之一陰遇五陽以萃之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以困之在下  
而塞對井之在下而通以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以震動對艮止以  
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以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以巽之順對兌  
之悅以渙之散對節之收以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以既濟對  
未濟此下經之次也不惟其義之若是觀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  
相返或相生亦兩之而爲比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夫序卦  
之文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彊通者是豈聖人之言邪  
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徧舉也學易者知夫所謂二二而相從則於  
三才之淵萬事之變可以心通而得易道之半矣

言春秋者何謂其紛紛不決也病在於好奇而不好道好名而不好實公羊曰左氏出於此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此乃出乎彼穀梁曰公羊出於彼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彼乃出乎此至於騶交董仲舒劉向劉歆何休賈逵伏虔杜預范甯尸子啖趙陸淳之徒莫不皆然有出乎彼我必出乎此有出乎此我必出乎彼一彼一此惟求異於學者而勝於前人所異者謂之新意有所同者謂之沿襲此春秋之學所以支離而不一聖人之意所以晦而不明者乎公羊家曰春秋褒貶在乎日與不日月與不月爲左氏者曰否穀梁家曰春秋之褒貶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之閒耳或曰非也至後世之顯儒各守其意迭相姍笑操矛而相攻者不知幾人師弟子異論而父子異學嗚呼孔子大法孰從而一之昔者周既衰微王者不能舉其法召陵踐土之盟而天下之政在諸侯雞澤澠梁之會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大抵肆欲妄行與無王同故孔子作春秋以寄王法蓋誅天下之不臣者也故春秋以王法爲本曲直善惡次之不奉王命而戰爭盟會則曲直善惡皆爲春秋之罪人奉王命而陷於惡則罪在上而不在下此春秋之本統也有如文武爲王周召爲相坐明堂而治天下之諸侯粹焉有兩諸侯不以王命舉兵以相殘王者執而治之則將諫

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將賞其直者而刑其曲者乎又將借誅之乎又有諸侯或列國之臣棄其宗廟社稷之祭祀踰疆喪職不以王命禮典而盟會者紛紛於天下王者治而止之將誅其未命而行乎將賞其有益而爲之乎此譬之人子奮呼袒裸持挺鬪爭而相掎擊於父母之前使良有司者治之必且罪瀆上亂禮之惡而未暇及所爭之曲直也人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以逐利於千里之外使賢父兄者訊之必且罪其輒往亦未暇問利之得失也如此以治春秋豈不簡約而易明哉故學者之感有二一曰忘大法較曲直二曰棄顯義求微文曰闕曰入曰侵曰伐曰滅曰戰齊魯之相兵晉楚之相陵曰朝曰聘曰盟曰會諸侯之相從大夫之相交乃其不以王命則其罪固不容誅於聖人之筆矣此之謂大法捨此而規規翦翦辨其小善小惡此之爲曲直人君人臣非義不道之舉孔子未嘗沒其實曰賊曰盜之類觀其所書而見其惡其爲貶也足矣此之謂顯義捨此而煩爲之說欲格之以日月名字之例其例或與善惡乖迤而不協則又以曲辨而妄意之此之謂微文治春秋者提大法而信顯義則於聖人之意瞭然而無所惑矣

聖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聖人所以行之者固方橫邪高  
下曲折或抑或揚或微或章而一趨於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又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夫權之為名何哉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矣仁義孝悌忠信道  
之大經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經也聖人不以短妨長不以小破大  
短長皆順小大皆應其歸於道也易而直不幸而有梗不平于其間不可  
以偕得則必損小以從大略短以圖長不殺則不仁則殺之者所以為仁  
也不取則不義則取之者所以為義也遇鄉人之長者俯伏而拜之長者  
仇其父則挺刃而追之何哉輕重後先之次不得不然也其於道之大經  
蓋未嘗矣也其於人倫之大經亦未嘗亂也此其為不失輕重而聖人之  
所謂權者矣後世有公羊氏者出獨喜言權變欲教天下之臣子一切反  
經而為功其述春秋多以權之說赦姦臣賊子偽逆之罪使後世莫務為  
正而肆其邪心大亂聖人之道或者輒假此以起非常之迹據倚公羊氏  
之語勇為而無所疑事有不屬于中不入于正則曰吾以為為權耳常人不  
吾知一而吾亦弗恤也小則盜國大則攘天下詐者得成其志亂者得逃其  
罪是儒者言權之罪矣彼孔子語人者不曰學然後適道適道然後立立

然後權輕重而行之孔子以適道爲權而公羊氏以及經爲權歟或曰孔子於其下又繼之以逸詩唐棣之辭以明反經之義豈不謂之然哉曰詩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句斷孔子別言逸詩之文曰唐棣之華徧其反而道不爾思室是遠而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未親己之孝悌不至耳意謂詩人之失辭此所以刪而不取也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反經之說豈不妄哉故以謂公羊氏之言雖辨而實聖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禮論上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無間窮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學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爲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之義也學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爲聖人憂亂而矯焉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是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爲聖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爲聖人耶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萬世天所無者雖至聖不能

禮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殫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何之使必正今夫禮也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何

而逃暴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得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又可以傳萬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欲以絕禮禮不絕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己意欲以絕禮禮不絕而秦亡莊列之虛无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僞王樂之浮曠黃鼓其說馳騫於禮之外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禮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籍者知禮之足以爲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爲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以己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趨薄世之彌夫欲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爲侈論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爲之耳故禮者生於古始成於聖人小人復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成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禮之中宥佚而出於禮者三鱗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爲天下命也故曰故禮必本於太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學乎

禮論中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發乎情其斯以爲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匹偶有匹偶故有夫婦人不能不相親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疆弱有疆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爲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情而冠婚之禮作因其死藏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羣聚嬉樂而射鄉之禮作故饗食冠婚喪祭射鄉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爲之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林乎利迫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於心爭出於事也讓出於心爭出於事則讓自中起而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是讓出於自然不足則爭則是爭出於不得已也此禮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奮擊攘攬而得之然或有愧於其色是奮擊攘攬者其僞而愧赧者其真也此禮讓依乎情而生也故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節文非聖人不備循乎性依乎情交乎語言動乎容和浹乎四體將之以辭讓濟之以物采悠爾而頤翼爾而同方洋溢乎天下雖欲止之不可能也禮生乎天地而事天地出乎人心而治人心循乎



性發乎情而安性情此之謂反本豺獺有祭祀雉鷩有妃匹蜂蟻有君臣  
鵲鳥有孝慈鴻鴈有行列次序夷狄有喪葬聲樂天地之氣全於人不全  
於物故物得其偏人得其正聖人之功及乎中國不及乎夷狄故夷狄得  
其粗中國得其詳人可貴也禽獸可賤也中國可貴也夷狄可賤也中國  
之人而不能禮則不能勝於禽獸夷狄此之謂樂其所賤而忘其所貴

禮論下

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究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  
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飾其家亦有非聖人之言而設之於聖人  
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故五常之道爲之不明斯  
教之大害也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去孔子未遠  
猶誦古書之不可盡信況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猶爲秦之所惡絕滅  
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  
學生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  
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  
古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疆者曷得  
守者駭竄動而然然息而盱盱人之黨將爲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

故楊朱爲我墨翟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賴孟子出力而攘之然後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而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爲之證薄禮而厚忠信嗚呼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哉鄭氏之學如此而尚有所牽或豈謂聖人之禮生於詐僞者耶有天地則有生民有生民則有情欲有情欲則有爭奪民與天地同時而生情欲與民同時而生事與情欲同時而生故雖太古不能無事若阪泉涿鹿之戰炎帝之虐而敗師摯之戕而亡此其亂亡之大者餘皆久遠茫昧而不傳泯滅而後世不得聞之古之時未有城郭宮室則民皆有一旦之憂未知爲耕織則皆有寒飢死亡之患未知爲兵則若豺狼蛇豕之鬪未有書契則上之教令不行於下下之情誦不通於上由聖智之人繼出日除其所害歲興其所利是故器用至後世而益便禮法至後世而益詳人靈益尊萬物益不勝有欲爲治者不待創設而治天下之具明備周足不乏一物矣而世之妄儒忽近而歸遠輕其所

見而重其所聞率以爲後世之治不及太古必竹簡而書俎豆而食履古之曷服古之服坐於茅茨之下然後以爲高誦空言而忘治亂之大數是拘僻之病已故大道小康之說果夫子之遺言則是聖人之道有二也荀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王者有意於爲治居今之時用今之器而述五帝三王之仁義以安天下之民是亦五帝三王而已矣

詩論上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爲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爲祿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祿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嘗觀於古君臣之相諭兩國之相交君子之言已志未嘗不稱詩溫乎其可愛也至後世禮樂偕亡而後詩道廢文存而聲不傳章句之師多而義不明紛紛於蟲魚草木之間而未聞心通者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至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夫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乎訓詩又以經制言之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談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綠衣之詩而鄭氏以爲祿不諫亦

而鄭以爲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開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  
赤烏兀兀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爲不設  
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以悉舉豈可謂之知詩耶蓋嘗學詩至於治世  
之作明君良臣相得于上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所夫耕婦饁擊鼓祭  
祀相與從事于田畝之間熙然怡然無愁苦怨歎之聲未嘗不慨慕想見  
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謂王政者治至於此而足矣及觀衰亂之時  
歎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所失也臣之於君欲其覺悟則誘之箴之規之誨  
之戒之救之惡長而不變則刺之怨之閔傷之憂懼之尚不知止則或疾  
而或哀或思而或悔反覆而不捨躑躅而不厭故於一篇之中屢致其意  
其大意要出於其愛君之情而已也賢者之處于世思以其道變亂爲治  
而不以治亂變其志或爲正或爲變其大要出於仁義忠孝之性而已也  
其文詰訓所能釋而講師所能盡其性情非詰訓所能明而非講師所能  
言也學者欲觀於詩宜無爲祿利毀譽之所怵浸漬優游先入于道義而  
後入于性情然後有得于其間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性情之謂歟

國風雅頌爲風者不爲小雅爲小雅者不爲大雅爲風雅者不爲頌學者以爲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也或曰孔子分之也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鍾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孔子未刪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亡然後學者感詩矣周官大司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其音而比興賦乃其體季札觀樂於孔子之前而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以相樂者未嘗敢歌頌歌大雅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太師與孔子疆分之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多古詩復雜而亂多者刪之而亂者正之爾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夫民能有喜怨而不能爲詩時之賢者斷之以禮義而代之作以著見民之性情故政令之所及則喜怨之聲爲之生喜怨之聲生則風雅爲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聲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爲風作之者與錄之者固不能

張而爲雅也政令之所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聲必爲雅  
作之者與錄之者亦不能蹙而爲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於周召二國  
而未及於天下詩人無自而爲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  
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無自而爲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  
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幽厲雖無道政令猶可以及於天下其惡足以動  
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爲王風而尚爲變雅平王止能號令畿內民而四方  
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爲雅而爲王風此變風變雅之體所以  
異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志雖橫行而魯輒爲頌此周  
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頌亡而後至  
於變雅雅又息而王復爲風王爲風而諸侯敢爲頌周有風魯有頌而春  
秋爲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  
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  
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爲王而實如諸侯也故孔子刪定而錄之先以四  
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之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鑒又次之以王風以傳  
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則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  
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弗爲

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其主無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而不已周室將復爲商若曰上有明王彼諸侯安得而盛也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自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而爲亡國也一經之體如是而已亦猶蕩之一篇之體本刺周室之大壞而止言商惡至其末章又言夏后氏其辭曰文王曰咨咨女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爲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不已而丁寧不厭者哉

史論上

天生孔子不獨爲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天下也周之末列國爭爲雄長而天下騷然苦兵孔子拳拳于其間欲以一已捍天下之難故不用於魯則之齊之衛之荆之陳之蔡不用於諸侯則欲爲政於費不用於中國則欲爲政於蠻夷車馬之迹環於四方削跡伐樹流離困厄而不悔聖人憂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孔子之門其弟子皆世之仁賢自顏淵而下惟仲由子貢得聖人之道尤多然而終出顏下者

性有所蔽而弗全也仲由蔽於勇子貢蔽於辨顏淵終日靜然而孔子亟稱之以爲近己而仲由子貢或矜其勇辨孔子未嘗不屈折其氣而誠之也孔子沒聖人之道息天下於是益亂諸侯務相吞滅爭地逐利兵滿於天下不復知有仁義一切以權謀詐力相高故輕險之士乘時而出摩吻碎舌起爲縱橫之說以脅踴暴鷲之君而邀取勢利視民之死於兵如蚍蜉豚彘而曾不爲之顛顏故蘇張范蔡陳軫樓緩樗里甘茂商鞅韓非之徒皆長於揣摩辨說而當時號爲賢智此固兼世之亂人也嘗讀司馬氏史至于數子列傳未嘗不嘆憤以謂或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殺罰之權必不先少正卯而後數子及讀孔子弟子傳乃以爲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正吳霸越而彊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闕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爾爲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詩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爲小說而耀世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爲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爲人也孔子雖欲苟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昔者



楚昭王三弓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此豈聖人之心已私其里人而移禍於他者皆小人之情活一鳥獸殺一鳥獸愛一草木害一草木厚其妻孥而暴其家厚其家而暴其鄰厚其鄰而暴其鄉國中人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私魯而殘天下乎不表其非而出之則後世庸學必有疑縱橫家自聖人之門而出者矣

史論下

自古史才爲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爲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博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爲己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使重貨殖則班固旣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爲傳使孔子與陳項畢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相僖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借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字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因爲藝文志述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

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爲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  
而死於非義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  
仁義教化爲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爲巖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  
爲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縱橫雜墨之沫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  
家者依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爲侏儒小  
大輕重之不均不啻若太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之彼皆剽盜吾儒之  
枝葉尚未得其正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於世以增學者之惑仁義之罪  
人也老莊釋氏楊墨之術雖曲見淺聞無足法者然其徒皆能張其師持  
其說故以區區之論而常橫行於天下以譁世而邀寵而聖人之教多衰  
替不揚世以此數溺於大亂實皆學者自戕其道以成衆家者如固出沒  
於經傳不爲不博矣而其識褊狹如此扶持小說爲股肱之材而抑儒者  
之道謂其止出於司徒之官未設則前世之所以爲治者將無仁義教化  
儒者之道乎聖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博  
而不妄至班氏而下必欲足其編秩多其文辭摛剝天下之異論以附己  
意立事以資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汗雜不可考信則聖人之徒遠

文而文益高不知道之比比以多言為累故為力雖勤終不能一覽聖人之藩牆其學者之病歟

四子論上

一氣之未判也明者莫能見智者莫能名彊求其所以然字之曰元元有物耶有者安在謂無物耶天地萬物奚從而生哉故自然之有混而相與為一一與太虛等此之謂元元判而為氣氣判而為形天之旋地之微日月星辰之光運動于上草木之蕪暢茂于下人之靈也夷狄之荒忽也禽獸之衆多也昆蟲之微也莫不生於元氣之始曰元識之始曰性性之未判也猶夫元也及其判也為志意為情欲為德行為才能為善為惡為昧為明或動而見于外或靜而返於內動靜出入循環而不窮然後擾擾焉而多事矣其多事者性之用其無事者性之體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嗚呼得性而不盡言者其惟聖人乎昔者諸子蓋嘗言性告子孟子荀子揚子韓子五者皆天下之能言者也而其說莫有同者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生而有善有生而有惡有生而有善惡混告子之言則入乎命孟子之言則入乎德荀子之言則入乎情揚子之言則入乎意韓子之言則入乎才何謂入乎命其言曰生

之謂性可生則可死命可以生死而言性不可以生死言也何謂入乎心  
其言曰人之性善善之名對惡而生而非獨有者也由昔者有無益於人  
而有害於天下者故謂之惡無害於天下而有益於人者故謂之善善有  
迹也性無迹也何謂入乎情其言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  
膚理好愉佚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者故謂之人性惡是情也而荀  
子謂之性何謂入乎意其言曰氣者適善惡之馬夫離性以爲意意與氣  
相輔然後駕氣而之善惡則善惡之地去性也有間矣何謂入乎才性一  
而才百才可以別而性未可以別也故命也德也才也非性而皆出於性  
者也非性而出於性猶三才者出於元而非元也雖然尋其流而推之亦  
可以至於性不涉其流而造性之元者聖人而已矣學者欲知性莫若觀  
聖人

四子論下

聖人之性如何而觀之觀其道不觀其性道者聖人之所言性者聖人之  
所不言也公道之本而究之以至於其極不觀而至於性矣聖人不言性  
者何故非晦其說而務以感世未可盡之以言也有形者可以繪畫而知  
有物者可以摸揣而知有色者可以視而知有聲者可以聽而知有氣者

可以動而知惟性也離於形異於物不入於色不發於聲不假於氣知之則得之弗知則弗得也此其無可以喻也可喻則或非性矣今夫諸子者莫不爭言乎性愈辨則愈失愈詳則愈非何哉不思其不可言而彊言之者也風震無形鬼神無物天地日月無正色土石草木無聲氣於此有人焉曰吾無不能吾能狀風震之形而係鬼神之迹寫天地日月之正色而呼召草木之聲氣其所為者必妄矣性不可言而彊為之言者安得而不妄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聞斯學者可知矣然而聖人雖不言君子不可以不知欲知性必先知道欲知道必觀夫子之文章陶乎易之禍福深於春秋之治亂極乎書之仁義達乎詩之孝悌忠信性可以自知矣欲觀海外者談乎荒怪像乎波濤支頤沈想馳驚其神於海之外亦不能有所至徑淮湖沂河濟而東則不曰而至於海海可以必至也性猶未可以必至也故至於性者易謂之至至禮謂之知至箕子謂之皇極而子思謂之中庸文中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至者不得已而名之耳又可

以煩言為之哉曰然則孟荀揚韓皆非耶曰四子者其蔽在言性近乎性者亦莫過乎四子之說也學者觀四子之所言而思聖人之所不言則自

得之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李邦直文

唐虞論



唐虞載堯之治曰謀於四嶽次次焉憂其天下終身而不得寧載舜之治  
吁俞疇咨以盡人事之變而又巡狩天下遂老於蒼梧禮樂兵刑雜然舉  
之而各有條理觀其勤有過於堯者是不爲無爲矣而孔子嘗曰大哉堯  
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燦  
乎其有文章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學者嘗惑於此夫虞書之所載者治之迹而孔子所言者治之神也何謂  
其然也夫管爲動作之由已莫過乎人今定安無疾之人手可以執足可  
以馳耳目可以視聽而腹心可以慮欲有所措無不應者皆可以自爲之  
矣則以爲管爲動作莫不出乎已及詰其極究其所以能然者則雖智者  
猶不能自知也故由己而可爲者迹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天  
地之化氣之所春兩之所濡莖葉之勾直長短圓斜狹大華實之濃淡芬  
芳色之不齊味之衆多莫不各足其形一陽之所溫一雷之所震飛者躍  
者巢者亮者吟者默者或鱗而泳或翼而升或毛而羣或介而潛莫不各



足其分此人之所可見也此化之迹也詰其何爲而能然而誰爲之者則明哲所不能計智巧所不能匠雖聖人莫之或知也此化之神也人之可以自爲者猶不能自知變化之出乎天又果知天之能自知其所以然耶故聖人法道以爲用體神以爲治溟滓真樸漠然而全陶然而遂萬事不能備其中安安而有餘如遺天下者天下之人鼓舞之而不足用之而不知自化也自安也自悅也自威也則終日言而如未嘗言終日爲而如未嘗爲此堯舜之所以爲大也彼昧道者不然一君之心兩耳目之聰明耳而臨四海之廣穰穰之繁欲御之以智縻之以力矜其健察作其巧辭雕鏤百爲咻喫萬狀焦焦然日置天下於其胃中而又爲情僞喜怒之所紛亂智索力殫矣而天下囂然方不可勝理則醇且醜愿且詐傑者爲之僅得小治而已矣安能如嚮堯舜之治耶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騷然如也知此然後知堯舜矣故大聖人之爲治雖有爲於外必無係於心藏其神致其用使天下之人莫能窺己之涯譁趨奮起以爲倖故靜而不爭所謂無爲之治者也後世王者闇乎有用樂乎無爲不知堯舜之神其他則又欲以標枝芻狗治天下溺入于老釋逍遙寂滅之說兀然爲宴坐於深宮以待天下之自治是烏知孔子之所謂無爲者歟

三代論

揚雄班固王通之儔莫不以三代諸侯爲久安之術而罪秦之郡縣至柳宗元獨曰古之諸侯聖人之意非不欲去之也勢不能去也以爲其治不若郡守嘗究之矣夫王者處乎高危而以一姓孤立於四海之上一姓之安危乃天下之所以爲治亂生死也夏商周之君相傳者數十世雖有屈疆之諸侯時不免於戰伐然亦未嘗有流血天下兵火之禍如後世者幾二千年而才三易姓亦必有大惡如桀紂至聖如湯武又其祖宗之著德甚久然後可以集有天下之諸侯自秦至於五代覆亡之宗紛焉如風中之槁葉生民數陷於大禍則是諸侯之前民數百年乃一擾而變侯置守之後天下之人常慄慄焉而無所係也論者多取周季戰伐之紛亂以爲建侯之罪夫幽厲懿夷之王較其昏暴王之於郡縣之時非莽卓盜之則陳項有之矣惟其諸侯之國各據土疆桀疆者未能并服而爲一故衰亂而周不亡也論者又取晉之宗室舉兵相殘以爲鑒夫以惠壞在上政亂於中而號令不行於天下于時謂之互市又使不義之君得舉兵以擊義國其微闇不道雖糜爛而亡不足怪也其所以未亡而再集於元帝者藩國之勢也故上有明天子則諸侯而治郡縣而治爲上者非其道則諸侯

者亂郡縣者三禍之輕重也有殊矣彼周之時吳楚齊晉雖悖傲而不臣力非不足也而不敢踐周之鼎何哉列國皆有兵有賦而用周公之禮樂彼未能一旦而君此未能一旦而臣彼由此而然也晉宋梁隋之所以得扼吭拊背於中傳檄而天下定郡縣雖有忠勇之臣莫不拱手聽命圍視而不敢動何哉天下之權素有所一也兩漢之有天下王侯郡縣雜建而年以四百雖有七國諸呂之難而劉氏以之中興唐之有天下宗室爲刺史勲賢爲藩鎮僅如諸侯之制而年以三百雖有齊蔡燕趙魏之寇二朱安史之憑陵而李氏以長權散於天下而莫能一也以天下之大而明主不世出後世鑒存亡之效可不約三代漢唐之制雜樹親賢於外少爲王者之拱衛耶子厚之說未識治亂之大計亟云以爲異論耳不亦妄哉

###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氣可上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歸於土夫無形則無斂有形則有斂雖天不能使之易此言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賁育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旣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懾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爲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爲其用舉六

國之女色鍾菽納之于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誦其功德秦自是二  
國之殿聽三國之音趨走遮列亡國之臣心哆意廣自以爲萬世莫不  
顧少羽翼而升耳於是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罟浮江湘以望方士之  
所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上其所謂仙不務事事而跼跼然  
狂人客死於沙丘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葬於橋陵下及於  
三代之盛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後欲極而外道之感乘其陳而入用  
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神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  
而信然之以其女女方士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大亂周之末有  
李耳者爲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嘗爲處士  
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召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  
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今存而仙其位高大與  
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爲經而爲之祠字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  
弗親中國幾爲安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  
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尠至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揚墨  
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環而交來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  
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搖然無所附矣其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

於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仁君將復有以仙三其國者矣

西漢論

嘗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餘以剛斷明烈爲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槩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氣必主於剛其柔仁者濟物之變補事之隙時爲之用耳不可以爲常也故君者天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實而麗雷而威風動而無迹四者不廢然後可以生萬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時而裂日有時而虧雷或不發而風或不播休苑鬱塞之氣極而妖厲災疾作於下下至於昆蟲草木莫不蒙其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健剛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爲天之體而爲君之德乎高祖最剛而最明故其基宇廓大而宏遠不可以亟壞其餘勝遺烈猶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孱懦高后女主嗚嗚於簾戶之間而嬰噲平勃之徒懼衣而趨交臂而受職莫敢先後而不率至文景之爲君其治出於恭儉仁慈然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憚繼之孝武雖侈且虐生民之瘁於其大臣之夷滅於法者幾且太半天下之怨可謂極矣而能興禮樂隆儒學

抑其傳祚爲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故燕王蓋主桑羊上官謀發而

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戮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於太平此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具美也事之失度而過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者以之行社稷以之彊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槩主之以剛德而然耶元成平固未嘗有顯惡大過暴不若桀紂淫不若幽厲徒以濡弱偷墮無剛明之氣終不能一奮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惜情默默以至於亡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夫之仁義天子兼萬事之柄將以制中國而厭夷狄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拳然以小廉細謹自持者則是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無所恃而姦權壁倖特以朝廷為戲維持牽掣質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孤遠之臣待我之剛然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剛然後得以振其剛明以彊本而威眾使內外小大皆有所恃於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剛也鑒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者無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槩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長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喪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欲歸兵不可以驅而散其所欲去利不可以誘而還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亦時有所惑也西漢之亡也其君非有苛毒加於民特以柔闇而無決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威令不能過房闈之外而天下之柄姦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爲王氏有王田之擾有六筦之侵師旅興於前旱蝗繼於後夷狄攻其外寇盜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遂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苦其亂而思嚮時之安以爲能安天下者劉氏而已耳故聖公起於荆益子起於海曲王郎起於趙劉永起於睢陽伯升起於宛皆唱之於劉氏奮挺以爲器揭衣以爲旗徒步振呼而郡國之衆雲集霧聚莫不爲之用雖有隗囂公孫述張步之徒相與馳逐奮取卒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於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欲以光武之聖顯肅之明其治皆雜於儒雅而隆師重道修舉禮樂以率其民民之興行爲義者幾多於三代殤安之後女主權臣常握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於塗炭者行義之臣奮不顧死力爭於朝以折嬖邪之鋒也及桓靈繼統官官之勢愈烜赫於天下矣而賢者終不爲之少屈彼賢者之盛於下

其必能再起劉氏之治而不利於已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  
痛杜其後而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鈎黨誅殺禁錮天下之賢人處士  
殆盡其禍蓋不減於秦又以宦官子弟為民之牧宰侵掠殘困民焦然不  
知為生之樂莫不接掌挾腕疾視其上欲漢之亡者蓋十九矣故黃巾一  
起同日而應者三十六萬何盜之多耶民以謂漢德不若黃巾之可從也  
及漢之已亡所謂袁紹袁術者以庸庸之材幾有天下之半人歸之者繼  
負而相屬彼一袁為可歸耶誠以袁氏繼世為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禍  
難者德有多於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絕於天下也孔明承之  
又欲以區區之蜀為光武之舉信大義而復之於漢其名雖順而四方莫  
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然哉勤苦艱難終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孔明之罪  
相靈之惡 怨於民心之深也其如霸蜀之業則孔明之才力致之與魏  
吳他姓之興者蓋等耳非有思漢之助也西漢亡而復之之易東漢亡而  
復之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禍莫大  
於失民心或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烏足以知治亂

魏論

蓋軻言王道之常賤利而本仁義當世之諸侯皆謂之闊疎而後之學



亦或疑其爲空說以示訓嘗竊觀之先鈍而後利王之易者莫若仁義之  
爲用小利而大拙力殫而功少名敗而實從之者莫弊於權謀也周既亡  
而秦能一天下之諸侯秦之亂高祖起兵才五戰而天下定於漢西漢之  
業爲莽所盜者十二載而世祖興世祖之興三年而後爲東漢高光之建  
業一何其易也基宇一何其宏大也傳之子孫又何其長也東漢之亂豪  
傑據國而虎爭善用兵者莫過於魏武建安之元始迎獻帝以入于許自  
是中國之權歸於曹氏官賞兵刑紀綱號令莫不自曹氏出漢帝孛孛守  
空器而已于時取之之易若披一毫然而止能集天下之勢故不敢取用  
天子禮樂者凡二十五年而身終於北面及丕受獻祚四方之君者三魏  
一再傳而其政已爲司馬氏所有觀魏武之建業一何其難也基宇一何  
其狹也傳之子孫一何其弗永也豈謂魏武之用兵不及於高光耶謂天  
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於曹氏耶謂用兵不及於高光則魏武固能兵矣  
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則天下之厭亂不爲不久矣何難易小大長  
短之不相若也如此嘗以謂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詭譎服不可以威力御  
有僞而霸無僞而王有僞而享國無僞而享天下彼高祖世祖之所  
雖塞棠奮劍馳逐而得之然皆有仁義之資忠厚之量故人心易

而成大業已成而天下怙怙不復搖動魏武則不然其治身其任臣其待  
民其取天下一本於詭譎威力無復錙銖仁義忠厚之實是以孔融揚修  
誅死而不肯臣荀彧感恨喑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魯  
寧之屬浮海而避之惟得巧詐之士而與之共國競競焉憂竊發之變故  
雖虜張繡走二袁擒呂布敵高幹戎旗北指而烏丸九蹋頓爲之破兵鋒西  
向而宜堪起遂爲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兵疆戰勝而天下  
益疑之思與之爲敵用力勤於一漢而土分於吳蜀垂業至於二世而運  
奪於宣景何哉失之於險害刻薄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人之形可  
劫而人之心不可劫人之財可掠而取而人之心不可掠而取天下之士  
可以彊而兼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彊而兼迅疾不諱怒若風火者雖速必  
緩欺其人而得之者雖得必失得民之心者不欲有民而民必歸之大國  
之賈出其貨財貿易於塵市持之以信守之以廉意思閑緩如不欲多得  
者故利之歸也愈厚其爲富也必久有貪賈者持籌如變化罔利如寇攘  
人由是莫敢與之賈以至於飢而死孟子曰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  
而望之欲以爲君魏武何知焉孔明之爲蜀先以仁義治其國後以仁義  
之聲動天下三州舉士以歸于我而輒不取是以一舉而魏之君臣相聚

而憂當是之時民心雖已去漢以孔明仁義之才挾備而自爲亦可以有  
所立天下之未歸蜀者特須時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  
魏吳其一而爲劉蜀乎孝明之區區焉能抗之哉

梁論

先王之教皆本於禮義世之不得則不生如此其急也然而禮義之教至  
後世日以消亡而以之大亂有賢者出莫不欲引古而復之而已亡之教  
終不能復佛者夷狄之教也一入中國中國之人爲之奔走惟恐在後衣  
食可絕而佛費以爲不可絕法可犯而所謂戒律者以爲不可犯父母可  
慢而以爲佛不可慢涑熾植大至於今世而日以盛有賢者出攘袂而詬  
之操矛而攻之力憊矣而終不能去何禮義之去而不可復佛之來而不  
可去也是亦有說焉夫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  
常多而君子常少此禮義之所以易衰而佛之所以易盛也所謂公與私  
者何謂今夫禮義之爲教人果秩秩而循之則終身安焉而不抵於戮辱  
其利於人者爲不少矣而小人莫爲彼佛者之說則曰汝且終日放其情  
欲殺人以逞欺衆以牟財已而事吾佛則罪釋而無害汝且朝而爲惡夕  
而事佛壯而爲惡晚而事佛不惟罪釋而無害且有厚祿而加汝焉書其

效於紙揭其狀於壁小人既不能無爲惡故爲惡而得利則分其財於佛之徒以求解如是盡天下之室爲佛居舉天下之衆爲佛徒亦不足怪也故曰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小人固無足異矣又況世之君子時有陷溺于其教謗而唱之者耶漢魏東漢以來佛說之惑世晉之末凶悍驕逆屠滅生靈以爲戲其暴過於豺狼者莫甚於姚興禮義曾不足以動之而畏佛最甚下此則高齊旣以戰得之弗返於禮義以靖亂而欲事佛以自救蕭衍之用兵亦工矣侯景之師特至於城下而率其臣誦佛於庭卒以此亡國不亦悲哉夫旣天下之信尚之也小人之倚佛以爲貨者把執禍福嚇欺愚瞽如挾券質量其所入金錢之少多而交手買賣上至於京師下至於夷虜至於一邑之衝一鄉之聚必有其徒焉如是者紛紛於天下上之人不能盛禮義之教以敵其所以爲治者一皆出於文法固已薄矣而文法又多爲姦吏之所貨姦民之請於吏隨其重輕或可以得意幽則約于佛明則要于吏私旣勝而公道廢王者禮義之教皆不預天下之權嗚呼安求其不大亂也斯弊也根固而源遠不可以亟拔不可以亟塞矣後之君臣陷溺於此者其不觀梁之所爲乎

治天下者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纘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者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具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殮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任而卑卑焉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度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當

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言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多百姓之耳目浸漬涵綵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項背而竊笑彊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有勢罅則已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敬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三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患常起於內不起於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姦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無窳隙而藩鎮敢叛渙者也人之弱於氣者寒暑疾病易為之侵木之傷於心者風雨蠹蟲易為之敗明君賢相整予法度修予甲兵撫予人民雖有彊梗

必為忠順一有弗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強則有臣妾必為野鹿曹之慮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

有以自亡也一軍闕帥上擇賢人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於其軍其姦將  
豪卒內交疆臣而外交來使以市兵柄得之則取償於其民宦者之使陰  
得實賂僞以一軍之勢嚇劫朝廷而取必彼小人者一旦據土地擁旗甲  
權盛氣宇約堅謀合罔不睚眦自疑恃衆而爲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  
法慰之以金券飽之以玉帛欲以息兵此其所以樹兵者歟柄旣去矣藩  
鎮旣彊矣又不能信任天下之賢以爲將相使之整法度修甲兵撫民人  
爲所以禦盜之具所與圖事於宮中不過一二邪臣三四宦豎措置萬事  
舛謬顛倒方正之路塞倖曲之門開惟埋藏機牙以中傷賢者爲事故天  
下之心咎其上而易以生變此以見非獨藩鎮之亡唐而唐之有以自亡  
也有國忠林甫之蔽然後有幽陵之師有魚朝恩程元振之讒然後有永  
泰之亂有盧杞之邪然後有奉天之厄有惠皇昭愍之驕昏然後有藩鎮  
之叛章武中興一裴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爲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爲  
唐之盜故曰天下之患常起於內不起於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爲罪言  
盡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夫蠻  
夷盜賊彼雖亡賴然亦有桀黠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爲權  
量其輕重彊弱而自爲計我自治且弗辨則蠻夷盜賊投其隙而動使唐

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則藩鎮爲我之手人耳目竭蹙趨走之不暇如正觀開元時矣焉得而憑陵哉

### 五代論

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旣去而天下爲秦秦亡而爲漢自漢高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及于今千二百有七十年其間亂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父者漢唐 聖宋而已魏雖有蜀而不能有吳及魏入於晉晉平吳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散爲一十六國而晉遷于南魏起于北魏衰而又爲東西東魏入於高齊西魏入於周閔相與鼎峙而立周能併齊而天下尚爲二及周入於隋隋繼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堅又化而爲唐唐亡而爲五代抑亦屢變矣捨夫漢唐而觀之餘據土而君者一燭火之明也然而自古亂亡莫甚於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攘間有天下之豪傑或借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率皆兇卒小盜公行而無愧膾戡生民而盡之禮義廉恥無髮遺矣莊周曰後世必有人相食者豈知後世之亂有過於相食耶然而不大亂不大治五代之大亂天所以開 聖宋也 宋有天下相繼者 四明聖百餘年間生民之安過於漢唐內無擅威之臣外無彊大諸侯下無恣民政



拯之變十人之盜起則不月而傳駭於天下之耳目況能容大盜耶其安  
治如此然而識者觀天之勢尚爲之憂慄而不寧其故何也夫始治者天  
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智之所憂也實之美者多蟲味之甘者生蠶雖康  
樂而充逸者萌疾病物慎乎其極則必至於變古之王者知其物理之極  
懼其變而爲危則先自爲之變使變而治此其所以久也居治之久而未  
知所以變此非今之可憂者歟今天下之民丁黃老幼孳鍊而繁夥其數  
多於漢之文景唐之正觀開元見生齒之極於此矣耕者升山巔樵者入  
窮谷土不爲不闢農不爲不力而常有凍飢之人天時豐穰則中戶已上  
歉歉僅足一有水旱螟霜之歲則百姓流冗轉移相枕藉而死於道路可  
以常豐而不可以有凶災見其用天時出地利之極於此矣國之於利筭  
及行人租及動物小吏爲公家而坐列販賣如賈人焉者信於治人之官  
止入之用朝而夕謀夕而朝憂有日月之慮而無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  
事而不可以忽有爲可以常靜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於此矣至於  
上之政令下之奔走或疲極而倦厭而朝廷之治特爲媮且欲以循循  
而格萬世之安卒未能磨濯剝剝奮然而有所變竊恐其失於不變也天  
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李邦直文

固本策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扶神理性祛滯決  
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  
有仁智靈識且化而爲邪矣故剛者不學爲暴不爲斷柔者不學爲懦不  
爲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  
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召愚可以爲智闇可以爲明以中人之資  
而不失爲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喜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  
說竇長君出於田間平勃恐其驕而爲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竇  
長君卒爲賢侯今夫百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羣幼子弟矣師友  
或不擇而使羣子弟日與庸隸浮民爲儕黨誦誦嚙嚙相與角矜而爲惡  
學之不率而恣於毬鞠博塞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  
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後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羣  
幼於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

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况有天下之富將以濟  
戚爲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爲枝葉而彊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  
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爲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親九族

九族

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文王也

賡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  
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 本朝太宗亦嘗  
擇王龜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 章聖用崔昉之嚴以代  
戚維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而蕃衍尊寵而優安振振  
於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關者歟今諸  
官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 朝廷未嘗  
選當世賢者爲官官其用薦而爲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  
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惰尊驕孰敢諷礪之者苦學術  
如垢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以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  
嬖人妻子嬉出則與徒奴倖倡語習於浮淫湛於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撻  
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何間之雄材東平之樂善唐元軌之長孺  
面溺矣以明主之仁篤於親親之恩差等其戚踈隆以貴爵豐以厚餼

厚者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考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爲宗室教導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問無有佞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享其福此可爲者也謂不善爲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爲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略知大指陛下復於朝譙之際或臨幸而察之或召而勉進之又稍爲褒貶之格以勗其良以警其惰一檢薄小人與嬉弄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糅性習相長九族愉愉知爲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海內矣

### 厚俗策

民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今之天下土地廣而人民衆兵寇不作成於安漁樵耕織之業其盛可與治古侔矣所愧於古者風俗之不厚也風俗之薄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國家法制之失也風俗之大端孝悌而已矣民之忘孝悌而溺於薄惡考之於古未有甚於今者也賈誼語秦之俗曰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

管立而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辱而相稽以爲慈子  
嗜利去禽獸三幾今天下之民莫不割其室廬計其桑柘殊井囊墳墓離  
血氣色膺之親而邈若胡越其聯族而居者千室無二三焉奚翅秦俗之  
薄也秦俗之薄亦商鞅爲之耳商鞅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  
秦人安符而孝悌也今 國家計丁黃以任征役之事其籍異而口寡者  
皆幸而免焉幸免者衆而征役之事併於同籍之家故垂析者自視以爲  
計而愷悌之民困於調發亦分丁離籍以求幸免於征役之事甚者寡母  
之嫁喜喪期之終朝爲天倫暮爲鄰里朝爲九族暮爲寇仇爭辨錐刀驚  
囂於郡邑奚翅秦俗之薄也夫民固無知在爲上者導之而已矣今導之  
以幸免之路使天性愷悌者迫於征役牽於法制而不得遂其輯睦同居  
之樂一室爲之千室慕之慕惡之風暖然盈于天下耳目之所習民咸以  
是爲適然莫有羞愧怪駭者故曰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 國家法制之  
失也 國家建太平之業將以比隆於唐虞軼迹於三代顧與秦同俗而  
尚不知變乎周之時間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皆親民之吏也或正歲  
或月吉則書其民之有孝悌睦婣之行著而謂之賢者國有力政則不及  
焉其鄉師又爲鄉刑以糾其尤不率者也漢之時孝者復其身時有所賜

其獎勸孝悌睦婣之俗而懲薄惡之民教訓法度蓋詳備如此尚懼狃  
之未至而民縱其欲而弗勉焉今雖未能如周漢之法爲之懲沮而又開  
幸免之路導民於睽異薄惡而曾不爲禁歟其有所謂勸善之法不過誘  
鄉之愚夫婦剝澀以食其長上之癩疾者然後賞之於粟帛斯以爲孝悌  
而已矣此正先王之所誅也古之聖人於化民也不務爲其所難有一人  
焉能奮然而爲天下之所不能爲而無益於治謂之惑世故舉世之人不  
敢爲瑰怪非常之行驚衆以爲高性適於中和而已今夫田野之民少長  
怡怡冬夏相羣於丘墓園廬之間弟從其兄子從其父母趨雨澤而力耕  
耨閑暇有餘之時炮羔炊黍臘社而嘗蒸不爲悖慢鬪搏踴去他所或抵  
戮辱以憂其家者斯足以爲孝悌之民矣其斯以爲教故民之從之者樂  
而易今且賤樂易中和之行擾之使不得爲而勉之以其所難以導民觀  
先王之教蓋未有然者也臣以爲欲風俗之淳莫若誘民於孝悌欲民之  
孝悌莫若使雖異者不得幸免其征役今若著爲定令同產宗族喪服春  
年以上者雖祈籍異賦亦總計其丁黃之數而任征役之事親盡然後與  
他戶同既不得以籍異口寡而幸免焉則器薄之民無所望而慙悌之民  
得以遂其常性而爲輯睦同居之樂一室爲之千室慕之則篤厚之風漸

於天下矣不耗刑賞不撓律令非有甚高之議難行之說奚爲而不可爲耶若夫約恩漢勸懲之旨而爲之法則又朝廷之美臣愚不能預也民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

### 廣助策

人之於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譬之工人焉智者彈畫而按使有力者運斤揮斷各執其具各治其事不復紛紛齊于其工之長則彈畫者不至於錯繆而功易成矣或者得智匠而任以爲工之長使之爲大室不得專于彈畫而又齊之以庸工則智者日爲庸工之所擾其心以爲不已治之彼或姦媮而不力于事乃敗一室故左手持斤以治楹右手持斷以治椽又目視榱補思易而正之中心雜然其智不盡於爲室之大體功安得而成哉惟輔相之治國亦然天下之事治富矣治其綱要而弗爲煩屑之所叢則慮專而策得夫進賢退姦使百官各得其任爲禮樂教化文武法度以鎮撫遠近之民上翼天子於道而外應四夷之變此政之本統輔相之所宜思也及乎章牘之後先命誥之詳略程式之高下勾剝其互異審處其條次細文曲例毫末之間此正吏胥之事耳今也輔相不得專心於巨論大計而常兼爲吏胥之事則雖周召之才將不足以給之故朝廷設輔

相其當其疆敏者僅足以祛決奏署而無所留而政之本統或不及思則比比負責而去上下輒指朱墨之誤以抵輔相而吏胥豪于其間茲有庶而憂譴不及如是雖周召復出知不可以成治功矣今文武之柄舉歸之中書樞密院其所以令於天下者一言之增損或可以繫刑罰爵祿之輕重厚薄居二府者故亦不敢以此屬任吏胥也臣愚以爲欲分二府耳目之小勞使得專心於巨論大計而不負簿書之間緘曲私之訪有謬直博雅之助莫若東漢府掾之制爲可復也三公之府有長史有曹掾或主署用遷除或主民戶祠祀農桑或主詞訟盜賊或主貨幣鹽鐵或主倉穀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或錄衆事皆以天下賢者若空處逸郡國茂異爲之特爲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崔瑗李膺之徒常由此塗用矣有道之士杳然萃至于輔相之左右枉或置之闕或補之而公府爲之清明故東漢之世官豎權寵狼據於內外獨公府未嘗隨而爲姦其本正也今二府之吏爲天下府吏之冠事雖不出於府吏然亦與其籍受其議覘知國論日在廟堂之側由刀筆不進者積以歲年或補郎官或徙使目國家待之抑亦不輕矣或進秩增祿而使爲外官尚皆牽懸以去彼何爲者耶周書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而孟軻亦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



齊之言左右不可以不正也今若約東漢之制而詔二府房置一掾慎選  
天下之材德廉節以公卿辟署而授之使專其評數諮受檢勳典掌按比  
繩辱之事又副以小史而書之掾有清績遷領都掾都掾有年勞出輔要  
官則輔相專於國計而弗爲小勞之所汙亂周召之材可以行其志成其  
治矣議者不過謂賢者不可納于趨走之列以爲辱且郡縣掾佐亦士人  
爲之趨走於府郡而弗謂之辱何哉 朝廷之常禮上下之大分也況二  
府爲天下澄原端本之地而有不可者哉

養材策

堯舜之世民莫不樂於善而趨於篤厚今之世所謂獨行君子者堯舜之  
民皆以爲常故謂之五常有異於此者當世指之爲凶人以爲天下大戮  
矣何哉教道素行而爲善之人多也後世教衰俗薄如四凶者滔滔皆是  
故天下以孝悌爲異行以忠信爲奇節事父兄者望厚賞而無過者以謂  
甚大臣其蘄然出衆而以賢傑自名者有不及堯舜之民者矣如之何豈  
天下之治一二於唐虞也故王者之大務莫急於教教者所以養材也養  
材爲之日衆無教之養之之道則材爲之日寡材衆足用材寡則不  
足用矣人之生也自非聖人自然之質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是故父兄

之善教一家之人才者必多師儒之善教一塾之士才者必多國君之善  
教一國之臣才者必多非天之有所私聚才而生之所以養材之道備使  
材能不得而不成也苟不善教則中人以下莫不陷溺而入于不善故人  
衆而才者少非天之有所惡不善而生之其所養之教之者非其道使才  
能不得而成也誠使王者善養天下之材則聰明技敏之民皆將化而為  
才取之而稱所求用之而稱所使昔樊氏善為生嘗欲作器先種梓漆里  
人初笑其迂後皆從而假器用焉故樊氏之富傾天下一為生之民尚知  
為數十年之先養其材然後治器況王者為萬世之盛哉三代之治莫不  
養材而周最為備秀於民者養之於鄉秀於鄉者養之於學秀於學者養  
之於太學秀於太學者論而辨之位而祿之而養之於朝廷或為公卿大  
夫或為牧伯將帥皆繇此乎出故古者五十而後爵自成童至于五十其  
耳之所聞自之所覩其心之所存莫非詩書禮樂仁義忠孝之道雖有頑  
悍竒衰而不去者抑亦寡矣自幼至於成童其君上之所令其父兄之所  
率其師長之所誨莫非文武大道雖有天資昏蔽而不可成才者抑亦寡  
矣故周之世也持長詩人美之而菁菁者莪之篇作至秦則不然焚滅先  
聖之術其所以示民者非刑則戰民莫不姦論好亂相糶而為惡一旦俱

亂而秦亦不能禦也惟東漢最重經術太學大盛而四方老師大儒或教授至千人家薰戶習咸竟於學于時天下賢能者日益多明章之後童昏相繼推其微弱暗暴之勢可以朝夕而亡然長久歷二百載與西漢等豈非君子衆多之力歟今天下號為太平然養材之道微缺學校為廢區博士為冷官士之進於仁義者非其性則或其家之訓而國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是故仁義之才日寡取之而不稱所求用之而不稱所使忽有可憂之對至大之責或四顧而無所付此才不素養之效也孔子雖聖其權則匹夫然而門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人欲相而有如顏淵欲將而有如仲由欲使為諸侯而有如仲弓欲使宰而有如子游子羽唐太宗之將相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多出於西河汾晉之間大抵皆王通之門人也一聖一賢養材而材之富庶如是今材不素養故以天下之大而常患無人臣以謂欲左右皆正小大皆治勢危而有以扶事亟而有以託在乎得材材之易得在乎素養素養之術有三一曰興學校二曰選置五經博士三曰復漢之太學生員三者行而教之養之之道備學者于是通古今舉名節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

審分策

臣之尊君非從諛也君之制法使下必尊上而不敢忽非驕樂而便已也  
君尊則法尊法尊則令尊令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進者足以爲榮退者足以爲辱進退是  
臣尊大臣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進者足以爲榮退者足以爲辱進退是  
以爲榮辱則賞罰行賞罰行則仁義之民我得而牧教敏之民我得而誠  
彘越不順之民我得而抑如是而天下莫不趨走振動惟上之聽也君尊  
則國之形勢彊形勢彊則夷狄不敢侮姦宄不敢窺外不爲夷狄所侮內  
不爲姦宄所窺近無一旦駭發之隙遠無百年陵夷之漸如是而天下奚  
憂不服也故古之明君雖渴聞天下之事渴見天下之治煦煦焉日接臣  
庶而躬訪之然至尊至重至深至固之體小人不得而搖也古之忠臣雖  
直己之節奪君之非力折死諫小且犯顏色大或肝膽塗地不顧然尊主  
之禮未嘗敢少頃曠也故蹙路馬之芻者有誅非謂芻之可貴蹙路馬者  
有誅非謂馬之不可齒皆所以尊尊也古之法禁行在諸篇之上觸其條  
目則誤者還竄大者誅殛非獨以尊君所以窒不順之原而重社稷安天  
下也故人君之儀殿陛耽耽而金朱塗其闕雖有馭夫莫之敢指冕戴珠  
玉日月在衣鑪煙輦道而朝羣臣嚴鍾吹盛羽儀旄頭警蹕驅澤悉備而  
適郊廟雖有親侍莫之敢戲非禮不食非禮不服非法不動非法不嘗非

以爲德所以養尊安之形而杜侵慢之蚤也人臣之禮臚傳而趨以進首  
幾至地而俯伏以言非仁義之說不敢以輒聞非忠信之情不敢以自列  
得廢而廢得死而死食君之食履君之士戴君之天下之分適然也是君  
臣之大守也 仁主之子育萬姓四十載矣其勤未嘗過時而朝也日幾  
中而朝者罷不嘗有惰色見于外也進臣下以禮而退之以義夫上之不  
苛責於下而以禮義進退之其恩父愛而天覆之不異矣臣子宜如何自  
爲也而中外之臣或弗明上下之分有偃蹇頡頏而自如者動必詆時言  
必言上輕爲桀鷙而曾不知憚聞政令之誤相視而嘻險妄詭激譁議於  
列以譟羣聽以傷柄臣罪萬於願異事百於揚慚而戮辱不及此 朝廷  
所以不尊也遷任小戾於資格小嫌於素望則置辨不已延郤而不前公  
爲慢章取必于上自處曰是而歸曲 朝廷狂訐醜詆或駭倖議無一毫  
震懼之意有識知禮之士憤其凌冒髮指冠矣而上不詰此 朝廷所以  
不尊也越涯犯職角爲豪竒言不當言以干採天下之譽而邀厚福下議  
上小列大是非貿亂矣而執法不之按公府不之繩此 朝廷所以不尊  
也漢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朱雲可試守御史大夫少傅衡以謂下輕其  
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嘉遂坐之唐文皇時盧承尚國

辨父州都督而斷首於朝堂故邀君者古之所諱而臣子之所宜同慎也  
荀況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峻故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凌  
故也賈誼曰人主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今其勢防阨而弛矣其漸不可以不正也是亦無  
他明君臣之公而責其尤慢者使羣臣增忠裕勤莫不滌去故情而嚴上  
之令則朝廷尊矣

慎柄策

有王者之事有大臣之事有將帥有司之事有嬖臣之事拔任忠賢以爲  
將相責之以天下之安危可用則用可黜則黜斷之以至公而無所疑王  
者之事也坐於廟堂夾輔人主進退百官大臣之事也提士衆出入於生  
死將帥之事也審情實以爲輕重不敢阿私有司之事也結襪折枝嘗藥  
徹膳出納詔教掃除宮中啓閉門闥嬖臣之事也貴賤小大各守其業而  
天下治嬖臣不可使之爲大臣將相有司之事如棠之不可以爲衣履之  
不可以爲冠錐之不可以爲戟也如鼠之不可負方斛之器大之不可駕  
國馬之輶也故天下之大柄三曰官賞曰兵曰刑三者之得失治亂之所  
繫安危之所從天下之所以爲休戚故王者重之必付之於將相有司而

不以私其左右所謂嬖臣者不過言甘而色令順指意健於使令竊進極  
饒之以財而足矣饒之以財而不及於政則天下無恟恟之議小人有終  
身之安而王者未失為明君後世不然惑其所近忌其所遠意謂天下之  
人舉無足信而莫忠於嬖臣者內外大事凡可以為國憂必嬖臣監督之  
然後以為安其意侵取將相有司之事任於嬖臣官賞兵刑莫不為小人  
之所有破大公之法激四海之怒姦盜不順指之以為辭以至於亂天下  
彼嬖臣者赳赳煜燿於人君之側當得金錢足以快口腹耳目之欲則亦  
已矣又自知己之可惡常恐天下之人嫉己而誅除之故蚤暮計慮為全  
安深固之策偷取時柄以自環或專官賞或典兵戎或預刑獄得官賞之  
柄則進其黨伍於朝以為援得兵之柄則震脅主心而威制天下得刑之  
柄則忠直之氣而窒言者之口自古危亡未有不始於此者也王者獨  
何取於嬖臣哉漢之衰也有王甫侯覽伍璜張謬之徒唐之衰也有李輔  
國程元振王守澄魚朝恩劉季述田令孜之徒穴於朝廷之間而私有大  
柄公卿將相多出其門所欲進則吹噓咳唾立致貴要棄置大臣如奕棊  
然又有北軍校尉有神策軍中尉有觀軍容有諸道監軍兵柄皆在嬖臣  
而天子或自其廢置又有黃門北寺獄有掖庭詔獄有神策北軍獄

忠賢之不附己者雖將相大刑或留仗內而成於中人之手此漢唐之弊以亡也嘗謂漢文帝不獨有治天下之道而亦善寵小人鄧通極嬖矣欲富之則賜之銅山而使之擅鑄及戲弄干朝申屠嘉欲舉法不敢而赦之度已困辱然後謝嘉而召通故嬖臣在側而人下未嘗不指目憤怨雖有嬖臣亦爲文帝可矣苟如文帝豈惟一嬖臣雖上數猶足以爲治後世之君寵小人則付之以將相有司之柄不爲文帝之所以嬖之者豈不誤哉方明主在上集用天下之正人故小人雖多莫敢輒動屏息斂手以聽朝廷之所爲然久屈故態宜有憤鬱弗平之氣彼且伺人主之感待賢者之隙將泄其怒而大有所爲此實亂亡之幾不可不素慮也往日用兵之地及河防之要與部獄之大者輒臨部以寺人而進退大臣又或訪其毀譽之說此可爲懷懷者也明主誠能守官賞兵刑之柄不爲嬖臣之所盜而有功則雖領內府以寵之未足以危社稷而爲天下之大害可不慎歟

解蔽策

君子與小人不能偕立于人君之朝勢如水火寒暑之戰薄然而小人之黨勝十常七八其故何也蓋由人君好逸而惡勞樂近而忘遠夫竊聲麗色奇異異味宮室苑囿狗馬戈獵之樂入乎耳奪乎目悅乎鼻口顯乎心



腹而便乎身體居處皆其蚤暮之所安於人君而最近固已樂爲者而而  
小人之進揆揣其意曰吾君德過堯舜基業安於泰山矣此不足以爲害  
言道而入于惡故使洪河而下注於萬仞之淵故小人之說易行而其黨  
多勝君子則不然直欲人君屈己以事仁義開情欲而徇天下之民安安  
之嬖君之所喜爲者而輒爭之曰是不可過爲過爲之必且亡國憂勤恭  
儉昧且而朝日盱而食夜分而寐人君之所厭者也而輒彊之曰是不可  
不爲苟不能此必且亡國其事最勞而危亡禍亂之形方且藏於茫然微  
冥之中其最遠而未易見故君子之道難行多不見納於人君而常爲小  
人之所勝惟至剛斷之主卓然有立而不惑乃能斥己之所樂而憂天下  
杜一時之欲而善後世不使小人勝乎君子其餘莫不沉酣漸漬欲長及  
成橫流潰裂禍及海內然後歸之于天曰非我也此陽九百六之數使之  
然也可不爲之悲哉夫中君以上其心亦莫不願治而惡危亡知君子之  
可用以爲治矣然而用小人至於亂亡者前後相望也幸而君子用矣又  
不能親信終始之使就其業不幸而小人用矣或心知其非而不能果決  
除去浸淫留連亂亡而後已此其故又何也常以爲入君之蔽有二一曰  
不明二曰多欲指真爲僞指僞爲真是不明也不忍去佞臣恐失其所

不肯用正人恐妨己之所欲是多欲也唐德宗曰天下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此不明者也明皇用韓休爲相宮中淫樂稍過其節必問左右韓休知不言畢而諫跡輒至嘗把鏡不樂或曰自韓休爲相陛下無一日之歡何不逐去而戚戚如是曰吾面雖瘦天下必肥然終亦罷韓休而用國忠林甫此多欲者也不明之蔽其惡小多欲之蔽其惡大不明之蔽天資不足而不知所以爲故曰其惡小多欲之蔽知善而弗爲故曰其惡大以不明之蔽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於小人而及於君以多欲之蔽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於君而及乎小人爲蔽不同而爲禍有先後其亂天下一人君惟明而寡欲君子勝而天下自治矣

### 辨邪策

姦臣之所以難明以其善匿無形而忠臣之所以多不遇以其勁情直指而不恤可疑之地也故雖姦臣必材材多而爲患愈大雖忠臣必有過才或不備而忠未嘗忘也是故知臣最難御臣之難次之欲人主之知臣若指姦臣之形以示人主朝廷之上審按而考蹟之如揭水鑑以待來者其能隱者幾希姦臣之形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有細姦有巨姦才足以覆之言足以發之貌足以持之氣足以守之聳上下之聽而偷祿取譽主不能

怒衆不能詰卒之實利在己而害歸於衆此巨姦者也才不足以自矜言  
不足以自發貌不足以自持氣不足以自守煦煦柔使偷容苟合而已耳  
此細姦者也姦之小大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必內圓而外方名是而  
實非始順而終悖聲乎至誠而甚異於道故有擊斷以爲公局繳以爲明  
險捷以爲勇悖許以爲通巧譎以爲智驕恣以爲介儒儒以爲仁抑抗以  
爲高不言其所可言以爲敦不爲其所可爲以爲慎小信以爲忠此姦臣  
之積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之與忠臣固不相若然而姦邪之所排陷  
或外示相與而內實仇之其所汲引或外示乖離而陰爲之左右上欲絀  
賢者則譖之以可排之狀上欲進已知則開之以可用之名其言深微其  
事隱晦使人君隨己意以爲禍福而不知悟所以然者唐高宗欲王武昭  
儀褚遂良守先帝之命而爭高宗欲止李勣知武后必得志於天下曰此  
家事耳何須問外人明皇欲相牛仙客張九齡力諫李林甫曰天子用人  
何爲不可由二臣姦言而唐室中壞此邪正之論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  
臣之始進多以非其道商鞅因嬖人以進于秦段穎因官者以進于漢宇  
文融皇甫縛因聚斂王莽因妖妄宗楚客因官妾鄭注因藥術王叔文因  
拳以進于唐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爲姦臣者臣下之所以進人主不可

以不察也夫天變者成王之所以感悟而狼跋之詩周大夫之所以開周  
公也而許史恭顯假日變以除周堪張猛武三思造攝提之應以進紀處  
納李逢吉張權輿爲赤衣之譖以傾裴度此姦臣之僞人主不可以不察  
也故人主善察姦臣之形姦雖未去亦蟠縮而不敢措其用封倫佞於隋  
而直於唐許恭宗忠謹於文皇而譴諂於高宗之時是也詩曰爲鬼爲蜮  
則不可得彼非鬼蜮其情皆可以得之矣人主誠留意於此彼安得而逃  
哉

聖家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一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原 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有  
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廉白之人  
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眈眈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  
父母甘旨滄瀾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守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賈  
困之時起而侷利買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校毫釐匿關市之征  
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爲王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  
號爲民師退則妄覲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墜 朝  
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  
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  
離合增廣其薦負使其不得應條缺礙遲久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  
而仕者益難故薄於得失而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者竟隘而馳  
夸僞佻淺之流更相眈眈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筭而煽風熾  
險濤作恬諱靖然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郤於羈旅草野而不

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  
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  
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  
下之大弊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弊之  
原也而議者不塞其源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  
而束縛肥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  
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捕螟蝗不知士心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者簡則職有餘裕吏無閑貲而祿得以繼污者反  
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譎者榮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議官策中

天下旣然之弊臣言其端矣請復爲 陛下詳言所以革之者夫爵祿所  
以分別賢不肖勸天下爲善之具惟用之有當否輕重耳在小人則輕在  
君子則重故不可使小人得之也易得之則輕難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  
易得之也多得之則輕寡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多得之也爵祿輕則天  
下之人不知勸而朝廷輕爵祿重則天下之人知勸而朝廷重矣故爵祿  
由王者出而王者不敢易以予人天下莫不願而王者不敢常以予人有

私人以賜無私人以官有世人以祿無世人以爵使天下瞻慕榮向之不  
足則君子登功樂職而治道進矣故古之聖賢之君相與謀議於廟堂之  
上曆數安危治亂之大計莫不先用人之急而後百事何哉其得失之間  
誠足以天下慮也傳曰法後王堯舜三代之事雖詩書之所詳具不可以  
復之於今矣 祖宗之事皆首艾耳目之接其慎惜名器而致天下於治  
今何憚而不爲之法乎開寶之詔伎術之人不得外補天禧之詔已補者  
不得輒遷所謂廷尉評者固已目爲清望官而責宰相之輕授於人爵祿  
如是之重也歲登進士才十數而雜色入流之人尚寡宗戚貴近無澆沐  
之請過請者召而戒抑之爲宰相子尚有褐衣未命者况下此者耶樂師  
以久次乞補外官 太祖弗之許止以爲大樂今予人如是之難也于時  
省寺府監與郡縣之秩皆有定負隨闕授擬而未嘗有家居待歲者中外  
百職或久而不得代考課院患無閑員以足郡縣之闕官得之者如是之  
寡也今官選之徒如日中爲市衝衝而來小有所挾皆可以得志或以門  
蔭進或以小史進或以醫卜工伎進或富貴人持錢力芟芻蕘而得入或  
衛兵之校百十爲輩捨挺而軒冕爵祿之輕也如此人主旣務以恩澤爲  
給向者政事之臣又或破壞故法躑躅而誕散之故陰以賣安於時而自



交於天下使隄防注雨露倒府庫傾饋黃以足進者之心使大弊鍊于今而未可以遽息予人之易也又如此今一官而數人共之有既去者有已至者有將至者三班吏部審官之籍不啻方官文武之列十倍於昔其多也又如此 祖宗之時而爵祿重今之世而爵祿輕 祖宗之時予人之難今之世而予人之易 祖宗之時而得之者寡今之世而得之者多豈不謂予者之過而謂進者之罪耶夫賢者之見貴於天下有所施爲而衆莫不率以名器待之於上而異於小人也將吏之所以令其衆而士卒氣懾神聳以涯分素殊而莫測其尊且大也今匹夫一伎之末僕役趨走之人而與君子同名而共器商販之賤知官之可市而得指日乎坐而爲政者以謂輕於我之千金驅呵遮迺之卒知吾一日皆可以爲將吏而辦其事冒慢其上驕桀而難令非所以示天下也嘉祐之始也嘗採議臣之策而懲其弊詔減任子之令暮歲補者爲三歲三歲者爲再郊罷三丞告老及外臣遷任之澤進士明經約以天聖之中式而今百司必滿實格不得假小勞緣他請蹙年而入仕矣議者默計之以謂歲可損千數施之五六載其數頗耗而仕者差澄清矣雖然其弊猶未甚大艾者汚冗之類因仍而未盡釐也深惟 陛下行齋爵之今不若節財用緩刀筆姦吏選試之

格與其賞茲吏不若節進廉能此小人非冀之得與其慳滿小人心不若寬天下良民之力則 祖宗之治可繼也 朝廷久不爲此以囂怨之生於此耶人主弗爲而人臣者爲之則囂怨之所歸也唐開元之君罷斜封官三千而天下廓然無事惟人主未卓然而爲之耳又何以囂怨爲疑哉

### 議官策下

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所貴皆不同觀其所貴則知其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非便國家也非利天下也非本教化也惟私貴者之子弟優足其彊黨使之蠹國而漁食天下王者於彼何哉然氏族之家亦有可用而大有補於世者矣如其不較術業累累而貴之非公天下之道也古者不世爵有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國爲之置師保羣衆而教之告之以禮樂詩書德行道藝之說俟其器成德就然後以名聞于天子而升之太學次第而官使之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古之通制也夏王官人以世而成湯數之謂之惡政尹氏世職春秋議之今文武之臣自五品以上遠近其年高下其等咸得保任其子孫矣子孫既

官又得保任其同宗矣宗族既官又得保任其外姻矣幸而壽則嫡庶之  
支內外之戚無不列爲王官古未嘗有恩厚臣下若此者也故有襍乳嬉  
劇之歲天子賜之訓誥而爵命之矣未能勝衣而襲以青紫曾不知四方  
車馬之足數而名籍於省寺加之士民之上揭於才賢而未用者之目此  
臣之所以嘆息駭異而爲之言也 朝廷知古之所以置設官爵之意乎  
以民之喜爲不善恐靡然漸入于亂故標榜尊異其有德之人以爲之師  
又以物廣事衆一人不可兼聽之故選才智者使居衆愚者之上以分小  
大之務而司民之曲直如是而已故用人不可不慎也彼提孩何爲者而  
官爵亟加之歟天下才德之士抱其器或湮沉阨窮老死於田畝而不得  
用泯焉不若貴者之提孩宜乎士心之有不得於上也 國家患進士明  
經之多間歲一詔數以二百爲之常限冠其選者始預京秩而貴者之蔭  
計歲且踰百名彼進士雖聲病之學然取士之正路本格也取士凡二歲  
而出一京秩以恩爲之者輒百倍其多可謂本末不相侔臣願稍汰其弊  
而立年格使文武之臣補蔭雖如故然必成童以上始得以其名聞惟飾  
終之澤無格年齒然後精爲課試之令不能涉禮律而通時務者未許出  
仕則公卿之子孫咸竟於學幾於重慎爵祿之漸矣昔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及與晉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夫貴之提孩未可以官也  
國家之於臣下祿之重責之輕生有榮歿有報釋非不加矣爵祿天下之  
公器惟 聖神留意焉

重計策

以王官易販夫貪賈之錢力其爲國之恩辱議者之所素病也而終不得  
寢役上農而助郡國之漕輓其傷敗民產天下之所共閔也而終不可得  
蠲酒榷茶禁治私鹽筴關河之征鄠閼之賦凡百物之產皆有常稅苛取  
之術徧於天下又爲告計之募督索之刑以威名而誅士名之入其敗化  
亂義有識者莫不惜此而終不得少損赤子耗病而 不得收恤國體墮  
而 朝廷不能顧是者何故非由經用之急乎今夫兵有常賜吏有常祿  
官省之所費郊廟之所奉何防之備與吏狄之賂是皆不可已之用一旦  
弗繼則變故或緣是而起其勢誠不得緩故 國家汲汲於此而以財物  
爲首務議及教化則謂之虛語以金穀爲要任禮樂者謂之贅疣之官善  
聚斂培克者以爲良能仁民愛物則謂之不在職非 朝廷之好物勢使  
之然也國之號爲太平亦已久矣宜可以追古之治而政日益頽俗日益  
薄民生長於無事之際而常若遭罹兵寇凶災 天子仁儉如此而四海

惺惺如值淫暴之世亦可嘆嗟也今凡可以得利之門無不爲之不可以  
有加矣係民之頸鈐民之臂其去攘奪者無幾而宜豐而有餘也蓋入以  
爲出備焉尚恐弗支不幸而旁有他虞則料有度外之索非常之費不知  
何術以足之歟國務莫先於此者矣此未之救則雖堯舜不能以垂拱而  
治雖周公不能興禮樂雖皋陶不能以措刑也夫有朝暮之危者不及爲  
百年之憂若饘粥之乏者未暇治藥石之事有所急者有所緩有所先者  
有所後也 國家未欲爲大治則已矣如欲措刑而興禮樂大有爲於天  
下以格垂拱之治則救弊之策何俟而不先爲哉臣嘗學易至於泰卦之  
變未嘗不嘆也夫泰變則爲貴貴變則爲貴貴生於泰泰者大通  
之世也貴者文明之世也蠱者當弊而出乎文明者也今之時承 祖宗  
之業恩繁禮縟文明之餘蠱之所生也 陛下撫養天下之人未能爲之  
節而又重之大蠱有三而他蠱尚不預費冗而爲蠱兵冗而爲蠱官冗而  
爲蠱蠱生於昔而大熾於今不可以不變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國家之所憚爲者常謂蠱已成而勢不可變變而去之則將羣起而叫譟  
陵突而怨上不得已而又復之是未知其道耳夫去蠱莫若漸人之常情  
於遠則擾駭平緩則因恬以歲月去之而使之不知善變者也急於

知蠱之不可不變又欲一瞬而去百年之蠱不已踈乎今之三司使皆用天下重名之臣爲之者類不得久非譴而罷去則擢升于二府如舟之寄於衝波瞥爾而遊雖有志於此者亦何能盡其用耶夫百口之家以淫費多而附麗衆故資業日殫而不足汨汨不治將至於寒飢悉力以供之挈邀貨利則有寇貪不善之名而招禍于外亟絕其費而斥遣僮奴謝去賓客則有難已之勢不平之論而構怨于內方今之弊亦可以異于是屬之才者而使徐爲之治日輯其樵牧月勤而種樹歲謹其出入則浮費消畜積長而內外莫之知

實備策

易之象以龍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氣變化之大無窮而不可測而聖人獨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爲天之用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雲雨風霆而已雲雨風霆非龍無以行之則天下之物有能盡天之用者莫過乎龍也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際乎海際入乎纘夷而無有涯畔人之力不足以勝之而馳騫戰鬪涉地之遠非用馬則弗能濟則地之用又莫若乎馬此易之所以重乎龍與馬借之於乾坤也國之寶畜獸之等夷莫重乎馬易象之所貴周官之所列小雅魯頌之所載史氏傳記兵家之

說所備兵之勝負繫焉國之虛實彊弱繫焉蠻夷戎狄四方之民其俗不  
同其輕死而喜爲中國寇盜一也然而能深入而爲大患者自古常在於  
西北不在於東南其故何也馬出於西北而不出於東南也冒頓單于數  
十萬騎困高祖於平城駘驪駁白皆從其方之色多馬如此故能屈中國  
之勢孝武乘文景之富奮擊匈奴匈奴少衰矣後以馬少遂無復出唐文  
皇既定天下席其勝勢破突厥誅高昌平吐谷渾繼之以高宗碎高麗擒  
百濟而中國之地西至於焉耆北踰於陰山盡得多馬之土故分坊布於  
隴右而唐馬最盛今之馬大抵衰耗不及於漢唐者何也多馬之土不爲  
中國而爲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馬上爲國不騎則不能戰故其兵以馬爲  
命女真亦嘗通馬間市於我矣詔蠲大謝島民租令操舟以泛馬耶律患  
之置戍於海岸而女真之貢不能至矣繼遷玩戰日久而馬大耗德明臣  
順以偷其安懷其種落專其畜牧者凡二十餘年寶元間至以谷量馬故  
元昊兵氣飄逸而爲邊患矣秦夏雜羌雖以馬爲市然皆癘疾之餘中國  
固未嘗得之也西北之產不入于中國中國之所恃蕃吾馬而已而馬官  
日以弛馬政日以壞 朝廷曾莫之計以失兵備猝然有不得已之戰顧  
登維步卒馳涉漠而捍堂堂之鋒乎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舜

氏之以贏而俾世其任非子牧于所謂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  
奪其業王毛仲張萬歲彊幹而知馬事故唐付之以閑廐監牧之政勳  
至開府而仍典焉是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功也今之羣牧數十  
年之間為之者凡幾人以知馬而任者誰耶任之而有成效者誰耶以無  
勞而得大譴者又誰間有可任者亦未及究馬之情諳馬之數而徒矣故  
馬官視馬之耗登蔑若秦之視楚人之亡羊而弗知恤此國馬之所以不  
繁也周之時有庾人校人圉師牧人趣馬巫馬咸專其事而不復治他春  
秋之時鄭雖小國以下大夫為師則其餘列國莫不有馬官矣故任久職  
專則政舉而畜牧遂字令嘗求知馬之人而任之惟責其侍從之臣人其  
資地迭處而兼領馬上之任之也為恩而已非痛責以馬事也下之受是  
幸增廩給便役使而已弗以其事自任也故不親其勞不悉其務田業  
有遺利吏卒有遺力國之寶畜聚散於沮洳鴻鹵之澤暴露於冰雪無水  
草之野相枕藉償路而數以大耗可不為之惜哉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  
事爾少多之食出入之時惟其便而不可以素為之節要在適馬之性使  
蕃息而已矣不知付之于其人治之如家人野夫之事而嚴為條教蓄  
日積而新請繼至吏卒

惶惑不知所以為者馬之疾不同而不致不殊其  
寒風之觸肥瘠老壯所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



出入與食之少多局局欲以文法治馬求國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養馬  
蕃之必擇其人必專其職必久其任使畢力於事而責成功吏之廢置卒  
之誅賞寒暑耕牧壯壯食息之節適其便而相宜一切無束以小法惟視  
其歲增之數如何則馬政舉而兵備漸實矣 國家於閑安無事之時其  
失常在於因循不能先事而有所思一朝急猝之變起則煩憂而不知措  
以敗大事為中國無窮之辱惟馬又非可以亟索而得者可不預慮之哉

明責策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吏秋孺時平而生民困土  
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弊也如  
此而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剷當世之弊致  
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耶豈治平人世無所施其才耶  
為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耶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  
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  
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  
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  
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

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  
責細過一而功百忘其闕而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  
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  
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  
哇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  
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陵  
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  
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  
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  
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  
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  
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彊  
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  
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  
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  
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譴謫將帥者皆以

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彊為將師之罪  
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  
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  
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蹙抱才負志  
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憂身安於寵形  
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僕李林甫之所以  
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  
落陷寔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  
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  
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  
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  
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寬小過責大體而已矣

勸吏策

夫人之所以異於羣物者以其有恥也也善之本原而聖人之教所從而  
立也聖人因人情之有恥而示之以榮辱之路扶善而沮惡貴賢而賤不  
肖由於義則天下皆指以為君子莫不躋躄企慕之以為榮不由義則天

下皆指以爲

君子登錫金恭之小人從而簡賤之

以爲榮不由義則天下皆指以爲惡爲

汚名顯名之在身未爵祿而出處尊安志氣充飽汚名之在身雖位於衆

人之上金玉盈其藏而常若心腹之抱疽毒首領之嬰木索又況於禍

之實加之哉故聖賢在上則榮人以賞辱人以刑聖賢在下則榮人以名

辱人以義名義爲之本刑賞爲之用刑賞爲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

名義爲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刑賞猶有弊也名義未嘗有弊也故

聖人先之以名義而後之以刑賞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

不足勸也刑罰不足取也先名義之謂也善觀天下者欲知天下治亂之

勢無觀於他觀名義與刑賞斯知天下矣善觀人者欲知人之可使爲善

不可使爲善無觀於他觀其有恥與無恥斯知人矣三代之所以治者廉

恥存也末世之所以亂者廉恥喪也朝廷之臣天下之俗頑悍無恥一作

善詬無節此賈誼之所以太息於漢也臣有一言可以不繫刑罰不費爵

賞而起天下之治曰勸吏勸吏之要曰示榮辱今諸路各有監司以督察

郡郡有守倅以總屬邑於治皆得按察所部之吏然自非見告而入于罪

與應條貫保薦者其餘貪廉彊懦優劣臧否一切不以關意雖有龔黃卓

魯之儔亦汨汨而去亡以異於常人此廉恥之道所以闕吏之所以不勸

也臣願詔內外諸臣凡所部文武之吏各歲差其材行爲上中下三等而  
奏籍于 朝惟臨部與在官未及暮者乃俟來歲一郡之吏則守俸上之  
一路之吏則監司上之六吏則文吏之長上之武吏則武吏之長上之  
天子與二府總天下之奏籍于中可以據凡案獵紙尾而知天下文武材  
行優劣之大略其失實多者非私其人則鑿之妄也非鑿之妄則懈於事  
而不爲之審也其得實多者或明而公或詳而能舉其職則以其得實失  
實之多少又可以坐視奏籍而知奏者之如何董仲舒曰所貢賢者有賞  
所貢不肖者有罰且以觀大臣之能此其是已臣以謂若此則爲上官而  
法當按察者不敢因循塞默而辜 朝廷之寄必且詢聽風謠孜孜於審  
核以求其吏之實爲小官而在所部者取名隸不肖之籍而期於在高課  
以榮其志亦將激昂奮迅以競於名節可者可以抑而爲寬懦者可以勉  
而爲立貞者可以憚而爲廉邪者可以沮而爲直未繫刑罰未費爵賞而  
揚清激濁揭榮辱之路示以天下天下之吏莫不知恥而避惡趨善矣臣  
故以此爲勸吏之術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李邦直文

策旨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亂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 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 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 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爲汙慢無實而不適於事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 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爲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 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閑安無爲於中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奚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爲益多矣綠衣小臣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

行已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略于  
篇以爲貢臣以謂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又悲申慎之愚於法而叛仁義  
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  
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當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  
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爲  
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物常擾吾治故有議戎二篇官治則事  
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散故有重  
計備不可不預兵爲國命馬爲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救小過舉賢才其  
斯爲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彊固本不可拔  
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  
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  
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爲神物王者司之援  
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導其君於文明故有解蔽姦臣之  
所欲爲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實史氏稱其  
忠臣言雖福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法原策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亂以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  
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  
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  
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  
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強  
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  
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  
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  
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  
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勸  
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  
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  
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  
法而有功我善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  
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不諫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  
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藏獲奸使吏民愛



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  
不敢私恐其亂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右  
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  
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  
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  
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  
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  
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  
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  
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  
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  
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  
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糶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幃  
帷進退萬夫若羊彘然童子據奧室羣湖海之珍怪與女嬰珠玉而立乎  
鬻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立法如封界疆  
以擊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術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

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  
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矚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  
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華月易人不知所  
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律諛便  
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云法云  
而民云民云而國云矣如藩籬然賊獲者超復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  
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隄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  
之徑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  
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  
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  
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  
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畢翮張房杜者也晁錯且  
尚弗克況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 朝廷或弛 祖宗之法羣下或慢  
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胥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僻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  
斷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云故作法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刑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僕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

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視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  
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  
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  
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末  
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  
隴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震靈煦煦如雨露肅肅如  
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割頭  
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孺爲之也唐先王  
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降未涸天下之  
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  
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莫敢覺路  
焉之芻鬪園兔之毛也歛頰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  
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  
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編管  
之山之高厚也蒿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  
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

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又天下之勢堅牢固密爲不可拔及其父未嘗無錐鋒盡備也然而其利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太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刑策上

治天下如治馬馬之性剛則蹏怒則齧氣作而脉張風逸于野乘之者將有奔墜之患故必持之以轡節之以鞿揮之以策欲速則速欲止則止使之無一不若吾言者然而治馬者亦有道行之以其塗羈之以其節使之以其事調順而不亂約易而不煩時其疆弱而視其力之所任馬于是

循理而服駕矣有越人焉不善治馬行之也非其塗羈之也非其節策之也非其事馬于是僨張狂惑而愈不知乘者之旨則馬之性妄行而乘者不得安矣故天下者馬也轡銜鞭策者法令也法令之使民如鞭轡之治馬聖人之善使民如王良造父之善治馬民之不可治之以苛如馬之不可迫之以煩也故法貴易知令貴易行法必簡而明令必約而信使民曉然皆見上之意則躐躐而從之矣而不善治民者繁爲之法苛爲之令使天下之民前有蔚羅後有陷穿左則木索右則桁楊民皆惶駭惴慄不知自免之路而愿者或有所實姦者或有所逃天下之詐日起而法令益不勝如是析民之和順而循理安可得也故曰畢弋多鳥亂于上網罟多魚亂于水扼之齊之而馬知詭銜竊轡故夫法密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法不勝爲髡赭衣本所以涅小盜也髡鉗赭衣者太半於天下則相率而擇法以爲大盜任疆吏持急憲本所以搏摘隱伏也隱伏盡露法不足以勝之則不復隱伏而公爲姦羅取細罪本所以止民爲罪也不爲罪之民旣已羅入于罪而抵誅則不復愧恥畏讐然後爲罪自古尚法之世莫過於秦秦用商鞅李斯之術以繩天下令民什伍相司偶語于市則刑棄灰于道則誅然天下之所以畔秦者以法卒所以亡秦者以刑人也漢祖乘之約

法爲三章蕭何裁增爲九章極簡易矣宜罪有得漏而姦有得爲然事益少民益畏罪至孝文而刑至於措其緩急繁簡之不同而治亂之勢異何哉法不可極而民不可勝也 聖宋之於法可謂矜慎而留意矣 太祖始詔置士官 太宗設審刑之職 章聖皇帝又建提點刑獄之任歲必下寬詔滌桎梏而厚繫囚之飲食吏有深法而枉民於刑者廢抑而不得遷以懲其酷能活一囚之不當誅者弗論歲考弗用保薦而輒增秩以勸其仁凡以疑讞聞上者皆生之其矜慎而留意如此宜有漢文刑措之效也而天下之執重繫者歲歲加多舉天下之民能終身而不受笞箠闔戶而不在刑籍者歲歲加少其所以然者臣以謂 國家有輕刑之名而無輕刑之實法苛密而輕令煩雜而亂別勅他禁數倍於律由是之致也自古議獄之深者皆指秦以爲首而臣謂今之民罪有薄於偶語棄灰而入者矣如之何安視而不爲戚戚也

議刑策下

天子仁聖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 朝廷慎刑如此而臣謂之過於秦法何也古律有浮於事可蠲而未蠲今制有失於當可刊減而未爲刊減者也今之律蓋秦漢之餘法而累世增損附益而成之可謂小大無

失而輕重無所漏矣巧民真姦善爲天下未嘗爲之罪亦皆有所科條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爲無名之法而附于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爲而爲者皆坐之以彼罪之有狀而可科者旣律之所不容凡無狀可科者則亦無罪而已又施羅織之意于其間以開苛吏舞文之端則行路之人皆可取之置于理一步作一罄歎搗手反臂無不觸罪上官之率私怒而加害於小吏吏之所以生意而收良民者蓋莫不用此使無罪之吏坐此而絀殿無罪之民坐此而榜毒此律法之過焉者也古之爲法之意丁寧而詳悉其大旨防民之爲不義故爲之法輔義而行之苟得其實則刑之殺之而民莫不服知其出於義也自成平及於祥符自祥符及於天聖自天聖及於慶曆制勅之目數刊矣慶曆中刪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頒之以爲定法其立法之目常汲汲於貨利而重募告許之人涉禮義而輔教化者曾不能半夫上射利於下下競利於上上爭利而用刑故刑之而民心弗改知其出於利也古以義用刑今以利用刑此勅法之過焉者也古之遺法曰律曰令曰式今之通行之法曰制勅曰附令故律所以佐典禮也今式所以佐律也制所以佐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勅也故律有定刑而今式無定刑有事不循於今式者一止於答所以爲中法也



今之慶曆勅或有定刑或無定刑律之而無定刑者輒鞭笞而勅法之中  
類多細防簿禁事有微小於令式之所約者條責簿書之朱墨按比券契  
之遲速賦役之常格廩庫之成事實買之煩期會之末課督征權而欲會  
毛革其纖悉苛碎類非國體之大此皆宜傳諸令者而遽列於勅法吏民  
毫釐之差亦獲大咎刑加於犯令凡數等此宜為令而為勅之失也臣以  
為律法當言當為主科可以蠲省惟戮其有名之罪則文吏不得高下其  
手責利之門少告訐之路閉則天下國家先義而後利制勅之所禁煩細  
而無定刑者審擇而附之于令則薄罪不陷於重誅釐此三者刑庶幾乎  
清而民樂其生仁主之澤汪洋於天下矣

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夫奉法令畜士民雖提頓鑄  
暴之其逆順禍福待非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彿  
而止利可以緩從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局熊羆之氣聚驅虎  
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厲吾人人而敵人與抗時我有  
管睨我小豎一有刑罅若弩羽之來不可障是故朝為勝兵暮為野獸朝  
為疆國暮為丘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於兵

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  
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冑而騎角逐出入於  
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  
之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  
材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  
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  
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  
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於仁則慢而不為用專於威  
則怨而不為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蔽而實窮專於信則  
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  
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  
多兵弱以為彊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彊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  
略蓋出於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  
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為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  
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  
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角材智合

寇讎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  
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繫劉鋹十五  
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決  
河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圈鑰勘不失寸尺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冊  
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  
成將出而敵國破長摹遠據以授 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 廟堂之  
上習於安娛轅門之口恬於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今之  
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騎容冶日奉朝謁利厚祿以肥子弟苟聲色美田  
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譽庇占惰  
卒便豆觥庖廐織繡畫針黹鳥銀伎巧玩好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  
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彊怯地形之迂直鵠鶴之踈密虜態之誠偽慢焉  
不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高位大俸  
索上農夫十戶之賦足以給一兵悉關市之征不足以奉一將開視哆言  
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  
丹原野膚鈍鋒刃四夷以為大噓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不  
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

願 陛下於優安寡事之時留神於兵垂意於將當塗以收之當術以驗之委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憫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陘之羶醜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民 陛下畜十餘將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 陛下垂拱於太平之上澹不旱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疆 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爲之則亦暮已

議兵策中

用兵收將之術臣槩舉而奏之前篇矣請爲 陛下言其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疆外重則弱兵在勲臣則勲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官臣則官臣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疆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

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無姑息之勞  
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  
之姦兵特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  
自古制兵之術莫善於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治至唐  
中年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壞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疆大而  
叛兵重於內而不制故宦臣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  
云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號關內視在內者收把威  
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而天下生靈百不存一矣 太祖  
皇帝神武聖謀洗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已籠絡悍夫易以文吏藩  
鎮諸帥名號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聚土地悉屬於上矣逆腸叛膽消縮順  
嚮莫敢不臣舉天下之卒凡可以勝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  
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聚之于京師以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蟄蛭戎  
狄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不遣戍而宿重兵屯戍  
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籍于中而  
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內不在疆臣不委  
官臣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師非有可專之

威徒主符籍而呼趨指導於陛前耳天子或御廣殿或獵近郊節以鉦鼓  
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  
以上日預朝請而拊拜時預讌禮而犒餼歲預衣裘繒祭之賜而華暖慶  
賞威刑撫馭揀練縻制約無不自天子爲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旁視  
情無他歸驚憚親愛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  
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聖神久大之略  
也老氏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  
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鑄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  
可以不固也 陛下席 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富與地侔尊與天並特  
隆平之極當無爲之時游神運化於沖漠之場棲遲含光於高古之上堯  
舜不足稱爲仁壽周武不足稱爲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患生  
於不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老之口祭若日月遺策  
具在按節而舉之朝祭之餘禮樂教化之暇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  
壁旋頭前驅黃屋徐動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聳動士衆斬牲禡  
野補卒蒐器而閱練訓誓之誅一庸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久安沈墮之  
氣以改易天下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其轡策收其羈勒而大酣小

寢於其上猝有駭異不蹶則奔 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爲內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於後聖矣非可以無爲爲之者也惟 陛下留神

議兵策下

臣於上篇言用兵次篇言養兵之制或曰二者孰難臣曰二者俱未易而養兵尤爲難用兵之時成敗共濟死生同患尚有幸而勝者治安之時養兵失其制則禍實踞武而起矣唐魏公對文皇曰創業易守成難非空言也唐穆宗於不用兵之時姑息而至於衰壞五代之君明斷武健莫過於後唐莊宗者起師雲中南向而爭天下驍雄智勇周德威之儔莫不畢命罄力百戰於河朔一日踰鄆趨汴而段凝之師雖號十萬解甲束手矣然無學術不知古今治亂之體不知持成養兵之道天下既定軍律遂弛或潰於外或變於內魄然滅亡矣以取則得以守則亡此承平養兵之難也李承進嘗事莊宗 太祖以唐事問之承進對曰莊宗惟務姑息將士驕縱每乘輿出次近郊必叩馬首以劄恩賞若是者非一威令不行賜予無節因而召亂 太祖搏髀而嘆惜其不能以軍法御之也故 祖宗之時雄武掠人捕斬百卒川班訐側全軍誅殛索衛士之無賴者治鐵以錮其頸將校雖領刺史者苟有罪必杖配士伍操畚鍤冒寒暑皆甘心焉

中副校呂遇醉酒馳馬以歸 章聖皇帝曰將士亡故不令出本班置市  
買二人此軍制也 祖宗朝法令嚴肅無敢犯者今安敢有醉酒馳馬以  
歸者乎苟有之遂置於理 一祖 二宗相承而治其堅明約束如此故  
能革五代之亂而納四海於仁壽禿髮之老生長太平含哺鼓腹不見變  
駭 陛下御宇數十年循 三聖法度而天下順治可謂仁義之主矣夫  
太平之久則法有弛而不舉者法弛而不舉則兵有情而不習者也兵情  
而不習法弛而不舉身無金瘡未嘗受勞苦之事血氣態度柔脆驕飽僕  
衣仇容不類武士目曰葉衛矣而日操纖巧奇贏遊蕩鄉閭旌旆什長與  
部兵相從促襟緩席醉呼博塞隸敗等級忘失名分恬不為怪莫敢訶詰  
祿賜歲增帑廩大涸無名不功之賞期若責息輒不為思喚咻喻咀威律  
寢壞士卒咸知主上之仁故將臣莫敢獨治之者一有奮張小欲控約懲  
戢之卒自為黨與恃氣橫習憤口誹謗囂囂動矣慶曆以來大異三作戍  
于保者以賜金中罷殺守倖脅將吏嬰城而假息戍于甘陵者挾妖民益  
庫兵而為僭環衛誰何之人闖禁藩觸寶瑟臣思之寒入毛骨伍中之走  
卒躍出馳道排入省寺而詬辱大臣庶藩列群縷帛囊米小不滿望則聚  
首而議變禍大亂芽孰甚於此者非人主寔斷電輝長纜遠策聽之有宜



而為之有漸將何以革此 陛下玩而不為之圖其耳目熟習其氣焰安  
就其根莖蠶織其角觫愈剛幾世之後必將豪奪閭里鍾係老幼俘取金  
帛使百姓不得寧讎易將帥使 朝廷不得制 陛下取唐末及五代之  
事觀之非臣言之過也故臣願於可為之時選賢將提法令節姑息之澤  
峻有罪之誅使恩出於非常威出於不測人主為之士心焉有不服者夫  
用兵養兵之術二者皆未易而養兵尤為難今兵不用矣養兵之術無他  
惟因事而痛治之無純以仁治而已矣

議戎策上

金燕古為瀕山多馬之國其土莽平宜畜牧耕稼其民剋健便弓矢習騎  
射樂鬪輕死中國得之足以蔽障夷狄夷狄得之足以搖動中國蚩尤有  
涿鹿之野故叛黃帝舜以青冀分野大大割其北籬而為幽為并為營周  
官職方氏掌九服之圖漚夷涑易之侵皆在其地戰國之時為燕國唐之  
時為范陽節度夫燕一國也范陽一鎮也以一國之力斗絕在戎夷中獨  
立幾八百餘年遂與周室終始而不為匈奴所吞者是其力足以獨捍匈  
奴 范陽一鎮之地宿兵不滿數萬而奚契丹不能輒苦趙魏滄景者其  
力足以獨制外虜也昔以一國之力而不憚匈奴今以天下之力而不

其勞敝昔以一鎮之力而不憚奚契丹今以天下之地而憚憚常為憂其  
故何也燕國有朝鮮遼東雲中九原陞山樓煩易水以為之塞范陽有盧  
龍古北松亭狐門之要以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國一鎮截  
然中立而不憚匈奴奚契丹也自石晉割幽薊檀順為儒武應寰朔涿蔚  
賂戎以市天下而營平易亦陷于虜阻固扼東我皆失之而割滄霸瓦橋  
信安肅廣信保定常山忻奇嵐火山寧化千里平廣之地以為界戎寧胡  
馬馳突去來如股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勝勞敝而憚憚常為憂也  
虜侵之益易我守之益難故時平而屯戍之費不得息虜之覘中國也近  
中國備虜之處也多故力勞而勢益分間有憂國之將不過廣塘水而已  
獻謀之臣不過啖關氏可汗悅來使而已使土在其外而為沮洳於腹中  
闕河川泉瀆灌廬墓耕牧之地包七州廣數百里東起泥沽海口西達邊  
吳淀堆蒲藻魚蚌生之而粒食皆漕取於內地並西山尚關一里曹未足  
限隔胡馬而邊民喪其業矣歲輸者不可一日而不繼遺之珠犀劍帶皆  
府庫上選乘輿之副拳然而如鄭衛之事晉楚聘使所出之郡補徽道牽  
馬牛圻亭候捕雉兔羅果蔗飭倡樂聚薪炭僕役於夷人者不可勝數和  
親不戰而勞費如用兵之時矣竊譬之千金之家寇盜在藩牆之內不治

捨闕攘卻之具而方施塹闕下以爲守盜者從而焚之塘水是也又譬之  
懦夫與鷙獸相厄於野棄體肉飼之而祈免於害不忍萬全之時而先事  
一鬪和親之賂是也古者固非止和親也晉諸侯國耳用大夫魏絳之說  
而和諸戎以獲實利日賈其土民狎于野無人成功曰夷狄事晉師徒不  
勤甲兵不頓遠至邇安則和親之術誠利矣今幽營爲虜巢內地又爲塘  
而民不得耕屈中國之尊以奉殊無遺力矣而師徒之式不得息遠者至  
而邇人不爲之安如是而爲和親何爲者耶議者狃日月之安而慮之不  
先將見天賜之穴日盈中國之力不可支然後破盟犯約而突盜吾民矣

議戎策下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陁何也  
當時羣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  
兵頡利延陁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我  
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陁  
妻破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爲不遠契丹本唐之松漠都督國於黃龍  
遼澤間東西才三千里自欽德間光啓之亂服屬達靺突室韋之屬而保  
機下渤海夫餘晉祖以地爲邪律壽則西至于大夏東距于女真南界于

瓦橋北厭於鞞鞞其氣常在中國上咸平景德間數獵于趙魏之郊  
鄭係老幼而去先聖仁術睿筭不忍以吾民易禽獸之命姑與之和  
所以結約慰藉之甚厚自慶曆以來又嘗爲非意難可之請以動  
中國頻走間使擾邊民之生朝廷徒增其好弊而足其求胡人今日驕  
中國之怒而山東三尺童子皆思奮石鐵以搏胡人而償陵鰲侵辱之憤矣  
臣竊意其爲天亡之時也昔者賈誼欲施五刑三表係單于之頸以謂賜  
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威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以音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以高堂會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以壞其心  
而史氏言其術爲踈闊今邪律氏之君臣醉於玉帛而沉溺於寶賂其民  
生長和親知戰也少不習寇盜而或爲進士學不以騎射爲生而樂土者  
安室家與古夷狄之俗甚異誼之說且效於今矣臣之聞山後遺民苦其  
賦役而懷思漢之心虜之耕相雜用南北之人權力傾爭其勢不平而相  
軋乘壞之隙殆將有豪傑舉上以屬于我而請爲藩臣者彼父老吾土中  
心疑畏而常不得寧故時爲慢書以觀中國之疆弱深淺而我輒爲之擾  
駭則固宜爲夷狄之所輕矣天下大事有人臣不敢首議必俟人主之斷  
而自爲然後可以成其功者河隍之計其一也陛下雖不欲戰戎人驕

甚而天下不能堪其勢必至於戰屬其選將舉得其策河隴可以一日而復抗范陽盧龍之塞空松亭狐門古北之穴決去陂塘化為沃土募耕戰之士人賦百畝而處之養馬積粟以實塞下則京師長無北顧之憂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唐獻文尚能復河隴百年火陷之地而況於盛明之主乎 陛下亦篤於和親而緩於兵備犬羊之情不可必得鼻鼻狼子在肘腋之下伺河水可渡掩吾人之不虞萬世之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唐子西文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違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义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隘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曰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

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已。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爲本。今周宋之爲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爲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爲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爲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復不必同要之適，是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爲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爲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

爲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上字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官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爲高下以注籍爲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爲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十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莫衛爲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歉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



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之萬徽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徽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護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言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

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不可整人布筮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爲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擗十夫子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銖鋤羣臣之異己者爲有餘矣鼻息 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

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候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

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冰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槩之極至於咨嗟涕泣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矣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得輒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云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

世不易其衣冠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禍福論

昔人談禍福者固嘗居之善惡矣然其效可睹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東薪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眾矣而果亦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大者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以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

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爲善而禍或爲善而福或爲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爲惡也亦如之不爲善不爲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焉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爲焉而然也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爲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酈況之說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鳴之墮肱墮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爲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又却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切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哉以區區之鄭國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彊弱敵去而遠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爲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

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子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讎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庾備位學校三載於此在輩侏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才最爲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擢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習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未知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庚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其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楛棹遇旱則有功戈弩劍臨衝堦鏊遇戰鬪則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于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竒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茲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益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



行略適但一姓姬爾竊謂今日之勢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  
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草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  
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而功在其中矣庚之所得  
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  
告之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陽治書室於廳事之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  
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  
甯武子之愚楊子以是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之所謂  
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之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人之所謂  
亦維斯類者也晁錯之愚則語之所謂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  
在方冊有不可語者文章學術爲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  
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  
不寤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謂高柴  
之愚材不及於道以爲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爲晁錯之愚則  
無吳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庚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

公豈有意乎公平生嗜書手不釋編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皆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年月日丹陽唐庚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益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墮霜悲泣可以頽城  
浩歎可以使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旣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  
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  
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荅已而庵  
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嶠  
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  
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定惠則流通以  
深矣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  
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  
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爲之湧  
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  
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  
進二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惠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頓  
指目使旣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  
遠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  
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

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凶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平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為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為伯陽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則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為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然柿棹奈厚樸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耆有不徧睹而況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於城南李氏之山園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為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遙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蓋嘗以此伯陽甫之事而為之歎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於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失而審所取云



張文潛文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多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



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  
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  
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  
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  
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  
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  
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  
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  
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  
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  
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  
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  
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  
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二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  
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  
則俗之變未也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

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中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故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夫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彊彊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



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  
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  
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  
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彊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  
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  
治不在於初始幽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  
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  
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  
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汗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  
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糟巢營  
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  
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  
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  
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  
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  
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

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杖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論法下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汙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玉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

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彊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說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

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其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鬱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躡邪徑而徠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強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

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無乃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

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俵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疎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能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

藩鎮之疆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於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疆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靈

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余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旣殖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則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疎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感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曠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疆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

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汗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依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折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己優游於上至於無爲不言而天下向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

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動靜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爲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爲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正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之情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勸者矣出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之誠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之性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

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  
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

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事故其及物  
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  
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效其影於前枉直大小纖悉必察  
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也注濶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  
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  
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濶而澤之  
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  
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  
勸悠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  
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  
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  
不正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御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  
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  
侈慮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

可爲也有形之與無形有情之與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  
初皆物也其動一至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爲異而絕之使不相  
通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也有所窒  
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爲物世之所  
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  
見也非龍爲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  
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  
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爲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  
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爲辱矣夜以思之朝以  
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以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  
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者焉故  
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故可慘可舒可翕可  
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  
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  
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  
掃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汗其身而

望人以潔枉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覲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置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令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官商瞽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恥則是牛羊濟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猶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學有小大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綰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綰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爲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爲之梭革而不終日綰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效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末立歟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

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  
沮以厲之官師以涖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  
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  
域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  
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  
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不自此始也禹爲相而夔爲樂工伯夷典禮  
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  
之別也均爲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粗  
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  
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  
卒以汗漫而無成蓋繇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  
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恥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  
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爲矣

至誠論

首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  
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

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形名見乎度數者與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老師宿儒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化於誠猶冰雪之消於火火至而冰雪不息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於他處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



心之於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  
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  
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  
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  
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是而畏威加焉則何怪  
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偶人象  
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至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  
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  
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  
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  
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捕字經師之  
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  
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  
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  
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  
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其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效異物調寒燠而育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五

張文潛文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其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甚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

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  
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  
三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  
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冀勝而  
羞敗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驟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  
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  
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  
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爭  
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  
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  
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  
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  
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  
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  
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  
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

爲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爲利也而其  
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  
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  
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履人之爲履也非量國  
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於吾履而中  
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履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  
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履足  
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  
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  
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  
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  
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  
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  
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

何爲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 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使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論

其妄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

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肯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



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  
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  
彊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  
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  
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一  
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  
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  
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  
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  
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  
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  
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  
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  
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

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者輕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是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

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下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之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愆者而時重之不當愆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所不行

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怒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爲恩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爲威行之者不使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使是何足顧也嗚呼是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辛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相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切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

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在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怨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怨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壘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爲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失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畜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且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遠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備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豫

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  
親金鼓千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  
具田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  
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  
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  
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  
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  
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  
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六

張右史表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  
攻守殊而事相關異設施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  
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  
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  
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  
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庫  
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  
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明法力征以  
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始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大  
率十年間耳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  
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  
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涑播散之餘  
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待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



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旣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狐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勳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

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悍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觀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用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鉏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算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奈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覽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時而收其權取其充無良者而舛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

臣常搗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論

景帝稱實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瑄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瑄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縮車感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縮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鞞鞞非少主之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嬖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周昌能彊項而折而

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鱣之組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具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爲重也齊相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敵也郭子儀在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

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捨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三也司馬師弑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丈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會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相温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中國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

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靜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悔也嗚呼爲國者宜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校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小大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籍籍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僂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



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  
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疆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  
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  
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  
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死之臣其所建立亦  
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三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  
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  
困窮而無所歸蓋嘗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  
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  
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  
其敗若符石之徒雖其甚彊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人而惡其亂不幸  
不能制而後使得囓彊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  
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  
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  
則不愛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  
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

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爲而不貧則不可其所言者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彊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齒芥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浚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室者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唯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備節度

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鉏蕩剷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其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彊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計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備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翰之  
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  
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  
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  
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  
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彊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  
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  
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爛淫泆  
芟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嶽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  
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  
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  
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  
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  
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  
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  
穰苴必姑避之故戰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而敵之不我拒

也然祿山之勢雖彊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  
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  
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  
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  
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  
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於河朔諸帥也其後  
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  
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鬪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  
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  
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係者吾之君耳是故  
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  
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  
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  
於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

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曾無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議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侵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孑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東李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殺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

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晏然而遣之耶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爲言妙矣此犧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

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旦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給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捨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人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礮鉞未嘗絕而閭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龍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



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目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棄氣而兇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拚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厓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彊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

之後亂不得息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疆藩  
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  
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取者堅攻取則堅者取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彊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  
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白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  
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  
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蠲疆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  
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田  
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  
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  
以陸梁而无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  
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  
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責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取  
之論也

五代論

春秋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號皆明安危曉利害彊國憚之而不敵易

余切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如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狼狽客死於路大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變非智力可彊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

殺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疆而不我若而所太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以相制也夫兩無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疆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久而不決

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出更勝送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揚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放心挾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趣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趣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潛文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疑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彊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作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人之愛也有不待賞夫無賞刑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資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其

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切嘆古之君子其知慮深遠而校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於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於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彊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忽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於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僂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

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告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彊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則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以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彊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彊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也而後之愚



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大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

若寇讎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殺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  
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  
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所載多不  
足信而遷之所載殺事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今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  
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  
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彊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  
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  
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  
以宜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  
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  
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  
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  
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  
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揀伏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彊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其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墮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慘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密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於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

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所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計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斤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於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又田文為之言少主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之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

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繼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掄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辨

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誅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  
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縱  
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數散相傾之六國  
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  
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以必此張儀之蔽也  
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疆其所不編橫  
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也而疆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疆其  
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  
之可親而兄弟爲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凡夫胡越者是必親  
之而後可見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  
身顛沛而顛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橫者道也橫者負  
天下之責縱則任天下之咎故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  
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  
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  
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然則陳軫者其說  
士之巨擘者也

田橫論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子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取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切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取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威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爾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於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內外禍結高祖奔走不息而僅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切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親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審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與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



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驕武勇驚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何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穎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

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 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

樂孝弟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

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後

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於

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

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

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

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撼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

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

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

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

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

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

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

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役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之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枚儼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取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二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疆國此其勢非得天下

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死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於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歛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疾怨也不殺且及我矣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棄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劑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劑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勲而不足於名高輕使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自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指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使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汲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使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爲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

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伏節死義則憚歛黜用兵決戰則為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唯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媿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

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本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

持久擷數擊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  
斷又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  
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  
於功名而不肯爲僥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  
引而致之不然則安主以待其變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  
捕虜以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  
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  
充國赦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  
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  
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蹂踐匈奴之疆  
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  
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  
疆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  
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  
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疆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  
宗之明知頡利之方疆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



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遠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三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戰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關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而竒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使計出竒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當其功以邀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

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  
惜乎無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  
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  
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  
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之意  
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  
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邀功生事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  
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  
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  
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  
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邴吉論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  
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至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  
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  
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

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敎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拔弓哇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享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

忍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

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爲  
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  
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漢黠畏備青畏其武畏汲  
黯畏其直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  
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淡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  
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鶴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  
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知寧  
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倖苟免自安之言耳  
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籍口以誅之與孽后  
爲怨則疆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穢之高又名重  
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  
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董阜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  
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相範之計而曰

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導

余觀三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脩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脩立若是者必速疆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關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大國敢關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脩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旣死姜維恃其餘力黠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旣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關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疆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取何則內有疆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起天下大

亂亦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墮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  
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哉  
或者曰導之意以謂假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鋒  
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吳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  
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爲後世不遠亡之策而可矣夫王  
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元之偏彊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淥而朝  
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  
圖也齊之政彊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  
皎然非負時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爲  
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捨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  
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  
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有恩圖存於可爲之時者得  
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  
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  
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  
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於安樂驕傲者魁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  
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  
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  
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  
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  
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  
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  
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  
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從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  
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  
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  
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  
巧畫房闔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

禍本亂原未有不超於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警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漢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慢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賢聖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



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捷於言者歟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而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之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習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惟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廢

獨爲尚父屈敷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才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李德裕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媿然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誅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誅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爲可怨在朝廷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能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疆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爲慮蓋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結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

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菜非偶然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八

張右史來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尋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使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

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  
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  
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憚何  
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  
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使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  
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  
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  
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使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使而西竭下  
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  
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  
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  
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  
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  
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  
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  
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一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閑於其前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俯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歎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未生三十有五年以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於羣枉之中其進退用捨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

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  
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來之家弟來幸得  
望履幕下來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丘得在使部  
聞公之府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  
爲執事一道之而來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  
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者  
來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  
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投知己書

五月日來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來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  
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  
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  
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  
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  
精意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  
知也來自中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

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賦謠頌  
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  
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  
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於當世而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  
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  
喪既仕而困於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  
萃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美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  
者往來奔走率嘗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  
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猩麕之出入大夏炎暑冰金裂石  
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  
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危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  
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  
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素於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  
庶幾於有聞而門單旅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  
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退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  
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誰不著書大率窮



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雍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  
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紓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  
未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  
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  
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未之於文雖不  
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  
之於技則有間矣未之區區蓋已盡布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  
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  
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於  
世之顯人而來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  
辱左右伏惟間暇而賜觀焉則未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  
亦念之耶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  
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  
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

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  
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  
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  
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導  
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  
多矣惟詩獨邇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  
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  
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  
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  
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  
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  
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  
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  
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  
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  
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

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切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於春成神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隕葉而秋與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則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無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所謂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王之才不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幾人矣然各有所乏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

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任之如人之有耳有  
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  
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  
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捨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  
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  
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  
一也甚哉武夫軍帥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  
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  
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  
見於世者又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  
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藝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  
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  
且不厭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披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  
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

而三號於通衢庶幾聞而或省之車改於奔馳足趺於步趨毀尺而就寸  
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怨  
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  
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  
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  
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  
之不從末禮之不修望望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  
此其至也未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  
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  
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  
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汗辱若是其不知  
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  
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脩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  
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

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汗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書

未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斂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彊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得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未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有省之者故剖志抉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煙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竒邁慷慨自其少時

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  
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  
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  
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  
蓋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  
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  
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鉏叛而討云及 仁宗之  
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  
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  
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  
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  
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  
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  
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友者也  
來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旣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嗚呼  
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來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事達然未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天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爲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聖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踈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由此故也三代之政既正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



心漫然鉏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  
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問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  
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  
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  
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夫嘗讀西漢書見吳公之取賞  
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常切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近  
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  
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  
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  
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  
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未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  
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  
真而不陷於偽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  
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為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

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炎漢以來天下學者頗知推本仁義  
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  
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二者之說子然不可以並立各據其  
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求之不肯嘗切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  
無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  
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  
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無無形執禮樂之論者滯於著見而有迹極無  
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  
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爲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  
固自無耳而無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特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  
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無乃出於妄意私知而非  
物之正耶由是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  
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真融  
和會而物與我兩冥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  
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  
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未之於學切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

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  
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

荅杜鋒書

未啓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  
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  
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  
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  
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  
大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  
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  
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  
皆逃去入周不返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  
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  
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  
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  
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疊疊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謬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具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具屈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知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興廢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未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

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於文詞竊嘗  
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  
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  
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接於耳  
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  
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  
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  
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荅盛意之辱又因以  
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荅不時恕之恕之不宜未再拜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八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九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且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權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正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楹杙輪輿輻輳巨細彊弱無不勝其任者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由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

爲物之應小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藁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勸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子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子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樸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勸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

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斬水丞將去黃求子言贈其行余爲之不能無  
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  
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  
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自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啾啾也十  
人之聚則往即之自且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  
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  
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殫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  
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  
將名譽充於四海出入紫闥許謨黃閣可跋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章秘丞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旣施  
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  
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  
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爲涖涕至論霍  
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  
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



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子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今年春子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子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承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子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施設也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鷓鴣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弦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刻深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足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

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係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然  
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呼以  
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  
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  
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也知古今考妖祥紀事實多闕而博通  
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  
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  
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級黜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  
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  
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  
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  
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  
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  
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跡爲歌詞含思凄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絕妙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絮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字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負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係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臨

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載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之得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脩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與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遠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於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其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而易泯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壘壘皆不能出於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於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於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莽忽而不測滌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唯楊雄知其說其言曰存亡形屬業絕者其唯齋乎故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

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聲塵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害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廣至於萬物至曠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叶其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稻梁庶羞以其欲求之於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初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以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

作投以故藥其使然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  
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草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茶  
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茶然  
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歎茶然者也凡子  
之術固爲是茶然者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子心者其未必有  
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甚氣與血不運而爲痞  
橫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  
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  
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使  
者則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  
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  
歸燕居三月而後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  
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痞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  
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其藥  
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禰攻之效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驟  
子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

民乎勅之以命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  
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鷲不貸毫  
髮痛剗而力鉏之於是秦之政如建瓴滾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  
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頑者已圯疆者已柔而秦之  
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  
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  
秦欲運其手足有贅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三者是好爲使者之過也  
昔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瘡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爲速也惟其有懼  
于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之禮樂陰解其  
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眡而憊然  
者有之矣然月計歲察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悖逆  
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  
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  
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  
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出而記其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財可以終身而無疾令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天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張璠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言

三品錫豆一鶚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  
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  
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  
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  
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  
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  
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  
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  
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  
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如賢嫉能無與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勢以  
蒞通武涉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爲不服曰然則何爲  
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  
反非重失楚也在於僞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僞游雲夢之計是市井下儻

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僞游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鏌鐔之利者不以試新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一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其體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煩於辭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絺足履草屨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歎息語必成文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丈德皇后問誰帝曰魏證夫太宗之信用證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證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什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信子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羣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廢子賢之故怒某人嘗與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

也更賤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盡欺叅以義而諂有所不受使其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槩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慮也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憚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也

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維  
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別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  
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東子者  
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  
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  
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從天下勸沮於其賞罰  
取捨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  
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  
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也  
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正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  
片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勸  
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  
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

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裁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敵歎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使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崖而後怒號咆哮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

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校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何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此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夫惟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詆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丘化書後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多依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音知天下不親雖聖賢出斯言不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

張文潛文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譎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一於心非特其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於且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且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亦之為且夜中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彊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

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剽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洽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經有堂而諸生隸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宇好可以傳久遠又爲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員

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  
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  
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彊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彊使  
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  
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  
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  
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  
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  
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  
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  
實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彊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  
爲章甫騎者之不爲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  
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飢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彊食於飽必不行矣由  
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  
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  
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

無事於學而不可爲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遠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緣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繞絡繹，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鼈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爲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鬱以蔦蔓。凡日將且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闐然，不聞人聲。夫

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為場圃夷易洞遠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太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於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翦剔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洒掃墾除平地乃見陰陽跡通表裏洞然屋室堦闈如湧而出於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游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顛行者返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且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阻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感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畧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訶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之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

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欲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朴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鬪夫以儉朴好武之民則其於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於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漱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王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如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竒之口以下達於大池構亭於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為石磴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木水石奇壘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蓋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子游其行已操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矣而



又好學而其文子意其爲政滋久政事日信於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於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煙雲魚鳥之麗把酒賦詩與夫雜見於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政和元年五月

漢光武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余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祠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爲我述焉特刻石以詔後世未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而皇考欽實爲南頓令帝嘗從父於此旣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於民亦其功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共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鷙驍僥玩兵瀆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旣成海內旣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

於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索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於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繇役同之濟陽則帝之於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萬萬猶思沛吾意光武於南頓亦云崇寧元年五月二十日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 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

功烈著于 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茆外戎狄悍夫姦民心  
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  
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  
之耒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  
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  
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正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  
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  
足而取辨于其中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  
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  
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  
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  
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  
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觀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  
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  
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

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  
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 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素辱  
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如其鄉有善  
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  
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  
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爲余言  
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  
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  
鄙魯不學自棄於夷者愧之其屠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游相  
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爲聲  
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於  
廉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  
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  
作祠堂於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爲吏於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

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修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爲帝逃之不肯仕彼獨何哉嗚呼是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賤異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一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  
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  
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  
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  
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  
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  
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  
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  
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萃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  
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  
自可見其曰九嶷巴巽火三壘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

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與潘子真書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捲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凶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免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之願留意也

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  
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  
伏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爲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  
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襄也不特盡餐從徑而不食也舉是以  
爲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  
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  
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  
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爲事甚善  
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

再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詞顧德薄而  
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  
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  
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陳常弒  
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其可不



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儉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爲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爲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死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令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石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七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

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釋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數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

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雲貶罵大文雖雄竒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彊學自愛少飲酒爲佳

再答洪駒父書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今儉陋也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

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然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曾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音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宋字序

夔道宋君字曰字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語輩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語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字季孔子臧不以國挫志秦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摠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語曲巷之奸類類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文安國字序

洹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時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蓋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旋庖之刀是螻蟻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家疲於世故之遠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

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爲當然吾欲莊  
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蒺藜與不同量者爲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爲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  
女巧組繡雖若雲漢衆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  
所不爲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彊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彊者  
觀弓弛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爲無略之域子之家也又安  
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予尾脩脩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  
不徹隨流而善埽不倚則不立也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實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  
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終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  
於禮義君臣之際卓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  
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曾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  
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樽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  
定有三月寧貸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己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  
知<sub>之</sub>論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

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柙干越之劍而不試倂發礪之刃而不見全牛棄智於垂誕之蟻得計於伏慘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操雪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蠶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爲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家皆責贏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

則自俎豆鍾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  
吾子彊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  
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  
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  
同類為名唯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  
歿以諱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  
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壘壘以勸四時  
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  
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  
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  
人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  
育苗也達於窠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友蓋  
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

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教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二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魏家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于廐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



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憫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與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慎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末事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爲令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闕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今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隨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也

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  
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  
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  
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  
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  
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  
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  
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  
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  
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  
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  
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彊有力者囂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  
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  
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子記之會予不暇  
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  
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

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榼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人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魚侯仲修 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

閩中太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庭堅庭堅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敘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爲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慣伎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斑斑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樵悴甚於它州真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

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鯨寡動用禮法  
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  
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  
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忠所  
以爲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  
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  
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乎於堙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  
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  
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有諂笑苟  
可以得事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  
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太得  
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  
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  
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  
致遺魯侯鏡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  
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

能世其家者世

鈞州瑞芝亭記

晉陵郡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好才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莫與知之矣不然此不特而秀木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廩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奔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僊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願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旣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

生則引儀於朝歿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  
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  
極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  
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鵝雀來自京兆舍中飛  
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  
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  
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  
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漚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  
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  
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  
將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董蒲  
扇庖羹莢紀磨嶰竹生律旣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  
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  
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餒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  
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

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黷補劑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



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子欲於暮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爲安漸積孝弟之說不爲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子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爲哀已忘而彊勉爲之者將欲加厚其實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磋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

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  
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  
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  
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  
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  
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楊  
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  
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  
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楊雄來  
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  
任己者

跋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迺得跋奚蹠離疏不利走趨額出  
屋檐足未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笑

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  
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  
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  
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蕘不可  
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警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  
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  
呼跋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技距乎能與羣狙爭茅乎能與八  
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  
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  
舍滌鎗滷金料簡蔬茹留精黜痛齷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  
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葱潔不欲焦旋菹不欲黃飯不欲  
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薺毛生熟必告媪媪臨食肥  
垢掠髮染指地杓嘍戴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杖  
拭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  
衣救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梳鬢爲黃紅螺蚌光授  
藍草茅蒐橐卓漿腴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從員

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樓築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猫犬埋寒鼠穴凡  
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甕皆汝之罪也春蠶三臥升菘自裹上晝七  
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締浴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  
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肩涼蜜水薰艾出蚊冰盤去蠅果生守禮  
果熟守管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痂油嘔  
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器呼  
傳聲代諾截長續短烏鶻管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  
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人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  
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爲  
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  
狀在子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已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  
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  
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

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志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一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陳瑩中文

五辰論

揚子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自子至亥所謂辰也辰配於日其數十二而謂之五辰也者不離於五行故也以上生木以木生火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繼以火勝金以金勝木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治其相繼也道之所以行也其相治也器之所以成也道以制器生利天下之治由此而出焉故因其性而利導之者五行之所以不汨五行不汨則天道之所以不悖不汨不悖何憂乎不治撫于五辰所以爲治也蓋安民之政始於知人知人之術賴於九德合衆德而受之敷衆德而施之百工於是乎無所不治庶績於是乎無所不疑庶績之疑則五辰之不失其所運可知也苟欲不失其所運非撫之也可乎順其相生之叙而使之相繼制其相勝之理而使之相治與事造業而人力無不至者焉則所制以爲材者可勝用哉若然者臯陶之所謂撫也然撫于五辰者必至於百工之既時則不患乎庶績之不疑臯陶言知人安民之道至於撫于五辰則已矣故鑑之以庶績其疑謂之疑者以明庶事至此而成耳水火金木生數謂之

六府六府惟修則材用之所自出也五行相制而不沴則物材有繼而無絕材之弗絕則事之作也何往而不成乎哉自其成而言之故謂之疑也堯命羲和以定四時成歲而繼之以庶績成熙謂之熙者以明始事而作之焉耳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之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於是乎熙矣物之既復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於是乎疑矣熙言其作譬之於時則春是也疑言其成譬之於時則秋是也其作焉如春非謂先時而起成焉如秋非謂後時而縮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如是而已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周自后稷而下艱難積累非止一人前後相望非止一日而太平之業始定於成王之時君臣上下同德相濟遠邇內外和洽如一而禮樂遂達於天下夫其收功享治所以終至於如是之隆者乃始於庶事之備而已矣蓋其有爲之迹散乎萬物之上而物之爲數不可窮也則天下之事烏能以一二而計哉然聖人以方寸之地而酬酢無窮之變來則應之求則與之各足其分各厭其欲雖鬼神之幽蠻夷之遠草木之微鳥獸之賤而無有不治者焉其治至此則所謂禮樂者乃飾之之具而已爾治之於始歸

之於終有爲之君孰不若是而觀其禮樂以考當時之事則歷古以來亦  
有如周之備也且自成周而上循環損益所以相繼民所已厭於是變之  
民所已倦於是革之稼穡興矣然後佃漁不可以爲養宮室成矣然後穴  
居不可以爲安故伏羲之法至舜而可謂之陋夏商之文至周而可謂之  
野然上世之所行自足以宜於一時則雖有未備而不累其有爲之功自  
周而觀之則昔所未有者或至於今日而益焉昔所既有者或至於今日  
而損焉苟在所損苟在所益則謂之未備也不亦可乎周公之制作無意  
於苟異而庶事之獨備者其時然也是以設官分職數倍於商而不以爲  
衆巡狩之時十有二年而不以爲久蓋其務衆矣則設官而不期於寡其  
法密矣則修法而不嫌於踈非以夫庶事之已備故耶是以五禮六樂具  
於典冊前此而觀之則有所未備後此而觀之則不能過也至於春秋之  
時諸侯放恣僭亂禮樂然後饗賓而及於肆夏用舞而及於八佾三歸而  
備於管仲雍徹而用於三家當是時也孔子傷之聞韶而不知肉味者有  
意於樂也不去告朔之餼羊者有意於禮也意之所加而志則不就是以  
禮樂陵遲至秦而遂壞彼秦之天下非能以仁義治之庶事之不備而遽  
及於禮樂是徒見周公之不難而不知紹周之難也



與鄒至文書

近見魏季修與正彥書云大凡脩學當思要處泛泛多讀卒無所濟亦當念親旋為舉業至文有意於此不三年當自見效爾欲吾友留意於此也正彥聞此益自奮勵以思要念親為務此朋友忠告之善也然今應舉所先唯在答義答義工夫或苟或敬志於速售朝習而暮成者苟也敬其事者趣時立本一以其道雖經有成說不敢少違而孔孟說經之要載於論語孟子者亦學法之所不禁也遵而用之亦何害於進取哉且以詩書言之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之名必略觀爾雅注疏然後可識非妙說玄談之所能辨棄麤取妙以速多識之訓則其於詩也四可二事亦將蔑智而用鑿矣由述舊之明師不鑿之智則其於詩也寧至為高叟之固乎固也者不化之謂志在執辭不過而吝則於仲尼可怨之辭大舜自怨之志胥失之矣其所害者豈特詩人之志而已哉執此山之辭倒尊卑之分微孟子告之則成丘蒙於北面之說何自而化乎辭礙而不化志疑而未治卒能問焉以去志之害此成丘蒙得師之利也然則以文以辭而蔽於義者皆有害焉蓋相感以情則有利無害雜之以偽則害必生矣所惡於鑿者為其偽也偽而不信則其感人也勝口而已情遷心

化無所留係唯孔孟說經之從則其於詩也何習而不利乎非特詩爲然也孟子曰蓋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滕口之學誣言子信取之辭遂至於糟粕六經不取不信下喬入幽信彼無傷之誕以爲高妙其不信在此其信在彼不曰以辭之害歟離析一體以爲多學則欲驅人而盡信其說率情而違道離此而適彼有信焉有不信焉其爲以辭之害一而已矣揚子曰書心畫也性與知覺合而名心心則非物畫而在紙者物而已矣六經之道心物混一則象亦心也心自心物自物則象豈心乎心物合而誠明一誠明一則天地良知不見乎小大之別此橫渠先生之說而學者之所宜信也信乎否乎繫乎其中立先生銘游執中先生之墓曰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士欲隸學以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甚矣某得此文而讀之歷年已多內訟改過實遇師於此焉季脩所謂大凡脩學當思要處而欲祈可見之效某竊謂辭不亂經則其要明矣三年至穀豈非可見之效歟念親之本莫要於此因正彥持書見示喜季脩能盡忠於朋友欲以此辭輔益其志未知是否欲俟相見面講而羈囚待盡恐無會晤之期書不盡意若非其人不可示也衰危不復自憝時爲親知深慮耳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涿俗黜涿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跡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適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跡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適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涕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

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非於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適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禮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財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  
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於此臣請  
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神  
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  
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  
也自去關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  
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  
偽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偽當是之時臣於  
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  
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  
又誑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  
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為豈神考親發之  
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  
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  
足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  
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

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於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纒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臯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

猷書 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 太祖之  
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盡假 烈考之詞矯誣  
上天孰甚於此 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  
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 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  
好察細務 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 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  
則曰元首叢脞 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 陛下含糊 神考體貌  
勳賢彼則曰含容姦慝 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  
徒 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 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  
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 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  
待優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  
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 神考  
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于 哲宗而  
哲宗不許請于 陛下而 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  
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  
朝廷搢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  
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

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  
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下所安排非無次  
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大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  
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  
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  
不可追齟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  
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  
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雲驕僭之名乎雲  
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  
刻于石與雲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由臣昔以荅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  
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  
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  
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摠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  
九篇合二門爲一卷并序一卷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  
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表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  
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



略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  
宗廟爲本以辨明 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 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  
真訓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  
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 朝廷心亦不忘於 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  
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儻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窾言顯違格  
訓安石欲置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 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  
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 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  
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  
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  
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  
事過而闕蹤跡乃露齋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事豈宜  
如此謂塘際未必有補可以使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  
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  
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  
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  
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有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慙

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于裕陵致下  
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詎史增行忠賢凡愠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  
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其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  
內下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  
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  
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  
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  
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  
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  
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流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  
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旣以不  
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  
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  
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其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  
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  
罪獻忠於 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

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成在久爲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適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詔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履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拂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拂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值傳行之傳既寘遂移是於布布又寘遂移是於京三是皆發於卞謀三

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繼是則操心頗僻  
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  
考知常立者不當竄也 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 哲宗竄立  
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 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為至明 陛下光揚亦以  
去卞為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措紳所  
同夢闕馳誠各恨踈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施而人未見用應詔上  
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  
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且無私史之  
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 聖恩者  
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使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  
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 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李彥方字序

恃智力者以彊而勝弱寶清淨者以弱而勝彊是皆有勝物之心焉物與  
我敵迭勝迭負何時而已耶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矜必殆之彊勝無  
可奈何之有有不終有我豈常勝其留也似止其勝也暫樂留勝不偶樂  
止隨化則是物常往而我常悲也出乎悲樂之境離乎物我之對者為似

之矣然且立己以作靜空物以趨獨存辨而泯交欣離而厭入彊柔之境  
可得而出哉老子曰自勝者彊其庶幾乎法天行之不息勝一己之自私  
屢空而鄰極者進乎此矣然於學也方且好之而未已其於仁也方且事  
之而不違是其於視聽言動猶有從容而未中者也微鑿之尚在則金不  
可以息火消流之未復則水不可以棄防克之而後復復矣而後樂樂則  
至矣而樂天知命之所謂憂者又將勉焉勉則烏可已也生生而無歎念  
念而在茲豈有勝物之暇哉優優乎方外壘壘乎域中同乎一道而其迹  
必異皆有能事而能各不全彼其所謂大全者寧可以迹窺而能見耶是  
以性命之說賜不得聞非無言也雖言而世無可聞也世聞之聞既不容  
於心受不能之能又安可以意作然則德之有心心之有意皆私之而未  
勝者也力足以蹈白刃辭爵祿而無以勝其自私之累則其為彊也寧免  
於有恃耶莊周之言曰生奚足恃死奚足悲死生亦大矣而不足以易其  
彊也豈有恃而然哉是故物乾坤者易也而物物者之在心猶點雲耳至  
夫無外俱往俱來俱有既耶其往也蕩而無涯其來也小而有止復乎一  
而不貳止乎正而不他則用力之地豈不優乎為人臣者止此而為忠為  
人子者止此而為孝止則無動動則不變不變者常無動者靜曰靜曰常

有方之訓在矣故曰方有定位不圓而方地道無成半圓而已李公名時亮字端夫其子曰倞而以考方字之教子之義其有以易此乎公以文舉智略被遇神考能以所學著之於事辯論明審不主於辭自萬里之外被旨入對張膽奏跡憂深慮遠舜明灼知天契陰厚方且付以疆事益加採拔而遭值元祐棄不復錄餘言遺緒鬱于塵編可爲太息者也考方受名於襁褓獲字於未冠稟所期訓長而力行與其兄彥國心合趣一朝訪夕議日講時習所以勝其私而止乎是者必於其先訓稽焉淵積而派長鬱于先而發于後理固然也某以嘗論日錄負恩觸怒聖主察其敢恭未忍誅極囚身瘴海屏息待盡杜門終歲人莫敢叩彥方伯仲獨過門而弔之此豈憐心危慮之所敢安乎勉者用力焉以有免也惠然肯來盍思所以自免乎子雖彊尚勉之哉

送楊循義序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氳之義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於道知氤氳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於仁可勝德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

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爲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爲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照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徙焉而已不徙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滯於有方之地終於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依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弗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眩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宜止而進何如其義雖言如累土爲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爲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虧疑力策之終之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習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止乎自畫之分耳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爲賢以不改爲是以無可奈何

何爲終詭陷之傷甚於告子之禍曾不若丘陵之弗進博奕而不已者也  
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閨闈無二理進止無  
殊習天下亶亶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能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  
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爲異爲跖而垂成者能徙而適舜則述循循  
之義者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  
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  
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偃非急辭之所能致也  
在瞬養息存而已矣某於仁義之說溺於詖陷吝而不化者爲日已多微  
積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外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某舊  
積於垂成覆新陷於平地既遠乃復默懷暮覺之愧可勝歎哉循義聞善  
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靜光明之道纒冠閉戶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矣  
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顏何人哉論之則是某方  
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欽  
慕之心焉

學易說

生生之謂易易可學也學易者可不興乎有而爲可不作乎世無憂慮何



易焉憂患在我何作焉作有德偽無得焉非德也有德焉非道也非德則  
偽非道則情情則不真故曰偽得而私之其止不行故德以履爲基基如  
地非如空乾乾焉揚揚焉如履虎尾不斯須懈也不啞人則以亨亨者情  
之正也如春陽之達何物不和何所不至而未始有所之也知和矣斯執  
之其執也弘而不弛其弛也稱物而不偏自小而非狹自下而不可踰也  
雖不可踰常和其光常和其光安往而不敬古之制也其出也敬和其入  
也復出入無疾然後明來無咎無疾無咎是以亨亨者情之正也見天地  
之心則其亨而大其辨而小皆無疾也明來無咎自知而已同此者誰乎  
有大焉必與同也無同則無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也德行易簡  
乾坤之恒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恒久而不已一也辨其一其恒乎有息焉磨而磷矣雜而厭者  
息不厭而條者貳貳則枝矣古之觀者式此而自損益焉損以遠害其脩  
也先難益以興利其裕也無作元吉無咎可貞孚乎不有之時以往以涉  
無不利矣其往也其涉也達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也貞者事之幹也涉大  
川者有吉凶焉困其凶也吉其大也一亨一貞尚口乃窮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德其得也行其生也得而不損生而非續形畢而不失其通其志遠

矣出怨不怨而不爲無怨其出也一而已一豈多乎一故不遷往來者其  
出入之所亨也邑改而不改奚取於井哉可用汲者在焉養而不窮地而  
已乎居而不居所而非所不遷而遷孰往孰來奚得奚喪非無疾之音  
辨之哉利往利見動語以制是以小亨其語也默故稱而隱其動也豈實  
乎寒泉之地蒙以養之風自火出同 太空知不立知覺而非覺融而聞  
之不亦聰乎出入無疾權實皆得得之初也在此而已初終一際不出於  
是故曰加我數年易可學也聖人君子之學乎善人有恒者之學乎恒乎  
有恒乎不與則不辨矣震動也君子與焉兌說也君子習焉艮山也君子  
止焉坎孚維心亨君子湛焉巽風也風以散之君子慎焉離日也日以烜  
之君子晦焉闔戶謂之沖君子法焉闔戶謂之乾君子象焉一闔一闢君  
子恒焉易可學也恒而矣

文辯

子於治經之暇喜攻文詞摘奇抉異可喜可愕客有視之而笑者作而言  
曰上方以經術作士美其才而用之開未發之聰明蔽已昏之智慮片能  
可用不靳爵祿苟在所棄雖貴必賤太學萬楹櫛比鱗次良師先達朱紫  
焜晃孰教孰講三經巍巍法有不善隨改隨革降詔四方搜剔草茅蘭風

而動者紛紛如也。於是膏轄秣駟，裹囊舉臺，擔登躡屐，十百其輩，峨峨颯颯，越不以爲遠，穀擊有摩，駢湊闕下，秉氣抱術，布其所長，陳義吐詞，必位必命，商周而上，萬口同舌。秦漢以來，皆所不道。視大人者，有意於說，論新異者，不以爲禁，激風靡俗，愈久愈變。何君子之獨未化也？濡墨含毫，文不載理，操身於泛濫之淵，疲精於詞說之囿，負天子作人之意，非學者取仕之謀，豈所以獵名譽而饗尊榮哉？子聞其言而笑曰：子出其文，客論其質，子示其迹，客疑其心，辨則辨矣，恐不免於誤也。客之云云，無乃好隨而失，上之意歟？文非其文，子之過也。客之誤者，客其聽之。方今天德清明，聖學淵懿，九州萬務，無一不理。大業巍巍，神道蕩蕩，百姓皞皞，不識不知，號令雷轟，政教風靡。雖天雖神，不能違也。公正之路，與陽俱開；私邪之門，與陰俱閉。子奚不拔，勿拉友連，鑣並駕而蹀躞乎？既通之路，而乃崎嶇跋蹶，憂恐戰掉而敲擊乎？已閉之門，哉！必欲奉令承教，循職辦務，用子之才，而拂其貪利之謀，享上之心，而去其揣摩之意，然後使知人之宰輔體天子憂勤之心，籠絡賢才，而汲汲於薦進之務，則如客者，不憂其窮矣。然而士行其志，各有兩塗，不在官守。斯有言責，客於二者，今皆無之。宜息而動，神所不與，可默而言。道所不載，客今之勢，實似於子爲所可爲。文字而已，不

外乎道不違乎理不用此以釣名而取位亦何苦苟作而徇俗也哉且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士之所學固異於民鹽梅醯醢異品相用以水濟水又焉用之客將因子之文而授予以揣摩之術是無異操瑟而倚齊門者也客復怒而言曰議論既一風俗既同時文之體既可師矣又欲饒饒以勝之私意害公孰甚於是後上之志者以爲揣摩自成其私者以爲特立人其以我爲非耶人其以爾爲非耶子復笑而答曰君子之文歸於是而已矣豈有時不時哉五經之文久而愈新百家之辭是者長存講之不精其理乃昧論乎其文則古猶今也惟魏晉隋唐之間道德滅裂之後其理益闇其文益彰於是有曹劉沈謝之詞刻鏤以爲工王楊盧駱之體纖豔以爲巧一時之工一時之巧謂之時文不亦宜乎若夫國語左氏史遷班固之倫雖或說理而有疵孰不論文而可貴秦漢而下所歷者幾年而經幾時矣亦可以謂之時文乎況今日之所謂文者發明道德之意劈析性命之學所以潤色鴻猷揚厲偉蹟追三代於顧眄之中而運四海於指掌之上畢在於斯文而已豈若魏晉隋唐之所謂文者特變一時之體而已哉是以真是真非既立於朝廷之上妄譽妄毀不行於閭巷之間議所已定則確乎如峻山之立法所已行則浩乎如巨川之鍊匹夫之毀譽夫何

足以增損其已成之勢哉客乃欲窒吾之心而相期於時文之內變吾之  
守而見置於流俗之中飛辯躡辭跑踣奮迅自以爲得上之意也豈不欺  
哉且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萬物之多無所不有是以四凶在廷而不足  
以敗唐虞之治客不知此而以譏世之爲文者人人是矣非愚則諛非子  
而諛斯可謂不足以堪秋蟬之翼而欲舉烏獲之任不足以見太山之狀  
而欲闖螭婁之明譬猶背虎而馳逐影而走驚悸掉蕩死而不休然則腐  
草之餘果何補於日月滂滴之滂果何益於滄溟也哉子以爲時文自有  
不時者矣客不悅而退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二

十一



余向藏何義門批校曾子固元豐類稿增多文六篇謂出于石門呂  
太史家鈔本聖宗文選然其原書世不多有也既從常熟書友得一  
殘宗本缺七至十一而仍有影鈔者已喜出望外後稔常州趙味  
辛舍人處有宋刻全本辛酉至京師面詢其書秋間味辛回南余  
亦旋里遂以書歸余与前得殘本出于一刻中有缺葉賴前本補  
完至于裝潢璀璨為味辛所重新而前人圖記間有剗去者  
未知誰何歲癸亥春長塘鮑綠飲來談及是書云數年前與  
味辛同在吾郡故家所得同得者有劉後村亦宋刻此書後有  
石門呂晚村長跋方信義門所見鈔本即從此出而此書所六  
圖記或即呂氏故并長跋而去之歟綠飲所言乃書林故事  
急取而書諸尾因追述其得書顛末如右

嘉慶八年春三月望後二日堯翁黃丕烈識于百宋一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